

世界名著金库

大战火星人

[英]赫·乔·威尔斯著

DAZHAN HUOXINGREN



科幻小说卷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是闻名全球的科幻小说大师。《大战火星》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写的是，某一次火星和地球最接近的时候，一些火星人的降落到伦敦附近，引起了和英国海陆军的一场大战，人类顿时面临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刻画细致，含义深长。

《世界名著金库》书目总览

(一) 经典童话卷

- 安徒生童话 [丹麦] 安徒生 著
徐朴译 鲁兵审订
- 格林童话 [德国] 格林兄弟 著
魏以新 张威聚 译
- 豪夫童话 [德国] 威·豪夫 著
张威廉 译
- 贝洛/王尔德童话 [法国] 贝洛/[英国] 王尔德 著
戴望舒/巴金 译

(二) 童话故事卷

- 木偶奇遇记 [意大利] 科罗狄 著
徐调孚 译
- 小人国和大人国 [英国] 江·斯威夫特 著
李庶 译
- 绿野仙踪 [美国] 莱·弗·鲍姆 著
陈伯吹 译
- 吹牛大王奇游记 [德国] 埃·拉斯伯 著
刘浩 译
-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埃及] 卡·肯辽涅 编
纳训 译
- 水孩子 [英国] 查·金斯莱 著
周煦良 译
- 玻璃孔雀 [英国] 依·法吉恩 著
傅定邦 陈永龙 译
- 危险的旅行 [挪威] 托·豪根 著
李之义 译
- 罐头里的孩子 [奥地利] 克·涅斯林格 著
施种 译
- 长袜子皮皮的冒险故事 [瑞典] 阿·林格伦 著
李之义 译
- 新格列佛游记 [捷克] 希哈 著
宛庚乐 辛 译
- 神医多立德的故事 [美国] 休·约·罗夫丁 著
陈伯吹 译
- 飞天小魔女 [德国] 普罗伊斯拉 著
吉裕生 译
- 魔法师的帽子 [芬兰] 图·扬松 著
任溶溶 译
- 狐狸列那的故事 [法国] 玛·阿希一季浩 改写
严大椿 胡毓寅 译

- 假话国历险记 [意大利] 姜·罗大里 著
任溶溶 译
- 洋葱头历险记 [意大利] 姜·罗大里 著
任溶溶 译
-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英国] 刘·卡洛尔 著
赵元任 译
-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瑞典] 赛·拉盖洛芙 著
李浪民 译
- 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 [英国] 帕·林·特拉弗斯 著
任溶溶 译

(三) 历险故事卷

- 汤姆·沙那历险记 [美国] 马克·吐温 著
吴 岩 译
- 鲁宾孙漂流记 [英国] 但·笛福 著
唐锡光 译
- 埃米尔捕盗记 [德国] 埃·克斯特纳 著
王燕生 周祖生 译
- 勇敢的船长 [英国] 吉卜林 著
余 青 译
- 蓝色的海豚岛 [美国] 斯·奥台尔 著
傅定邦 陈伟民 译
- 蒂埃特河历险记 [巴西] 弗·德·儒尼奥 著
李长森 喻慧娟 译
- 毒蜘蛛 [俄罗斯] 格·马特维耶夫 著
唐元昌 译
- 苦儿流浪记 [法国] 艾·马洛 著
博 辛 译

(四) 科幻小说卷

- 天边灯塔 [法国] 儒·凡尔纳 著
周煦良 王沫以 译
- 大战火星 [英国] 赫·乔·威尔斯 著
一 之 译
- 隐身人 [英国] 赫·乔·威尔斯 著
谢 忱 开 泰 译
- 平格尔的奇遇 [俄罗斯] 谢·别利亚耶夫 著
陈善基 译
- 外星人 [美国] 威廉·科兹文克 著
焦 良 夏玉英 译
- 太空人遇险记 [澳大利亚] 帕·赖特森 著
任溶溶 译
- 地球女孩外星历险记 [俄罗斯] 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魔鬼出租车

阿西莫夫 龟山龙树等 著
龙 子 典 群 编

(五) 幽默童趣卷

两个小淘气

〔南斯拉夫〕布·乔皮奇 著
潘 辛 吴焱煌 译

莫吐尔的传奇故事

〔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 著
姚以恩 译

米凯尔盗马记

〔俄罗斯〕扬·兰纳普 著
潘 辛 吴焱煌 译

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

〔原苏联〕尼·诺索夫 著
孙广英 译

出卖笑的孩子

〔德国〕詹·克吕斯 著
李墉灿 译

(六) 动物故事卷

狼王洛波

〔加拿大〕欧·汤·西顿 著
黎 金 林 希 译

霹雷虎

〔加拿大〕欧·汤·西顿 著
黎 金 林 希 译

奇猫小传

〔加拿大〕欧·汤·西顿 著
黎 金 林 希 译

海豹历险记

〔法国〕黎 达 著
严大椿 译

猛狮爱尔莎

〔奥地利〕乔·亚当森 著
杨哲三等 译

丛林虎啸

〔法国〕勒内·吉约 著
严大椿 王自新 译

丛林传奇

〔英国〕吉卜林 著
徐 朴 译

黑骏马

〔英国〕安娜·修厄尔 著
仇丛怡 译

(七) 寓言故事卷

世界寓言名篇·东方卷

本 社 编

世界寓言名篇·西方卷

本 社 编

前 言

郑开慧

科学幻想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品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据说，在美国已有 300 所大专学校开设了科幻小说的课程。不少国家成立了科幻小说作家协会和科幻小说读书会或俱乐部。在我们中国，虽然眼下还没听说过有这一类组织，但在我亲自作过的许多次中小学生阅读情况调查中，几乎大多数少年朋友都把科幻小说列为自己最感兴趣最爱看的图书之一。

什么是科学幻想小说？《辞海》上给的定义是这样写的：“依据科学上某些新发现、新成就，以及在这些基础上所可能达到的预见，用幻想的方式描述人类利用这些发现，完成某些奇迹的小说”。

人类自有精神活动以来，就离不开幻想。为了寻求适应、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便开始张开了幻想的翅膀。我们的祖先曾经编织过诸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美丽的幻想故事，古希腊人根据他们的幻想创造了许多神话。这些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无疑是荒诞的。因为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使人们不可能具有科学的知识去解释那些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所以如今我们只能把这些幻想故事称为神话。

历史终于翻到了一个特殊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学仪器修理工詹姆士·瓦特完成对蒸汽机的改进为开端的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时代。1804 年到 1807 年发明了轮船，1814 年发明了火车头，1825 年英国建立了第一条铁路，1837 年第一台电报机问世，1866 年第一台发电机问世，1876 年第一台电话机问世，1878 年大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之后，又发明了留声机、电话机话筒、电影……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的许多幻想变成了现实。这非但没有妨碍人们进一步幻想，恰恰相反，更激起了思想的大解放。人类幻想的翅膀，借助于科学的新知识、新技术，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活力。于是乎，一些具有科学头脑、学识渊博、幻想卓异的作家，“依据科学上某些新发现、新成就，以及在这些基础上所可能达到的预见，用幻想的方式描述人类利用这些发现，完成某些奇迹”的科学幻想小说便应运而生了。

通常，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高德文·雪莱在 181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人们因此把它推崇为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但是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新品种而被确立的奠基人则是儒勒·凡尔纳。

被称为“法国幻想小说之父”的儒勒·凡尔纳（1828—1905），终生写了近百部科学幻想小说，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海洋诸学科的重要新成果，简直就是系列的大百科全书。无论是《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亮》，以及卓越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等，儒勒·凡尔纳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渊博的学识、卓异的幻想才能、不断为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所证实的科学假说，以及新颖独特的表现方式和对人类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赞美，百余年来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职业的读

者。

较儒勒·凡尔纳晚半个世纪出世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是一位生物学博士,是继儒勒·凡尔纳之后最杰出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时间机器》、《隐身人》、《大战火星人》以及《首次到月球上的人》等。威尔斯继承了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他采用科幻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与其说是科学探索的文学表达,毋宁说是为了更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重重矛盾。威尔斯的作品虽然充满了科学意味,但是最根本的主题则是描写当时社会的基本问题。正如他自己在一篇序文中所表白的:作者“使尽浑身解数”,正是为了让读者“生活”于作者虚构的那个幻想假设之中。而一旦读者被哄进了这个幻想之国并深信不疑,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展开现实的人类的描述。由此可见,威尔斯和儒勒·凡尔纳各自代表了科幻小说创作的两个风格迥异的流派和科幻小说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威尔斯说:“文学评论家曾一度把我称作英国的儒勒·凡尔纳。其实,我与法国那位未来的预言家之间并没有任何非要扯到一块的东西。他的作品里所写的往往是那些完全可以付之实现的发现和发明,并且有些地方他已经高明地预见到它们的可行性。他的小说能唤起一种实践的兴趣;他相信,他写的那些东西都将被一一发现和发明出来……而我的故事……完全是另一种幻想。”他所说的这种“幻想”就是作家的社会理想。正因为此,许多评论家把儒勒·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幻小说流派称作“硬科幻”,而把威尔斯为代表的科幻小说流派称作“软科幻”。

《大战火星人》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作品描写一队火星人降落到英国伦敦附近,引起了与英国海陆军的一场大战,人类顿时面临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作者以第一人称的亲身经历写来,更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那四出逃生的混乱局面,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心理,实在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早已作出论断,火星上不可能存在比人类更具智慧的高等生物。这一场“大战火星人”无疑是作家虚构的。但是这虚构的故事并没有影响其作品的价值。《大战火星人》同威尔斯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把读者“哄进”这个幻想之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无非借此“展开现实的人类的描述”,它的主题仍然是描写当时社会的基本问题。作者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在故事的最后部分作了明白的阐述。所以,直到今天,《大战火星人》仍然不失为一部值得一读的优秀的科幻小说。

总 序

陈伯吹

刚刚落幕的首届上海市图书节，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虽然时值八月流火，占地 6400 平方米的上海展览中心东大厅内，天天人如潮涌，炎炎酷暑挡不住疯也似的购书者，致使空调失效；在短短的十天里，接待读者 30 万人次，总销售额达 1100 万元，可见科学发达到了电视电脑时代，读书爱书者仍然大有人在，书籍仍是今天人们获取精神养料的重要来源。

少年儿童，正处于学文化长知识的阶段，读书多多益善，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曾有过多少编辑和作家，为孩子们编写出多少作品，至今已无法计数。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学海洋中，大部分作品已被无情的时间老人所淘汰，只有那些闪耀着灿烂的艺术光辉的优秀作品，才被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从一个国度走向另一个国度。这些作品，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名著”。这些名著因其对人生、对社会的高度概括力，奇特非凡的想象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以及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如痴如醉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它们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是世界各国少年儿童最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读过格林兄弟、安徒生、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不知道明希豪森、皮诺乔、汤姆·沙那的少年朋友，将来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审美情操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公民。

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少儿图书专业出版社，自它建社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这里，曾经集中了包括任溶溶、王石安、李俚民等一批国内优秀的翻译、编辑专家，四十余年中总计编辑出版了不下八百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这是一宗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天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经过认真筛选，选出其中最具有阅读价值且最有代表性的首批五十五种，分作七大卷，以“世界名著金库”之总称，统一装帧，全套推出（具体书目见本书书末附录）。这于我国少年儿童读者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是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

大战火星人

第一部 火星人来了

1. 战争的前夕

在十九世纪末叶，谁会相信我们这个世界，竟会被一种比人类的智力更强、可是跟人类一样也不免死亡的理性生物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呢；同时谁会相信，他们研究着终日忙于自己事务的人类，几乎跟生物学家用显微镜仔细研究在一滴水里蠕动繁殖的微生物那样呢？地球上的人在地面上来来往往，非常自满，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深信他们对于物质的权力是永远可保的。这一种自命不凡的幻觉，很可能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也有。没有人能想到，散布在空中的更老的星球竟会对人类产生危险。这里不妨提起几种已往年代的一般见解吧。地球上的居民至多不过认为火星上可能有某种生物，他们和人相像，可是远不如人类发达，而且那里热望着人类去启发他们。但是在那莫测深远的空间里，实际上有一些理性的生物，他们有高度的理智，他们的智力超出了我们人类，就像我们超出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一样。他们都是一些冷酷无情、强大有力的生物，此刻正用嫉妒的目光望着地球，从容地、可是坚决地在策划着危害我们的计谋。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叶，地球上自高自大的人类突然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

火星离开太阳平均在二亿二千八百万公里，因此它所获得的热和光比我们地球获得的要少上一半，关于这个理论，读者想必都知道，用不着我在这里再来一提了。如果“星云说”有一部分是确实的话，那末火星的年龄要比地球老得多，在地球还没有脱离半液体状态的时候，火星上就已经出现生命了。火星的体积只有地球的七分之一，所以能够更快地冷却到可以出现生命的温度。火星上有空气、水和其他一切为有机生物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地球上的人自高自大，竟成了开眼瞎子。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还没有一个作家猜测到火星上的生物智力已经发达到了极高度的水准，远远地超过了地球上的人类。也没有人明白，如果火星的年龄比地球大，面积比地球小，热力光力比地球少，那末它上面的生命不但出现早，并且也较快地接近终结了。

热力向空间放射，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这个地球也会冷却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在火星上早已在进行了。火星上的自然条件，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谜，可是我们还是知道在那里，甚至在中午时候，赤道上的温度都不比地球上最冷的冬天温度来得高些。火星上的空气远较地球上稀薄。水量日益减少的海洋只占着火星上三分之一的面积。

在很长的冬季里，火星上两极附近集结了大量积雪。春天解冻的时候，雪水定期性地淹没了温带地区。行星的末日阶段对地球来说还是遥远得不可想象，可是这已成为火星人的迫切问题了。在这种迫切的需要的压力下，他们脑筋敏锐了，力量增强了，心肠硬得像铁石了。他们运用着种种我们仅仅能幻想出来的工具和知识，朝着太阳那个方向望，望着太空当中离开他们六千万公里的一颗使他们充满希望的晨星。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地球，它比较暖

“星云说”是天文学上的一种假定。大意说太阳系最初是一团巨大的、像云雾般的天体，叫作星云。它向东旋转，中心慢慢凝结成为太阳；在太阳外面的星云成环状，后来这环断裂凝结成为行星；行星外面也有一环，断裂凝结，成为卫星。

和，上面绿色的是植物，灰色的是水域，烟雾迷蒙的大气清楚地证明土地肥沃，还有那透过云幕闪闪发亮、人口繁密的宽广陆地和船舶往来的狭窄的海。

他们看待我们这些住在地球上的人们，正跟我们看待猿猴和狐猴一样，觉得生疏而可怜。我们清楚地理解到，生活就是不断的生存竞争。显然，火星人的心中也有这么一个同一的想法。他们的世界已经在开始冷却，而在地球上却还是生气蓬勃。但是，由火星人的看来，地球上的生活只是些下等动物的生活。夺取接近太阳的新世界，是他们唯一得救的方法，因为每过一个世纪，他们的毁灭又近一点了。

在我们过分严厉地批评他们以前，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同种的代表人不但残酷地杀害了动物，例如现在已经绝迹的美洲野牛和渡渡鸟，并且还杀害了自己的好些族类。举个例说吧，毫无疑问，塔斯马尼亚人是跟我们同样的人，可是在五十年内，在白殖民者向他们进行的绝灭性战争中，全数被消灭了。难道我们自己真是那样奉行着仁慈的戒律，所以有权对火星人的残酷行为表示愤慨吗？

火星人计算他们的降落，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很明显，他们的数学知识远较我们进步。他们同心协力地做好了准备工作。如果我们的仪器较为完备的话，我们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前就会看出正在迫近来的灾难。有些学者，譬如说像沙柏雷利那些人，在观察红星时（顺便提一句，许多世纪以来，大家都认火星是个战星，这真是够奇怪的）就在自己的天文图上清楚地画上一些颤动的光点，可是他们却无法说明这些光点的起源。

显然，就在这些时间内，火星人在做着他们的准备工作。

在 1894 年的冲期，在视面的发亮部分上，可以看见一道强烈的光线，立克天文台首先看见它，后来尼斯的彼洛丁，再后来其他的观察者也都看见了。我们英国人在 8 月 2 日出版的那期自然杂志上，也第一次登载了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是从安置在火星上深坑内的大炮里射出的。

当时所不能解释的奇怪光线，在后来两个冲期，在同一处所也可以看得出来。

六天前天空中起了风暴。这年正是火星逼近地球的一年。罗威尔在爪哇岛上自己的天文台内向国际天文局发出一个电报，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这个邻近的行星上喷出了一大股赤热的气体。这是在 12 日半夜时分发生的。罗威尔立刻用分光镜看见一大股燃烧的气体，主要是氢气，正以惊人的速度直向地球冲来。在十二点一刻光景，这股火看不见了。罗威尔把它比作从炮口里冲出的赤热的气体。

这个比拟是恰当的。但是，在第二天早上，除了每日电讯报上登出关于这件事的一小段新闻外，其他报纸都是只字不提。

因此，对于这次最严重的威胁人类的危险，整个世界就没有得到及时的警告。如果不是偶然遇到住在奥特夏的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的话，大概我也不会知道这一些关于火星上喷火的消息的。刚才接到的消息使奥吉尔维非

岛名，在澳大利亚东南，1642 年为荷兰人塔斯马发现，所以叫塔斯马尼亚。

沙柏雷利（1835—1910）是意大利天文学家。

火星有时离地球远到 40000 万公里，有时近到只有 5600 万公里。它差不多每隔两年逼近地球一次，天文学家把这一情形起名叫火星与太阳的冲，在这时候，火星刚刚落在太阳相反的方向上。

罗威尔（1855—1916）是美国天文学家。

常激动，因此他怀着一股热情邀我在这个晚上跟他一起观察火星。

虽然发生了后来的许多事情，可是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那天晚上守夜的情形：又黑又静的天文台；一盏有罩的、向地板上射出微光的灯笼；望远镜上发条装置的匀称嘀嗒声；顶棚口的一条大缝——莫测深远的长方形内露出了很小很小的星辰。奥吉尔维在天文台里走来走去，虽然人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的脚步声却清晰可辨。朝望远镜里一望，可以看见一个深蓝色的圆圈，一个圆而小的星球在这圆圈内浮动。这个星球又小又亮，一动不动，上面有些依稀可辨的横纹，四周稍微扁平。它发出银白色的光——简直是个发光的别针头！它看来仿佛在微微浮动，可实际上是发条装置在摆动，引起望远镜的摇晃而已。

我望着这颗小星，看上去它有时缩小，有时放大，有时近前，有时远去。实际上当然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由于眼睛疲倦所引起的错觉而已。地球和这颗星中间有着六千万公里以上的空间距离。

我记得，在星球附近有三个发光的小点子。这是从望远镜里望出的三颗很远很远的小星，它们周围是漆黑的空间。你们知道，在寒冷的有星的夜里，这个漆黑的空间是个什么景色。在望远镜里，它看来更是深远。就是从这不可探测的深处，神速而又不受任何阻挡地飞来一个我看不见的、然而每分钟要飞近我们几千公里的东西。它将使地球上发生许多战斗，它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死亡。

当然，我在观望时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在地球上也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种百发百中的射出物的。

这个夜间，一股气体又从这遥远的行星里喷出。我亲眼看到的。当精密测时表报出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红色的火光又在行星的边缘上出现了。我把这件事讲给奥吉尔维听，他便坐上我的位子。夜晚是暖和的，我很想喝些水。小桌子上放着一瓶苏打水，因此我摸索着，在黑暗中笨拙地跨着脚步走到那边去，突然奥吉尔维看见向我们冲来的一股冒火的气体，惊叫了一声。

在这个夜晚，一个看不见的新的射出物，从火星上向地球射出——离开第一个射出物的射出时间恰巧是二十四小时，一秒也不差。我记得，当时我坐在黑暗中的桌子后面，眼前浮现出红绿色的点子。我想抽烟，可是没有火柴。我丝毫没有料想到这个一瞬而过的闪光的真正意义和它的后果。奥吉尔维一直观察到午夜一时才停止。随后我们点上灯笼，向他家里走去。在山脚下的奥特夏和契切两个小城此刻一片漆黑，居民都已经在做好梦了。

这天夜里，奥吉尔维大谈他对于火星情形的看法，嘲笑那种认为火星上有人而且火星人在向我们发出信号这种不高明的见解。他以为这或者是一大批流星落在火星上，或者是那里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他向我引证，有机物的发展在两个邻近的星球上经历同一的阶程是不大可能的。

他说：“火星里有人的说法，只有一百万分之一的根据。”

在这个晚上，下一个晚上，一连十个晚上，每次在午夜时分，几百个观察者都看见了火焰。可是这种放射为什么过了第十个晚上就停止了，地球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要去说明它的原因。也许是放射时所散出的气体，使火星感到有些不舒服。从地球上最精密的望远镜上望去，这一股浓密的烟尘就像一些波状的灰点子，游移在这行星的清澄的大气中间，把它那常见的轮廓遮没了。

最后，所有报纸都谈论起这些奇怪的现象。这里那里都开始刊载一些关

于火星上火山活动的通俗论文。我记得，那本富有幽默性的《笨拙杂志》很俏皮地用它作为讽刺政治的资料。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些射出物以一秒钟飞过许多公里的速率，穿过无可探测的空间，每天、每小时都越来越近地接近地球。我现在觉得非常奇怪，在这人类已经受到毁灭威胁的时候，怎么人们还能够忙忙碌碌地干着自己的那些小事呢。我记得，麦克汉收到一张火星新照片，预备刊登在他发行的那份带插图的周刊上，当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决不能想象出十九世纪报纸那种数目众多和抢做买卖的情形。至于我自己呢，那时我正热烈地在学骑自行车，在写着许多篇讨论文化进步可能引起道德思想发展的文章。

有一天晚上（当时第一颗射出物离开我们已经在一百六十万公里以内了），我跟妻子外出散步。空中满是星星。我把十二宫解释给她听，并且指给她看那颗接近天心的明亮的火星，这时正有许多望远镜在朝它望着。这个夜晚是暖和的。一群从契切和爱尔宛斯出来散步、正在走回家去的人、弹着琴唱着歌走过我们面前。家家户户的楼上灯光明亮，大家正在准备睡觉。从远处火车站上传来了调车的轰隆响声。由于距离很远，这个响声变得很柔和，几乎像旋律一样。我的妻子叫我欣赏悬在夜空中那些彩虹一般的红黄绿色信号灯光。我们的四围看来是非常安全，非常宁静。

十二宫是天文学上的名词，即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

2. 陨 星

后来，第一个陨星之夜到来了。陨星是在黎明时看到的。在温彻斯特上空，一条火焰很高地从西方冲到东方。好几百人看见了这个现象，只当作是个通常的陨星。按照阿尔平的描写，这颗陨星在后面留下了一条淡绿色的尾巴，闪耀了好几秒钟。我们的星象学最高权威但宁肯定说，在一百五十公里以内都可以看见这颗陨星。他以为这颗陨星落在他东面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这时我正在家里，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东西。虽然书房里的落地长窗是朝着奥特夏方向，而且窗帘又是拉开的（我这几年最喜欢望着夜空），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正当我坐在书房里的时候，确是落下了一个太空中从来没有落过的最特别而奇怪的东西。要是我一抬头，我就可以看到它的。几个看见这颗陨星飞过的人，说它飞过时还有一阵吱吱的声音。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听到。住在贝克夏、秀兰和密特尔萨克斯的许多居民都看见了陨星的降落，他们以为降落了一颗新的陨星。在这一夜，似乎没有人要去看一下这个落下的东西。

可怜的奥吉尔维也看见了这颗陨星。他断定这颗陨星是落在霍散尔、奥特夏和胡金间的草地上，第二天清早就去找寻了。天亮后不久，在离开人们取沙的那个坑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被砸开的巨坑。沙石猛烈地飞散在石南和灌木中间，积成土堆，在两公里外就可以望见。东面的石南正在燃烧，一缕蓝色的轻烟迎着朝霞升起。

这个掉下的东西陷在沙里面，倒在一棵给它打碎的松树的碎片之间。它露出在地面上的部分，像一只烧过的大圆筒；它的表面蒙上一层黑鳞似的厚皮。圆筒的直径至少有三十五米。奥吉尔维急忙走到这个掉下的东西那里，被它的尺寸和形状吓呆了，因为普通的陨星或多或少都是正圆形的。这个东西从太空中落下来以后还是很烫的，因此不能走到它的近旁。圆筒里面发出一阵嗡嗡的响声，奥吉尔维认为这是由于它表面的冷却有快有慢的缘故。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这里面可能是空的。

奥吉尔维站在坑洼边上，觉得圆筒的形状和色彩都很奇怪。他已经开始在模糊地猜测，这个圆筒的降落决不能认为是一件单纯的偶然事故。这天清早非常宁静，阳光刚照在威勃利奇附近的松树上，却已经有些暖意了。奥吉尔维不记得这个早晨鸟儿有没有叫，可是肯定连微风也没有一点，只是在蒙上一层黑鳞的圆筒里，有个什么东西在轻轻地蠕动着。除了他以外，草地上没有别人。

突然他惊讶地看到，那层蒙在陨星上的灰皮正从圆顶上落下。它掉在沙上，仿佛雪花或者雨点。但是突然掉下了一大块，倒在地上发出轰隆一响，吓得奥吉尔维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起初他什么也不明白。他不顾那一股炽烈的热气，走下坑去，走到圆筒跟前，想把它看个清楚。他仍旧以为这个费人思索的轰响声是由于陨星的冷却而发生的。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层黑鳞只在圆筒的一头落下。

后来他看出来，圆顶开始慢慢地转动。它转得很慢。奥吉尔维看出这个转动，只是因为五分钟前在他面前的一个黑记号现在到对面去了。他还是不

石南是一种常绿灌木。

完全明白这里正在出什么事情，直到他听到了低沉的轧轧声，看见了那个黑记号向前几乎推出了整整一英寸，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掠过一个念头，原来这个圆筒是特制而成的，中间是空的，顶盖的螺丝可以拧开。现在正有一个人在拧开顶盖呢。

“天呐！”奥吉尔维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呢！他们要给烧个半死啦！他们正想逃命吧……”

突然他灵机一动，他把火星上的闪光和圆筒的降落联想在一起了。

他一想到关在赤热铁筒里的活物，心里就很难过，因此不顾炙热，向圆筒走近几步，想帮忙把筒盖拧开。但是总算他运气，在他给铁筒烫伤以前，一股热气已经把他拦阻住了。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下，然后爬出坑洼，奔到胡金去了。这时是早晨。他遇到了一个马车夫，就想跟他谈一谈这件事情。但是他的言语和外表（他的帽子掉在坑洼里了）是这样古怪，所以马车夫没有停车便驰过去了。霍散尔桥旁一家酒店的一个伙计刚打开店门，也不理他。这个伙计以为他是个从看管中逃出来的疯子，想骗他进去把他关在店里。这总算使他清醒一些。他一见《伦敦新闻》记者汉德森在他自己的园子里干活，便隔开篱笆向他招呼，尽可能讲得镇静。

“汉德森，”他开始说，“您昨夜看见陨星没有？”

“怎么啦？”汉德森回答说。

“它现在倒在霍散尔草地上呢。”

“天呐！”汉德森喊道，“这是一颗陨星。很好呀！”

“不，这不是一颗单纯的陨星。这是个圆筒，人工制成的圆筒。里面还有东西呢。”

汉德森拿着一把铁铲，挺直了身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又问了一句，他的一只耳朵是聋的。

奥吉尔维把看见的一切都讲了出来。汉德森想了一下，然后放下铁铲，拿起外衣，走到街上去了。两个人急急忙忙地回到草地去。圆筒还是老样子。但是现在筒里不响了；筒盖和筒身之间出现了一狭条发亮的金属。空气滋滋地在这边上出出进进。

他们细听着，用手杖敲了敲黑鳞，没有听到回音，便断定乘在圆筒里面飞来的人一定昏迷过去或者死掉了。

当然，他们两个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他们大声喊了几句安慰话，答应就回来，然后到市里求助去了。这时正是清早，小铺子里的人正在卸下橱窗上的木板，居民正在打开自己卧室的窗户，他们两人满身沙土，激动而慌张，顺着小街跑去。汉德森首先跑到车站去，想打一个电报到伦敦去报告这个消息。不久前报纸上登出的文章，已经在大家的脑子里作好接受这个惊人消息的准备。

在早晨八点钟光景，一群男孩子和闲着没事的人都到草地去看那些“从火星来的死人”。这个故事开头恰好就是用这几个字谈起的。八时三刻我去买《每日纪事报》，第一次听到一个卖报男孩子这样喊着。当然，我觉得很奇怪，就立刻过桥到奥特夏沙坑去了。

3. 在霍散尔草地上

我看见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大概二十来个，聚集在大坑的旁边，圆筒就在这个大坑里面。这个一半陷入土中的大筒的外形，我已经描述过了。大筒周围的草、土和石子都仿佛被突然的爆炸烧焦了。显然，掉下时的冲击激起了火。汉德森和奥吉尔维都不在那里。大概他们以为目前毫无办法，所以到汉德森的别墅里吃早饭去了。

四五个男孩子踢蹬着脚坐在坑边。他们打趣着，把小石子朝大筒扔去，直到我把他们喝住。那时他们就在大人中间转来转去，玩起捉迷藏来了。

观众中间，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个曾经在我家里做过散工的花匠、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屠夫葛兰克和他的儿子、几个游手好闲的人和几个捡高尔夫球的男孩子。这伙人通常是在车站附近闲荡的。他们谈的话并不多。在那个年代，一般英国人是不大有天文学知识的。大多数人都是安静地望着圆筒的平盖，它还是奥吉尔维和汉德森离去时的老样子。我感到这伙人都失望了，因为他们看见的是个一动不动的圆筒，而不是些烧焦的尸体。在我站着的时候，有几个人回家了，另外又来了几个人。我走下坑去，我听到脚下有些微弱的移动声。的确，筒盖现在是不转了。

直到我几乎走到圆筒近旁的时候，我才真正看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初一看，它仿佛是一辆翻倒在路上的马车。但是这个比方也不完全正确。它最像一个一半陷在泥沙里的生锈的气体储藏器。一定要有些科学知识，才能看出圆筒上的灰色厚鳞并不是普通的氧化物，而且筒盖下闪闪发光的白里带黄的金属，也决不是普通的金属色彩。大多数的观众对于“非地球的”这个字是不了解的。

我已经毫不怀疑这个圆筒是从火星上飞来的，可是认为里面不大可能有什么活的东西。我以为螺丝可能是自动拧开的。尽管奥吉尔维有不同看法，我还是相信火星里有人。我的脑子里起了这么些个幻想：圆筒里可能有些手稿，——可是我们会不会看懂而把它译出来呢，我们会在筒里找到钱币和奖牌吗，等等。但是这些幻想和这个圆筒却有些不大相称。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它打开。在十一点钟光景，我相信不会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了，就回到梅勃莱家里去。但是我已经无法再做那些研究纯粹抽象问题的工作了。

中午以后，草地上情景大变。早版晚报的巨大标题把整个伦敦都震惊了：

火星上来的消息

胡金的非常事件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标题。此外，奥吉尔维向国际天文局发出的电报，也惊动了联合王国所有的天文台。

在沙坑附近的路上，大约有六七辆从胡金车站来的载货马车、一辆从恰勃翰来的载客马车和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还来了许多自行车。尽管天气炎热，仍旧有不少人从胡金和契切步行而来，沙坑附近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我甚至看见了衣着华丽的妇女。

天气很热。天空没有云朵，也没有微风，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棵松树下可以找到一点儿阴影。石南丛上的火已经熄掉，可从这儿一直到奥特夏，一片平地都烧成了黑色，上面还冒出笔直的烟柱。恰勃翰路上一家食物店的老

板很会做买卖，他派儿子推来了一小车的半生苹果和姜汁啤酒。

我走到坑边，看见里面有六七个人，其中有汉德森、奥吉尔维和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蓬松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斯顿特，政府里的天文官。他指挥着几个拿着十字镐和铁铲的工人。他发令的声音清楚而又响亮。他站在圆筒上。很明显，这时圆筒已经冷却了。他的脸是通红的，汗流如注。看得出来，他正为了什么事情在生气呢。

圆筒大部分已经被掘出，只有下面的一头还陷在泥沙里。

奥吉尔维一看见我站在沙坑边上的人群里面，便叫我过去，要我去见赫尔顿公爵，他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他说，不断增加的观众，尤其是那些男孩子，妨碍了挖掘的工作，必须在坑洼周围扎上一个临时篱笆来拦开观众。

他还告诉我说，圆筒里有时仍旧发出轻微的喧声，而且工人也没有能够拧开筒盖上的螺丝，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抓手的地方。筒壁似乎很厚，很可能在里面是很大的声浪，传到外面来就成为微声了。

我一口答应为奥吉尔维去做这事，因为这么一来，在打好篱笆以后，我可以以一个享有特权的观众的身分来看这个圆筒了。我没有见到赫尔顿公爵，据说他乘伦敦滑铁卢车站开出的火车回来，在六点钟到家。表上才只五点一刻。所以我回家去喝了杯茶，然后再出发到车站，希望在路上遇到他。

4. 圆筒打开了

等到我回到草地上，夕阳已经在落下去。三五成群的看热闹的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胡金；有些人回家去了。坑边的人数还是在增加着，在橙黄色的暮色中映出一个黑鸦鸦的巨大影子，聚集在那里的人有两百多呢。人声嗡嗡，仿佛坑边正在进行什么斗争。我的脑子里掠过了最奇怪的猜测。我走拢去，听到了斯顿特的声音：

“朝后退！朝后退！”

一个男孩子跑过来了。

“它在移动呢！”孩子喊道，“它老在拧开螺丝！我不爱看。

我回家去啦。”

我向人群里挤去。这里的确有两三百个人，大家都在用肘子你推我撞。两三位太太的那股猛劲也不比男人来得差些。

“他掉进坑里去了！”有个人喊道。

“退后，退后！”有人连声喊着。

人群稍往后退，我挤到了前面。大家都很激动。我听到一种特别的嗡嗡声，从坑里传出来。

“喂，帮帮忙叫这些傻瓜往后退吧！”奥吉尔维说，“我们不知道这个该死的东西里藏着什么把戏呢。”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站在圆筒上（他是胡金城里的一个店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被人推挤到坑里去了，现在正想从坑里爬出来。

筒里面正在拧开圆筒上部的螺丝。两英尺光景的发亮的螺丝纹已经露出来。有个人从后面推了我一下，我差点儿没跌到筒盖上去。我回头一望。正在我向另一边望的时候，那个螺丝全都拧开了，因为筒盖呼的一声倒在沙上了。我用肘子把站在我后面的人撞了一下，又回头去望圆筒。起先一刹那间，那个空空的圆洞似乎是漆黑的。斜阳笔直射进了我的眼睛。

大家都料想着筒里要出现一个人了。他可能和地球上的人不完全相像，可是终究是个人形。至少我是这么料想的。但是望了一眼，我看见一个灰色的东西在昏暗中蠕动着，像波状涌上来，然后露出两个发亮的圆球，像一双大眼睛。后来从一堆扭扭曲曲的东西里伸出一根手杖那么粗、像灰色小蛇那样的东西，绕成一个个的圆圈，向我笔直伸过来。

我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大叫声。我把头转过去一点，可是眼睛仍旧望着圆筒，看见几个新的触角又从那里爬出来，因此我拼命要离开坑边。周围的人脸上惊异的神色消失了，现在露出了一副恐怖的神情。四面八方传来了含糊不清的哀号声。大家都往后退。那个店员还是没能爬出坑洼来。我一个人留下，看见坑洼那边的人都逃走了，其中包括斯顿特在内。我又望了圆筒一下，一阵无法控制的恐怖袭来了。我呆若木鸡地站着，望着圆筒。

一个又圆又大的灰色东西，大小像只狗熊，缓慢而笨拙地从圆筒里爬出来。当他到了亮光里的时候，只见他满身发亮，仿佛一张潮湿的皮革，两只巨大的黑眼睛朝我凝视着。这个怪物有个圆身体，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有个圆脸。眼睛下面是一张嘴，嘴巴喘着气，不住地抽动，流着涎沫。身体痉挛地吸气，猛烈地颤动。一个仿佛触角那样的附属物抓住了筒边，另一个在空中打转。

没有见过活的火星人的，是决不能想象出他那副可怕的怪样子的。上唇往上翘的一张v形的嘴巴，眉骨完全没有，楔形的下唇底下完全没有下巴，嘴巴不停地抖动，长着一条条仿佛神话里女怪身上的触角。他在不习惯的空气中大声喘气，旋转困难，行动笨拙（这是由于地心引力较强的原因），尤其是那双大眼睛虎视眈眈的样子，——所有这些合起来，使人产生一种近乎要恶心的感觉。他深褐色的腻皮肤仿佛树皮上的粗瘤。他那副行动缓慢和笨拙沉思的神态，使人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虽是初次遇到他，初次看见他，我已经感到心中作呕，毛骨悚然了。

突然，怪物不见了。他爬出筒边，掉到坑里去了，那声音仿佛一大包皮革掉在地上那样。我听到他发出一声模糊的怪叫，看见第二个怪物在昏暗的窟窿里接着出现了。我突然失去了那种由于恐怖而引起的呆木神情，转身拼命向离开圆筒有一百米光景的树木奔去。我往斜里跑，一步一跌，因为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望着沙坑。

我上气不接下气，在幼松和金雀花灌木中间站定了，开始等待事情的发展。坑边的草地上都是人。大家又是恐怖又是好奇地望着怪物，或者说得正确些，望着一堆石头，那些怪物就躲在这堆石头的后面。突然，我恐怖地看见坑里钻出了一个圆而黑的东西。这是掉在坑里的那个店员的脑袋。在夕阳中，这个脑袋看来完全是乌黑的。后来又露出了他的肩膀和大腿，可是后来他又滑下去，只能看见一个头了。后来他完全看不见了，我听到了他一声低叫。最初那会儿，我很想跑回去帮他一下，可是恐惧的感觉把我拦阻住了。

我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圆筒掉下时震起的一个个沙土堆把那个坑的内部遮得看不见了。从恰勃翰或者胡金沿着大路走来的行人，看到了下面这个情景，没有不觉得奇怪的：上百个人散开在排水沟里、灌木丛后面、大门后面、篱笆旁边，用断续的叫声互相呼应，凝神望着沙堆。丢在那里听天由命的一桶姜汁啤酒在晴朗的衬托下黑黑的；沙坑旁边停了许多马车；马匹或者在吃袋里的燕麦，或者在用马蹄挖地。

5. 热 光

这些躲进圆筒里从火星飞到地球上来的火星星人，现在爬出了圆筒，我一看见他们的外貌，吓得动都不能动了。我在齐膝高的石南丛里站了好一会工夫，望着那遮没了可怕的火星人的沙堆，我心里又是惊吓，又是好奇。

尽管我很想望望坑洼，可是我毕竟不敢再走近前去。所以我开始兜来转去，想找一个合适一些的观察地点，同时一眼不眨地望着沙坑，从另一个行星来的客人就待在那里。有一次，在夕阳的余辉中出现了三个这样的黑肢体，仿佛章鱼的触脚，接着立刻就看不见了。后来竖起一根细长的接合起来的杆子，上面有一个缓慢地在转动着的圆盖。

“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大部分观众分成两队——一部分人数较多的往恰勃翰退去，一部分人数较少的往胡金退去。显然，这些人跟我一样，都体验到一种内心斗争。有几个人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走到其中一个的跟前，跟他谈起话来。他是我的邻居，可是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是用不到什么客套了。

“多么讨厌的家伙，”他说，“天呐，这是些什么家伙啊！”他重复说了好几遍。

“您看见过坑里的人吗？”我问。

但是他什么也没回答。我们沉默地并排站着，望着，感到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安全。后来我站到一个大约一米高的土墩上去。

我回头一望，看见了我的邻居朝着胡金方向走过去了。

太阳已经落山，暮色苍茫，没有再出什么新事情。站在左边，靠近胡金的一群人，人数似乎在增加，我听见了模糊的喧声。在恰勃翰路上的一群人都走散了。坑里看不出什么动静。

这一来鼓励了大家。此外，我看刚从胡金来的一些人也使其他人恢复了信心。在黄昏中的沙墩上，开始了一个缓慢而不中断的行动。但是圆筒周围是一片夜晚的宁静，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三三两两的笔直的黑色人形走走停停，听听又走走，散开来，仿佛一个不规则的狭长新月，它的一端稍微接近了沙坑。我也开始往前走。

后来，我看见几个马车夫和年轻人竟大胆地走到坑洼里去，并且听到了马蹄声和车轮声。一个男孩子推来了一车苹果。后来，在离开坑洼大约三十米的地方，我看见黑魆魆的一堆人正从霍散尔那边走过来。前面有个人拿了一面展开的白旗。

这是一个代表团。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尽管火星星人外貌丑恶，显然也是有理性的生物，所以必须向他们表示我们也是有理性的生物。

迎风招展的旗子起初飘到右边，接着飘到左边。因为我站得太远，所以不能认出里面的人来，但是后来我打听出其中有奥吉尔维、斯顿特、汉德森和其他的人，他们都是尝试去跟火星星人取得联系的。这一小队人向前走去，另一些人围着他们。离开相当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和暮色混成一片的黑影跟着他们。

突然闪出一条亮光，发亮的绿烟分成三股从坑里冲出，一股接着一股笔直地冲上宁静的天空。

这股烟（称为火焰大概更合适些）照耀得这样明亮，连深蓝色的天空和直通契合、有些地方竖着松树的褐色平原也突然变得一片墨黑了。这时传出

了一种微弱的、滋滋的声响。

拿了一面白旗的一堆人站在坑洼的那一边，看见这个奇怪的亮光以后，在原地呆住了，仿佛黑色土地上一排活动和笔直的黑影。当一缕绿烟升起时，刹那间黑暗中现出了他们苍白色的面孔，接着立刻又看不见了。

滋滋声逐渐成为嗡嗡声，后来成为不断的巨大轰隆声。从坑洼里伸出一个拱形的影子，从影子里冒出一细条亮光。

一下子，耀眼的火焰燃烧到散成一堆堆的观众身上，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像一股看不见的细流打在他们身上似的，立刻冒出一股白色的火焰。刹那间，每个人都突然变成了一根火柱。

在这个致人死命的火光中，我看见了一些人摇晃倒下，另一些人四散逃走。

我站在那里望着，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死光正在人堆里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我所了解的只是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射出的亮光几乎是没有声音而耀花眼睛的，可是每个人一下子就伏倒在地上，躺着不动了。由于一股看不见的热气，松树烧了起来，干燥的土南上冒出一缕缕明亮的火焰。甚至在远方那泼希尔附近，树木、篱笆和木屋上也着火了。

这杀人的火焰，这看不见的火剑，对人的打击又快又无法避免。我看见光线正向我逼近，因为热光碰到了我附近的灌木丛，它们已经在燃烧了。但是这时我已经吓得发呆，简直连逃命都想不到了。我听到沙坑里轰轰的火声和突如其来的马嘶声。在我和火星人之间的草地上，仿佛有一只看不见而冒出热气的手伸了过来。沙坑周围，远处的黑土上冒着烟，噼噼啪啪地响。在通往车站的那条马路同草地接壤的地方，一个什么东西轰隆一声掉在它的左面。滋滋声和嗡嗡声都没有了，那个拱形的黑东西缓慢地降到坑里，看不见了。

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弄得我站在那里吓得发呆，让火光照得眼都发花了。如果那个死光打个圆圈的话，那末它一定也把我化为灰烬了。但是它在旁边溜过，把我放过，使得周围的黑暗更可怕，更黑了。

起伏不平的草地一片漆黑，只有那些道路在刚刚入夜的深蓝色天空下现出灰色。人们似乎都在黑暗中消失不见了。星星在上空闪耀发光，放射出一道道青白色的光芒。霍散尔的松树梢和屋顶清晰地在这光芒里显露出来。除了一面镜子在一根细杆上不停地旋转以外，火星人和他们的武器全都看不见了。灌木和孤零零的树木冒出烟，在燃烧着，胡金车站附近的房屋把一片火光射进寂静的黄昏的天空中。

如果不把这个可怕的突然变化算人的话，那简直什么也没有变动。拿白旗的一群人已经被消灭了，可是那寂静的夜晚似乎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宁静。

后来我想起，站在这里黑暗草地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无依无靠，一无帮助，因此我就害怕起来，仿佛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用劲转过身去，跌跌撞撞地从灌木丛中跑过去了。

我所感到的恐惧，并不是对当前危险所感到的一种合理的恐惧——这不只是对于火星人，而且也是对于周围黑暗和静寂的惊慌和恐惧。我已经丧失勇气，只是奔跑，一路啼哭，像个婴儿一样。我曾经有一次回过头去，但是没有敢站定下来。

我记得当时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仿佛有人正在玩弄我，就在我已经算得上是脱险的时候，那像火光一闪那样快的神秘的死光也会突然从坑里窜出

来，把我就地毁灭。

6. 恰勃翰路上的热光

我到现在还是弄不明白，火星杀人怎么能够这样又快又无声息呢。许多人认为他们懂得一种方法，把强烈的热气集中在一个完全不透热的箱子里，然后对准目标，用平行光线放射这股集中的热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运用了一面磨光的、抛物线形的镜子，至于制成这面镜子的物质，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大概跟灯塔上用来射光的抛物线形镜子一样吧。但是谁也不能说明它的究竟。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已经射出了热光。这是一股热气，一股看不见的热气，而不是一条看得见的光芒。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一碰着它就冒出火焰。它能把铅熔成水，能软化铁，能熔化玻璃；射入水里，立刻化成热汽。

这一夜有四十来个人躺在坑洼四周的星光下，烧焦了，面目模糊，连认都认不出了。在霍散尔和梅勃莱之间的草地上，整夜火光烛天，不见一个人。

恰勃翰、胡金和奥特夏的人大概当夜就知道了这个大屠杀。惨事发生时，胡金的商店已经关了门。一堆堆的人——有商人，有居民——受了早晨传出的关于火星人的消息的吸引，都在霍散尔桥上，或者在那夹在篱笆中间的、通往草地的道路上溜达着。不用说，下工回来的小伙子把这件新闻当作了散步和调情的一个好借口。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乌黑街道上的喧声达到了个什么程度……

虽然不幸的汉德森曾经派了一个人骑自行车到邮局去，给晚报馆发出一个特电，可是这时在胡金，知道圆筒已经打开了的人还是不多的。

当溜达的人三三两两地走到空地上时，他们看见一堆堆的人在热烈地争辩，在望着沙坑上那个打转的镜子。新到的人也感染到了他们激动的心情。

晚上八点半光景，当代表团已经化为灰烬时，除了离开道路向火星走近去的人以外，这里聚集着大约有三百多人，其中有三名警察（一名是骑警），他们是奉着斯顿特的命令，拼命地在驱散观众，不准他们走近圆筒。当然，这里面还有些淘气鬼，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喜欢吵吵闹闹、寻开心的。

斯顿特和奥吉尔维一看见火星从圆筒里出现，预见有冲突可能，立刻从霍散尔打个电报到兵营去，请求派一连兵来防止观众对奇怪的火星发生暴行。随后他们两个天文学家就领了那个不幸的代表团到坑洼去。人们所讲述的他们的遭难情形，跟我所得的印象是很符合的：三股青烟、低沉的嗡嗡声和几个火舌头。

但是这群人的逃走比我更为困难。全靠一个长着石南的沙墩挡住了一部分的热光，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如果抛物线形的镜子高上几米，那末这些看热闹的人就没有一个可以保住性命了。这些人看见了火焰冒出、人们跌倒和一只烧着了灌木的看不见的手掌在昏暗中很快地逼近他们。然后一道光芒射了出来。它发出一阵压倒坑里传出的轰响声的啸声，掠过他们身上，烧着了种在路旁的山毛榉的树梢，打碎了墙砖，粉碎了玻璃，烧着了窗框，毁坏了拐角处一所房子的一部分屋顶。

一群人听到了树木着火的噼啪声，看见了树木上的火光，受了惊慌的侵袭，在几秒钟内没有主意了。

烧旺的枝丫和火花开始掉在路上，着火的树叶在空中飞舞旋转，衣帽都烧了起来。草地上传来了哀号声。

大家尖叫哭泣。那个骑警两手抓住头，大叫着在一片混乱中赶着马飞驰

走了。

“他们来啦！”一个女人尖叫起来。

立刻大家都转过身去，一面推开站在后面的人，一面给自己找开一条通往胡金的道路。大家都像一群羊那样四散乱奔。在高篱笆之间的道路较狭较黑的地方，人们越挤越紧，拼命你推我撞地逃命。当然，这里面不会没有牺牲的：两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被撞倒在地上，大家在他们身上踏了过去，听任他们留在恐怖和黑暗中等死。

7. 我是怎样回家的

至于我呢，我只记得自己在树丛和灌木上跌跌撞撞的，受了伤。我心中充满了对于火星人的无形的恐怖；我的头顶上似乎悬着一把无情的热剑，随时可以落下来把我化为灰烬。我走到夹在过道口和霍散尔之间的道路上，然后向过道口那边奔去。

我跑得快，心里急，不一会儿就筋疲力尽，东摇西摆，倒在铁路旁边，这里离开煤气厂附近那座运河上的桥不远了。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

我在那里一定躺了好一会工夫。

后来我欠身坐起，糊里糊涂地坐着。开头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不久前的恐怖离开了我，仿佛脱掉一件衣服一样。几分钟以前，我只觉得三件东西是真实的：漫长的黑夜和广阔的空间、我的虚弱和恐惧以及那必然到来的死亡。现在好像全都变了个样，我的心情突然好转了。这个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我重新恢复了我通常的样子——一个普通的小公民。寂静的田野、我的逃走以及那可怕的飞焰好像只是个梦。

难道这全都是真的吗？我不相信。

我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上那座陡峭的桥梁。我的头脑里不大清楚。我的肌肉和神经似乎都不听使唤了。

桥拱上探出一个头来，一个工人背着一只篮子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在他旁边奔着。工人在我身边走过，向我说了声晚安。我想跟他谈一谈，可是没有做到。我只是前言不搭后语地嘟哝了几句来回答他的问候，然后再走过桥去。

在梅勃莱高架桥上，驰过了往南去的火车——一缕波浪式的白烟和一长条履带式的明窗——笃克——笃克……笃克——笃克……接着就看不见了。在叫作东方村的一排房屋那边，其中一所屋子的大门口有一群人在谈话。面前的一切都是真实而熟识的。可是在那边田野上的一切呢！那是既不真实而又是古怪的。“不，”我想，“这真像中了邪啦。”

也许是我的性格特别。我不知道我的感觉跟别人的是不是相同。有时我很难受，因为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同周围的世界脱离了；我似乎是从表面、从远处来观察世界的一切事物的，不顾时间，不顾空间，不顾生活斗争，不顾世间哀乐。这个夜晚，我心里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这时我的神智很清楚，可是不久前我看到了那些可怕的景象——就在三公里内，死神迅如闪电地在威胁着人的生命。这两种对立的感覺使我很不安。煤气厂喧闹地在开工，厂里灯火辉煌。我在一堆谈话的人旁边站定了。

“草地上有什么消息？”我问。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大门边。

“什么？”一个男人转过身来反问一句。

“草地上有什么消息？”我又问了一遍。

“难道您自己不是从那里来的吗？”他们问我。

“大家似乎都给草地上的事情搞傻啦，”女人从便门的上边望过来说。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从火星上来的人吗？”我问，“就是那些从火星上来的活物。”

过道口是穿过铁路的人行道与路轨的交叉点。

“我们已经听够啦，”女人从便门后说，“谢谢！”

接着，三个人全都笑了。

我觉得受到了愚弄，所以很是气恼。我想把我所看见的讲给他们听，可是什么也说不清楚。我讲得语无伦次，他们又嘲笑起我来了。

“你们会听到这件事的！”我喊了一声，接着就走回家去了。

我的外貌使我的妻子吓了一跳。我走进餐室，坐下来喝了一些酒，然后振作精神，把一切事情都讲给我的妻子听了。端上来的晚饭是冷的，可是直等到我讲完故事以后，我们才吃晚饭。

“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指出说，想要安慰一下我那吃惊的妻子，“在我所见过的各种东西中，他们是行动最迟缓的一种。他们可以在坑里爬来爬去，把走近前来的人杀掉，可是他们是爬不出坑洼的……然而他们是多么可怕啊！”

“别谈这个吧，亲爱的！”我的妻子喊道。她皱起眉头，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

“可怜的奥吉尔维，”我说，“想一下，他躺在那里死掉啦！”

我看见我妻子脸色变白，不开口了。

“他们会来这里来的，”她说了又说。

我勉强她喝了些酒，尽力安慰她。

“他们行动是很困难的，”我说。

我开始安慰自己，也安慰她，重复说奥占尔维的理论：火星人是决不能适应地球上的生活条件的。我尤其强调地心引力。地球上的重力要比火星上的重力大三倍。火星人的肌肉力量并不增大，地球对他的重力有火星的三倍多，因此他会感觉到身体仿佛灌了铅一样。这是一般的见解。举个例说，第二天早晨《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上都是这么说的。但是，跟我一样，这两张报纸都忽视了两个重要情况。

我们现在知道，跟火星上的空气比起来，地球上的空气里面氧气要多得多，氮气要少得多。这种大量氧气所发生的令人精神振作的作用，使得火星人可以克服他们所不习惯的地心引力。此外，我们忘掉了，由于火星人具有高度发展的技术知识，他们不使出肌肉力气也可照样生活。但是我没有考虑这两个情况，因此所有我的推论都错了。我喝了酒，吃了饭，在桌子旁边感到十分安全，所以一面安慰妻子，一面自己也很振奋。

“他们干了一件最大的傻事，”我用指甲弹了一下酒杯说。“他们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吓得发了疯。也许，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会在这里找到生物，特别是有理智的生物。万一情况恶化，朝坑里丢进一颗手榴弹就可把他们完全解决了。”

毫无疑问，自从经历了这次突然变化以后，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我的感觉非常灵敏。现在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这顿晚饭，在淡红色灯罩的映照下，我亲爱的妻子脸上露出一副柔和而不安的神情，向我直望着。白色台毯上放上了银餐具和车光玻璃饮具——在这些年代里，一个哲学作家还可以享受这一点小奢侈。酒杯里盛着深红色的美酒。这些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了。我自己坐在桌子的头上。

这种情景恰和毛利特斯岛上的一只自命不凡的渡渡鸟一样。它蹲在自己

窠里，很是得意，口里还在谈论着残酷水手的到来，而他们可正饿得要吃它的肉呢。

“明天我们会把他们解决的，我亲爱的。”

那时我真没料到，我要过多少奇怪而可怕的日子，才能像一个有文化的人那样，吃上这么一顿晚饭啊。

8. 星期五晚上

在星期五夜里发生的各种惊人怪事中，使我最惊奇的，是社会上日常生活毫无变动。尽管那个要推翻我们整个社会制度的突变已经开头，可是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却一点没有影响。在星期五夜里，如果你用一只圆规在胡金沙坑附近半径八公里内划上一个圆圈的话，在这区域以外，除去死在草地上的斯顿特和三四个骑自行车的伦敦人的亲属以外，您决不能找出一个人，他的感觉和习惯是受到火星人到来的影响的。当然，很多人听到了圆筒的事，把它当作聊天的资料。但是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并没有像英国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那样耸人听闻。

伦敦人在夜里收到了可怜的汉德森的急电，把它当作虚报。汉德森工作的那家晚报馆向他发出了一个电报，要他证实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接到复电，因为他已经死掉了。那家晚报馆因此决定不出号外。

就在我们八公里半径的圆圈以内，大多数的居民也是毫无动静。那些我跟他们谈过话的男女，他们的态度我已经讲起过了。在整个地区内，居民们都是照常吃晚饭，做了一天工作以后在小园里休息着，安置孩子们睡觉；小伙子们在街头巷尾谈情说爱，溜达着；学者们在坐着看书。

在街上可能也有人在谈着这件事情；在酒店里可能也有人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谈话资料；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个送信的人，或者甚至一个看到了这个突然变化的人，使大家激动、叫喊、东跑西奔。可是一般说来，大部分生活仍旧按着千百年来老样子照常进行：工作、吃喝、睡觉——像往常那样周而复始，仿佛天空中根本没有火星一样。

甚至在胡金、霍散尔和恰勃翰的情形也是一样。

在胡金枢纽站上，直到深夜火车还在停着，开着，调到支线上去；乘客们拥拥挤挤在等车。从城里跑来的一个男孩子，破坏了斯密史的专卖规矩，在叫卖晚报。站台上的喧声和火车头的尖叫声，把男孩子的“火星人”的喊声压倒了。九点左右，一些看见过这件事情的神经紧张的人到了车站上，讲起这个叫人很难相信的消息，可是它们像醉汉的狂话一样，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上伦敦去的乘客们从车厢里望着窗外的黑暗，看见的只是飞散在霍散尔附近的稀疏的火点、红色的反光和遮蔽了星光的一层轻烟；他们心想，这不过是石南丛在燃烧罢了。只在草地近边才看到一些混乱情状；胡金区外有半打左右的别墅在燃烧。在三个村子里，窗户朝着草地的房子里点着灯，居民通宵没有睡觉。

看热闹的人还是挤满在恰勃翰桥和霍散尔桥上。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两个大胆的家伙还在黑暗中爬到火星人的近处去。他们可一直没回来过。一条像军舰上探照灯光一样的亮光在草地上溜过，跟着射来的就是热光。广阔的草地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整个夜晚和第二天整天，烧焦的尸体倒在地上，没有人收殓。许多人听到了坑里传出的锤子声。

这就是星期五夜里的情况。这个圆筒仿佛毒箭一样，戳入了我们古老的地球的身上。但是毒性还只是刚刚开始发作。周围一片草地上有些地方在冒着烟，上面东倒西歪的是勉强可以看出来的蜷作一团的黑色尸体。树丛和灌木在这里那里燃烧着。再过去是一条惊慌地带，但是火头还没有蔓延过去。

在其他地方，生活跟千百年来的生活一模一样。会阻塞脉络、使神经麻木、破坏脑力的战争热潮还没有开始呢。

火星人整夜忙着在安装一架什么机器。一缕青白色的浓烟不时迂回地升上满是星斗的天空。

晚上十一点光景，一连兵士穿过霍散尔，把草地围住。后来，另一连兵士穿过恰勃翰，包围了草地的北面。在黎明时，有几个从印甘曼兵营来的军官出发去视察草地，其中一个艾顿少校竟失踪了。团长到恰勃翰桥附近来访问观众。显然，军事当局了解了情况的严重性。第二天十一点钟光景，报纸上报道说，一连骠骑兵、两架机关枪队和四百个卡迪干步兵团的兵士从阿耳德索特开拔了。

午夜后几分钟，站在胡金附近契切路上的一群人看见一颗陨星掉在西北方的松林里。它在掉下时闪出一道青光，仿佛闪电一样。这是第二个圆筒。

9. 战争开始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星期六是个苦闷的期待的日子。而且，这天又热又闷。人家告诉我气压表变动很大。虽然我妻子很快就睡着了，可是我却睡得很少，清早就起身了。在早饭前，我走到花园里去，静听了好久，可是从草地上传来的只是一只云雀的歌声……

送牛奶的人照常送牛奶来。我听到他车子的嘎吱声，便跑到便门眼前去打听消息。他告诉我，说军队在夜里把火星星人包围起来了，现在只待大炮到来。后来我听到我听惯了的开往胡金去的火车的轰隆声，于是我的心安定下来了。

“要是可以避免的话，”送牛奶的人说，“我们并不要杀害他们。”

我看见我的邻居在他的小花园里，就跟他聊了一会天，然后回来吃早饭。早晨没有出什么事。我的邻居以为军队在当天就可以把火星星人解决掉，或者逮住他们。

“可惜没法接近他们，”他说，“要是能够知道一些他们在火星上的生活情况，那倒是很有兴趣的呢。我们会学到一些东西的。”

他走到篱边来，送给我一把杨梅。他是个爱好园艺的人，也很慷慨。同时他告诉我，巴爱弗利特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松林烧掉了。

“据说那里掉下了另一个同样的东西——这是第二号。当然，对我们说来，一个已经足够了。这么一来，保险公司要花一笔大钱了，”接着，他和善地笑了起来。

据他说，树林还在燃烧着。然后他向烟幕指了一指。

“泥炭和针叶还得烧上几天呢，”他说。然后他想起了“可怜的奥吉尔维”，便露出了一副严肃的神情。

吃过早饭，我没有工作，就向草地走去。在铁路桥附近，我看见了一堆兵士——似乎是工兵。他们都戴着小圆帽，穿着肮脏的黑裤子和长统靴：身上红制服的扣子都解开了，露出了蓝衬衫。他们告诉我，任何人都不准走到运河那边去。的确，我向通往桥边去的路上望了一眼，看见了一个卡迪干步兵团的哨兵。我跟兵士们聊天，讲给他们听昨天晚上我看见火星人的情形。他们还没有见过火星星人，对于自己未来的敌人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因此向我提出了些问题。他们不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他们起初以为骑兵队里出了什么事情。工兵比步兵教育程度要高些，所以他们头头是道地谈论着可能发生的特殊战争的情况。我把热光讲给他们听，结果引起了他们的一场争论。

“利用掩蔽物爬近他们，然后冲过去，”一个兵士说。

“是啊，”另一个回答，“在这么一股热气下有什么可以掩蔽的？是不是用小树林掩蔽啊？我们唯一的办法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然后动手掘条壕沟。”

“去你的壕沟吧！你老是说壕沟那些无聊话。要是你变成一只兔子，那多么好，斯尼比。”

“这么说来，他们是完全没有脖子的？”突然第三个兵士问。他抽着烟斗，是一个沉默寡言、黑苍苍的小个子。

我又把火星星人描述了一遍。

“就是章鱼那个样子，”他说，“这么说来，我们不是跟人作战，而是

跟鱼作战啦。”

“杀死这种畜生是没有罪过的，”第一个兵士说。

“扔去一个手榴弹，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啦，”那个黑苍苍的小个子兵士说，“要不，他们还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呢！”

“你的手榴弹在哪里？”第一个兵士反驳道，“我们等不及了。据我看来，必须赶快向他们进攻。”

兵士们就这样地争个不休。不一会儿我离开了他们，走到车站买晨报去了。

这一天闷人的早晨和更闷人的中午我不描述了，因为读者要感到烦闷的。我没有能向草地望一望，因为连霍散尔和恰勃翰的教堂钟楼都给军事当局占用了。我问兵士，他们也莫名其妙。军官们露出一副神秘的神色，踱来踱去。在军队保护下，居民们又感到安全了。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们的烟店老板玛歇尔，第一次听到他的儿子也在草地上死掉了。军队命令住在霍散尔市郊的居民们锁好房屋，离家走开。

我在中午两点左右回到家里吃午饭，非常疲倦，因为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天非常闷热。我洗了个冷水浴，想使精神振作些。四点半光景我到车站上去买晚报，因为晨报上对于斯顿特、汉德森、奥吉尔维和其他的人死亡的记载是很不正确的。但是晚报上也没有什么新消息。火星人的露面。他们大概在坑里忙碌着，从那里仍旧传出了金属敲击声和冲出了一股股的烟气。显而易见，他们也在准备作战。报纸上说：“用信号方法跟火星取得联系的新尝试又告失败了。”工兵告诉我，这是一个人躲在沟里，举起长竿子上的一面旗子打出的。但是火星并没有注意这些信号，正和我们没有注意牛叫一样。

我必须承认，军事准备使我很激动。我的脑子里起了许多幻想，我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消灭这些不速之客。过去学生年代那种作战立功的幻想又活跃起来了。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们和火星人的战斗是众寡悬殊，因此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他们在坑里束手无策呢。

在三点钟光景，隔开一定的时间，从契切或者阿特尔斯东方面传来了接二连三的炮声：炮兵在向掉下第二个圆筒的正在冒着烟的松林开炮。必须在它打开以前就把它消灭掉。但是对于第一批的火星，到五点光景才运到恰勃翰一门轰炸他们的野战炮。

晚上六点钟光景，当我和妻子坐着喝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即将发生的战争时，我听到了草地那边传来的远远的爆炸声，接着是一片步枪声。几秒钟以后，一阵轰响声在我们近旁发出，使得土地都震动起来。我奔出屋子，看见东方学院四周的树稍上笼罩着一片冒着烟的火焰，一所小教堂的钟楼倒塌；东方学院屋顶上的尖楼给毁掉了。这似乎是给十二英寸口径的炮弹炸毁的。我们家里的一个烟囱也倒下了。破砖顺着屋顶的斜坡滚下，现在一大堆红砖片倒在我书房窗旁的花坛上。

我和妻子都吓呆了。后来我认为，如果东方学院倒塌的话，那末梅勃莱山的山顶一定已经在火星人的热光的射程之内。

我拉了妻子的一只手，拖她到街上去。然后我喊女佣人出来，告诉她我自己上楼去拿她的一只箱子，因为她不愿意丢掉它。

“留在这里是危险的，”我说，话刚说完，接着从草地那边又传来了炮声。

“但是我们逃到哪里去呢？”妻子恐慌地问我。

我沉思起来，后来想起了那时住在莱善海特的她的堂姐妹。

“我们到莱善海特去！”我喊道，竭力喊得比炮声响。

妻子朝山坡下望了一眼。惊惶失措的居民都从屋子里逃了出来。

“我们怎么能到莱善海特呢？”她问。

我看见山下有一队骠骑兵的侦察部队在铁路桥下驰过。三个兵士骑马冲进了敞开着的大门；两个兵士跳下马来，在一间间屋子里穿来穿去。太阳出现在发出浓烟的着火的树木后面，看来像血一样的红，向周围的一切东西射出一种平常所没有的紫光。

“站住，”我说，“您在这里是没有危险的。”

我跑到斑犬酒店去，因为我知道酒店老板有一匹马和一辆两轮马车。我预先想到，不一会儿这边山上的人全部都要逃走的，所以急急忙忙地奔去。酒店老板站在桌子旁边，连想都没有想到离开他屋子两步远发生的情形。一个男人背朝着我，在跟老板谈话。

“没有一镑不成，”酒店老板说，“而且我还没有人赶它呢。”

“我给两镑，”我在陌生人的肩膀后说。

“干什么用？”

“在午夜前我把它送还您，”我添上一句。

“天哪，”酒店老板喊道，“忙什么的？我在出卖一头猪呢。您给两镑，还要自己送回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用几句话解释了一下，说我必须出门去，所以来租一辆马车。那时我还没想起，一会儿酒店老板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了。我赶快套好了马，关照我的妻子和女仆把它看好，然后跑进屋子，把一些贵重东西——银器和另外一些东西——捆扎起来。我还没扎好，屋子前面的山毛榉树已经着火，路旁的铁栅被烧得通红了。这时一个下了马的骠骑兵跑过去了。他走进每家屋子去，警告居民搬走。当我带着用台布包扎的家私走上台阶时，他已经走开了。

“有什么消息吗？”我赶上前去问。

他转过身来，向我望了一眼，喊道：“火星藏在一些盆子盖似的东西里面，正从坑里爬出来呢。”随后他就奔上山顶，向一间屋子的大门走去。突然，一股黑烟穿过道路，从此我不再看见那个骠骑兵了。我跑到邻居的门前，敲了敲门，想看看我的邻居夫妻是不是确实锁上门到伦敦去了。后来我想起了女仆托我的事，又走进家里拖出了她的箱子，把它缚在马车后面，然后抓住马缰，跳上坐位。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冲出黑烟和轰响，很快地走下梅勃莱山的另一面斜坡，向老胡金驰去了。

我们面前展开了一片阳光四射的和平景色。道路两旁一片麦田，已经可以看出远处在摇晃着的梅勃莱旅馆的招牌。我看见医生的马车在我们前面走。到了山脚下，我回头望了一下。一个个被红火舌切断的浓黑的烟柱升上宁静的空中，在绿树梢上散出一片黑影。黑烟向两面散开，直到东面的巴爱弗利特松林和西面的胡金。我们后面的路上是各色各样的难民。在炎热宁静的空气中，微弱地、然而清晰地传来了时起时止的机关枪的哒哒声和不停的步枪噼啪声。

“镑”是英国货币单位。

显然，火星人正在他们的热光射程之内，用热光来烧毁一切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赶马的能手，所以不得不集中全副注意力去驾驭马匹。当我再回头的时候，黑烟已经把第二座小山遮得看不见了。我开始抽打马匹，赶它飞驰前奔，直到跑过了胡金和赛特，脱离了那个混乱和危险的境地为止。在胡金和赛特之间，我追上并且超出了医生。

10 . 夜间的风暴

莱善海特离开梅勃莱山大约十九公里。毕尔福特后面的草地上发出了干草的香气。道路两旁野蔷薇的活篱笆上开满了鲜花。我们下山时突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炮声突然响起，又同样突然停息。九时左右，我们平安地到达了莱善海特。我在亲戚家里吃了晚饭，托他们照顾我的妻子。那时我的马匹就休息了一下。

我的妻子一路上默不作声，垂头丧气，仿佛预感到前途不妙。我尽力安慰她，说火星人身笨体重，不容易离开坑洼，不一定能爬出来。她嗫嚅地回答我。如果不是我曾经向酒店老板答应过的话，她一定要劝我这夜住在莱善海特的。唉，干吗我不留了下来呢！在我们分别时，我记得她的脸是刷白的。

至于我呢，这整整一天精神极端兴奋。我全身充满了一种兴奋的感觉，类似有时渗透文明社会的战争狂热。当夜要回到梅勃莱去，我几乎觉得高兴。我甚至担心最后一排枪声可能结束了跟火星人的战争。我热烈地希望亲眼看见他们的毁灭。我在午夜十一点钟左右上路。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当我从通亮的门廊走到院子时，简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气还是像白天那样的闷热。空中白云飞驰，可是地上却没有一丝微风。我的堂姐妹的丈夫为我点了两盏灯。幸亏这里的道路我是熟悉的。

我的妻子站在门旁的光里，直到我坐进了马车。接着她突然转身回到屋子里去，留下我的亲戚给我送行。

我稍微感染到了我妻子的恐惧心情，起初感到相当难受，但是随后我又想到火星人了。那时我还全不知道夜间战事的详情。我甚至不知道促进冲突的原因。当我经过奥克海姆时（我回去走的是这条路，没有经过赛特和老胡金），我看见西面的天空有一团血红的火光。随着我的行进，它慢慢地越烧越旺了。乌云和一缕缕的黑烟、紫烟汇成一片，它预告风暴就要到了。

列泼菜街上静寂无人。村子里死气沉沉，只有一两个窗子里露出灯光。但是在道路转向毕尔福特的角上，我险些儿没撞上一群背向着我的人们。他们让我通过，没有向我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山后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所经过的那些声息全无的屋子里的居民是不是在做着好梦，或者这些只是留在可怕的黑夜中的空屋子罢了。

我穿过威埃山谷，从列泼菜到毕尔福特。我在山谷里没有看见红光。但是当我登上在毕尔福特教堂后面的一座小山时，我又看见了红光。随着迫在眉睫的风暴的第一下暗示，周围的树木开始簌簌地响。我听到后面毕尔福特教堂钟楼上的大钟打了十二下，随后前面出现了梅勃莱山和它那些树梢及屋顶的侧影，它们在红色的背景上显得很清楚。

我对着这景色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条明亮的青光照亮了道路，现出了阿特尔斯东附近的松林。我觉得缰绳拉动了一下，只看见一条青色的火焰划破了乌云，照亮了它们紊乱的形状，掉在我左面的田里。这是第三颗陨星。

紧接着闪起了一条耀眼的、看来完全是淡紫色的、风暴初起的电光。仿佛射出火箭一样，响起了一声霹雳。马匹咬紧嚼子，奔驰起来。

通往梅勃莱山脚的斜坡并不很陡，我急往下冲。一条条电光几乎没有停止过，相隔很短的时间，一条紧接着一条在空中掠过。

在不断的轰隆雷声中，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噼啪声。这种响声与其说是雷声，不如说是一架大型发电机发出的响声。闪烁的光芒耀得人眼睛发花，使

我认不出路来，小冰雹狠狠地打着面孔。

起初我只望着道路。后来，对面梅勃莱山的山坡上有一个往下移动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头当它是一所屋子的湿屋顶，但是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两下子闪电的亮光下，我看清楚它在迅速地移动着。这是个一闪而过的幻象。一瞬间的漆黑，接着是一阵耀眼的亮光，照得黑夜跟白天一样。山顶上孤儿院的红屋、松树的绿顶和这个费人猜测的东西被照得清楚通亮。

我看出它来了！怎么来描写它呢？这是一架怪异的三脚武器，比大多数的屋子还要高些，在小松树中间移动着，把一路上的小松树都给摧毁了；这是一架用发亮的金属制造的步行机，现在它顺着石南丛移动着；绕在机器四周的钢索闪耀发光，钢索的当啷声和雷鸣的轰响混成一片。电光一闪，清楚地显现出了两条迈向空中的长腿，接着它们消失不见了，接着在第二次的电光照耀下，它们又显现了出来，这时离开我已经近了一百来米。你们能想象一只在地上摇摇晃晃、迈步而来的三脚凳子吗？在电光一亮一亮的时候，我所产生的恰好就是这个印象。但是请你们想象一下吧，这不是一只凳子，而是一个巨大机器，撑在三脚架子上！

随后，我面前的松林突然分开了，仿佛有个人拨开芦苇钻出来似的。松树都给摧毁，倒了下来。接着前面出现了第二架巨大的三脚武器，看来是直向我走来。而我也飞快地直迎着它冲去。我一看见这第二个怪物，我的神经完全无法支持了。我没有停车再看它一下，就拉住缰绳往右急转。一刹那间，马车跳过马身，车杠喀嚓一响折断了，我给抛出在一旁，重重地倒在一个不深的水塘里面。

我几乎是立刻从水里爬了出来，虽然两条腿还是浸在水里。我蹲了下来，在金雀花丛后面蜷缩着。马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可怜的畜生的脖子给撞断了）。在电光的照耀下，我看见了翻倒的马车的黑车身和那个还在慢吞吞地转着的轮子的侧影。一转眼，那架大机器已经在我的旁边过去，开始上坡往毕尔福特那边去了。

在近旁一望，我感到这架机器更是奇怪了，因为这不只是一架没有感觉的机器。它移动时叮叮当当响，伸缩自如的长触角（其中一个触角卷起了一棵小松树）挥来挥去，朝下垂着。看来，这架三脚武器正在找路。顶上的圆盖仿佛脑袋一样，向各方转动着。机身后面有一大块白色金属，交织而成的，好像一只巨大的鱼筐。当它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它的关节里喷出了一缕缕的青烟。隔不了一会儿，它已经离开我很远了。

这就是我在闪烁不定、耀花眼睛的电光中所看到的情景。

在我身边走过时，这个怪物还发出一阵“阿罗”、“阿罗”的欢呼声，把雷声都盖没了。过了一分钟，它就和另一架三脚武器合在一起。那架三脚武器停在一个东西旁边，这东西躺在离开我大约一公里地方的田里。毫无疑问，这是从火星上降到我们这里来的十个圆筒中的第三个。

我淋着雨，在黑暗里面躺了好几分钟。在电光照耀下、我看见这几架古怪的钢铁东西往远处移动着，穿过篱笆前行。下了一阵小冰雹。这些三脚武器忽而隐没在迷雾中，忽而又清楚地出现了。在电光间歇中，黑夜就把它们吞没了。

我浑身湿透——上面是冰雹，下面是水塘。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完全清醒过来，爬上了干地，想起了当前的危险。

在不远的马铃薯田里，有一所木造的小看守房，我就向它奔去，一路上

身子紧贴在地上，并且利用了所有的掩蔽物。我敲门，可是没用，没有回音（大概里面没有人）。于是我就停止敲门，躲在沟渠里，不让那些古怪的机器看见，爬到了梅勃莱附近的松林里面。在松树的遮蔽下，我身上湿透，发着抖，站起身来向自己的家走去。我枉费心机地在寻找着小路。松林里一团漆黑，电光现在也很少闪耀了。一阵阵冰雹穿过浓密的松叶掉了下来。

如果我彻底明了我所看见的一切情景的真实意思，那么我就会立刻走回头路，经过巴爱弗利特和恰勃翰街，到莱善海特去和我的妻子在一起了。但是那天夜间，不平常的事物和极度的疲劳竟使我没法开动脑筋。我身上湿透，疲乏得不得了，雷声震聋了我的耳朵，电光耀花了我的眼睛。

我一心一意只想着快些到家，在树林中迷了路，掉进坑洼里面，在一块木板上碰伤了两个膝盖，最后扑通一声跳进了一个小胡同，这个胡同直通东方学院。我所以说“扑通一声跳进了小胡同”，是因为刚才的暴雨已经把这山岗上的沙都冲下来，变成一条泥水的水流了。那时有个人在黑暗里撞了我一下，把我撞得摇晃起来。

等到我清醒过来，想和他谈一谈，他早已惊叫一声，吓得跳到一旁，溜走了。一阵阵狂风是这样的猛烈，我使出大劲才爬上山岗。我勉强扶着篱笆，拖着脚步往前走。

在离开山顶不远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个软东西。趁着电光照耀的时候，我看见脚边有一堆黑衣服和一双皮靴。我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那个躺着的人，因为电光已经暗了。我偻下身来，等待着第二个电光。这次我才看清楚了他是个结实的男人，穿着一身廉价的、半新不旧的衣服。他的头倒在身体下面，贴在篱旁躺着，仿佛是在奔跑时给撞倒了似的。

从来没有接触过死人的人，对于死人自然有一种嫌恶。我克服了这种感觉以后，就偻下身来，把那个死人翻了个身，想听听他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但是他的确是死了。显然，他的脖子摔断了。这时闪起了第三次电光，我看清楚了死人的面孔。我吓得跳了开来，原来这就是斑大酒店的老板，我的那匹马就是向他借的。

我小心地跨过了尸体，向前走去。我走过警察局和东方学院，向自己的家里走去。山坡上的火光已经熄火，草地那边却还看得见紫色的火光和一缕缕随着打下来的冰雹飞腾而起的红烟。在电光一闪中，我尽力四望，所有我能看见的房屋大多数都没有烧掉。在学院旁的街上，有一堆乌黑的东西。

在通往梅勃莱桥的路的那一头，传来了说话声和脚步声，可是我没有胆量喊叫一声，或者过去见他们。我走进自己的院子，用钥匙开了门，然后把它关好，上了门。在极度疲劳中，我在梯级上坐了下来。

我的眼前闪过了自动行走的铁怪物，还有那个躺在篱笆旁的死人。

我浑身发抖，靠在了墙上。

11 . 窗 前

我仿佛已经说过，我这个人的激动情绪很快就会过去的。不一会儿，我觉得又湿又冷。在楼梯旁边的小地毯上，我的四周形成了一个水潭。我机械地站起身来，走进餐室，喝了一些威士忌酒，然后决定换一身衣服。

换了衣服以后，我上楼走进书房，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上那里去干什么。从书房的窗子里可以望见霍散尔草地附近的树木和火车站。由于急忙离家，我们甚至忘了把窗关上。走廊里很暗；跟窗外的景色一比，房间里也是乌黑的了。我在门旁站定下来。

雷雨已经过去。东方学院的尖塔和学校四周的松树都消失不见了。在远处的红光中可以看见草地和草地上的沙坑。几个巨大的黑影在红光中移动着。

看来，那边所有的地方都给烧着了。小火舌摇摇晃晃，被一阵阵渐渐平息下去的大风吹得东倒西歪，向乌云遮没的天空投出一道红光，卷过那个广阔的山坡。近处火场上冒出的浓烟不时遮没了周围一带，掩住了火星人的影子。我看不出他们在干着什么。他们的轮廓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在一些黑东西的旁边忙个不停。我也看不出他们在忙些什么。虽然书房里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映出了火光，我也看不出最近的着火地方。

我不声不响地把门掩上，悄悄地走到窗前。我面前呈现出一幅宽阔的景色，从胡金车站直到烧得发黑的巴爱弗利特松林。在高架桥附近、在铁路沿线、在山脚边，火光还是很亮。梅勃莱路上和火车站附近那些街上，许多房屋都变成了一堆堆冒烟的废墟。起初我辨别不出铁道路基上燃烧着什么东西。火舌在一个黑堆上卷来卷去，右面是一长列长方形的黄色东西。后来我看出了这是翻倒的一列火车——前面几辆已经毁坏，在燃烧着，后面几辆还留在铁轨上。

在三个大火烧场——房屋、火车和着火的恰勃翰草地——的中间，突出着几块不整齐的黑色田地，上面有些地方是一条条冒着烟、有裂纹的土地。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色：一簇簇火光下的黑色夜空。这最使我想起来陶器工厂的夜景。虽然我很仔细地望着，起初却看不出一个人来。后来，在胡金车站附近的火光中，我看见了几个行动匆忙的黑影。

这个多年来我安安稳稳地居住着的小天地，现在成为一片乱糟糟的火警地了。我不知道过去七小时内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只是模糊地开始猜测，这些大机器和我亲眼看见从圆筒里爬出来的那些笨东西是有关系的。我带着一种古怪的好奇心，没有去想什么危险，把一张坐椅挪到窗前，坐了下来，开始观察。在沙坑旁边火光中移动着的三个巨大的黑东西尤其引起了我的兴趣。

看来它们非常忙碌。我弄不清楚它们在那里干些什么。莫非这是有理性的机器吗？但这是不可能的。显然，在每一架机器里有一个火星人在驾驶着。我开始把它们和我们人类的机器作一比较，有生以来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有理智的动物会把我们的军舰或者轮船当作什么东西呢？

雨过天晴。当一个兵士走进我的花园时，在大火的浓烟上，火星仿佛一个暗淡的别针头，已经向西方落下去了。我听到轻轻敲篱笆的声音，于是清醒过来，看见一个人爬进篱笆来了。我一看见另一个人以后就完全清醒了，赶快向窗外探出身去。

“嘘！”我悄声说。

他犹豫不决，在篱笆上坐了下来。后来他跨过篱笆，佝下身来，悄悄地穿过草地，走到屋角里去。

“您是谁？”他站在窗下，望着上面悄声问。

“您上哪儿去？”我问他。

“我自己也不知道。”

“您想躲一下吗？”

“是的。”

“那末您上屋子里来吧，”我提议说。

我走下楼去，开门让他进来，然后又把门锁上。我看不出他的脸。他没有戴帽子，他的外衣没有扣上纽扣。

“天呐！”当我让他进来时，他喊了一声。

“出了什么事？”我问。

“别问啦！”虽然漆黑，我还是看出他绝望地摆了摆手，“他们消灭了我们，干脆把我们消灭了，”他重复说。

他几乎是机械地跟着我走进了饭厅。

“喝些威士忌酒吧，”我说，一面给他斟了满满的一杯。

他喝完了，后来突然坐在桌边，把头枕在手上，开始像小孩那样呜咽哭泣起来。我忘掉了不久前自己的绝望心情，惊讶地直望着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镇静下来，能回答我的问话了。他断断续续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他是炮队里的一个驾驶员，晚上七点钟光景才参加了战斗。那时草地上正在激战中。据说，第一批火星人正用铁盾牌掩护着，慢慢地向第二个圆筒那边爬去。

后来，这个盾牌就放在三脚架上，变成了我所看见的第一个作战机器。驾驶员送去的那门大炮，放在霍散尔附近的阵地上，预备向沙坑发射。大炮的到来加速了行动。当炮手带着弹药箱到后面去的时候，他的马踏进了一个兔洞，倒在地上，把他扔在一个土坑里。就在这个时候，炮炸裂了。炮弹飞上天空，四周一片火光，他处身在一堆烧焦的死人、死马中间。

“我安静地躺着，”他说，“吓得半死。一匹马的胸脯压在我身上。我们全被消灭了。我的天呐，那股气味真是难闻！仿佛烧肉的气味。我跌下马时伤了背。我躺着，直到我觉得舒服一些。一分钟以前我们还是仿佛受检阅那样地骑在马上，可是突然发出了唳唳声，轰隆声，僻啪声……我们全被消灭了，”他又重说了一遍。

他在死马的尸体下面躲了好久，偷偷地望着草地上的情形。卡迪干步兵团想冲过去，可是一刹那间就结消灭了。此后，那个怪物就站了起来，开始在草地上走来走去，追逐那些逃走的人。它那个转动的头罩仿佛一个戴着风帽的人的脑袋。像手一样的东西握住了一个复杂的金属器械，从那里喷出了绿色的火星，射出了热光。

几分钟以后，草地上已经不剩一个活物。还没有烧成枯木的树木和灌木还继续在燃烧中。骠骑兵在山岗后面的路上，可是驾驶员看不见他们。他听见机关枪哒哒哒地响了一会，随后一切都沉寂了。火星人起初没有把胡金车站和附近的房屋烧掉，可是后来射出了热光，把这个小城也变成了一堆燃烧着的废墟。怪物把热光收掉以后，掉转身来把背对着炮兵，一瘸一拐地向冒烟的松林走去，第二个圆筒就掉在那里。他走开以后，另一个发亮的巨人又

从坑洼里站起来了。

第二个巨人跟着第一个走，那时这个炮兵就小心地顺着石南的热灰向霍散尔爬去。他总算爬到了路旁的一条沟里，这样逃到了胡金。以后的事情他讲得没有头绪了。他无法通过胡金。活着的人似乎都发了疯；许多人活活地被烧死了，或者被烧伤了。为了避开火焰，炮兵转到一边去。当一个巨人走回来的时候，他就躲在废墟里。他看见巨人追逐一个逃走的人，用铁触角抓住了他，把他的脑袋在松树上撞碎了。最后等到天黑下来，炮兵才逃出了那里，穿过了铁路。

随后他向梅勃莱走去，希望离开伦敦近些，可以少些危险。人们都躲在沟渠和地窖里。许多活着的人都向胡金村子和赛特跑去。他觉得口渴，后来才在铁路桥附近遇到一个破坏了的水管，清水像喷泉那样飞溅到路上来。

这就是我从他一句句话里听到的事实。他稍微安定了一些，讲给我听他的经历，尽力把他所看见的一切讲得历历如绘，有声有色。他开头告诉我，从中午起他还没吃过任何东西。我就到食物橱里去找了一些羊肉和面包，拿到餐室里来。为了不引起火星人的注意，我们没有点灯，因此，我们的手去拿面包和羊肉时不时相碰。他讲着讲着，这时候我们周围的东西开始从黑暗中模糊地显露了出来，窗外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被踏坏的灌木和弄断的蔷薇了。好像有一群人或者一群动物在这草地上奔过似的。现在我可以看清楚跟我谈话的人又黑又瘦的脸庞了。毫无疑问，我的面孔也是同一个样子的。

我们吃完东西，就上楼到我的书房里去。我重新朝打开的窗外望去。一夜工夫，这个繁荣的谷地竟变成了一个死谷。火焰快要熄灭。以前火光熊熊的地方，现在升起了乌黑的烟柱。夜色所遮没的无数颓垣残壁和东倒西歪的枯树焦木，现在簇立在毫不客气的晨光之中，显得又憔悴又可怕。一个奇迹把一些东西保存了下来：铁路上的扬旗和温室的一部分房屋。在战争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严重的破坏。三个金属巨人站在坑洼的附近，被东方的晨光照得发亮。他们的头罩向各方转动，仿佛在欣赏由他们所造成的这一片荒凉景色似的。

我觉得坑洼现在变得宽多了。喷出的绿色蒸汽不断地迎着正在升起而还不能见到的太阳冲去，打着转，掉下来消失不见了。

恰勃翰附近冒出了火柱。它们被阳光一照，都成为血红的浓烟。

12 . 威勃利奇和歇盘登的破坏情景

我们在窗边注视着火星人的行动。当天色大亮的时候，我们便离开了那里，轻轻地走到楼下去了。

炮兵同意我的意见，也认为待在这所屋子里是有危险的。他打算向伦敦那边走去，在那里再加入第十二马队炮兵连。我想回到莱善海特去。火星人的威力使我大吃一惊，因此我决定带我的妻子到纽海文去，和她一起离开本地。我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些怪物被消灭以前，伦敦的周围一定要发生一次激烈的战争。但是火星人所看守的第三个圆筒就在我们和莱善海特的中间。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大概是要笔直前去碰一碰运气。但是炮兵使我改变了主意。

“要是您使您的妻子成为寡妇的话，您的妻子能有什么好处呢？”他说。

最后，我同意和他一起在森林的掩蔽下走，往北直到恰勃翰街。我应该从那里经过伊泼塞姆，绕个大弯，然后再走到莱善海特。

我想立刻上路，但是我的同伴究竟是个现役军人，比我有经验。他叫我翻遍整个屋子，找出一个水瓶，装进威士忌酒。我们把干面包和小块肉都塞在口袋里。然后我们走出屋子，沿着那条我昨天晚上走过的坏路朝下奔去。所有的屋子都仿佛没有人在里面。路上并排躺着三个给热光烧焦了的尸体。到处都是人们在逃走时丢下的东西：时钟、拖鞋和银匙等。在邮局附近的草地上，停着一辆装满了衣箱和家具的小马车，马已经不见了，马车的一个轮子脱下了。地上有一只显然是在匆忙中打开了的钱匣，被扔在碎片下面。除了孤儿院的一间看守室还在燃烧以外。这里没有一所屋子遭到重大的损坏。热光只把烟囱毁坏，就过去了。但是除了我们以外，在梅勃莱已找不到一个活人。多数居民都躲了起来，或者顺着我和妻子乘车往莱善海特去的那条路，奔到老胡金逃生去了。

我们顺着小胡同走下山去，经过一个身穿黑衣服的男尸旁边，走进了山脚附近的树林里。我们一路穿过树林，走到铁路线，没有遇见一个人。

铁路线那边的树林成了一堆烧焦了的桔木：大部分的松树都倒了下来，少数没有倒下的都成了灰色的枯干和棕黑色的针叶。

但是在我们这边，火焰只烧着了林边的树木，没有发生特别的灾害。在一个地方，伐木工人在星期六还工作过。在蒸汽锯旁边一堆锯屑中间的林间小路上，躺着一些刚倒下而去掉了树皮的木头。远处可以看见一所空寂无人的小屋。一片寂静：空气停滞不动，甚至连鸟儿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一路上我和炮兵低声细语，不时回头张望。有一两次我们曾经站定下来倾听。

不一会儿，我们走近了大路，听到了马蹄声。三个骑兵慢慢地向着胡金走去。我们向他们喊了一声，他们就停了下来。我们很快地走到他们跟前。这是一个骑兵中尉和第八骠骑兵团的两个士兵，带着一架经纬仪那样的器具。炮兵对我说，这是一架日光信号机。

“今天早晨我一路走来，你们是我遇到的最初两个人。”中尉说，“这里出了什么事啦？”

他似乎很关心。两个士兵好奇地望着我们。炮兵从路基跳到大路上，行了一个军礼。

“我们的大炮昨天夜晚给破坏了，大人。我躲了起来。我想赶到连里去，大人。如果您顺着这条路再走上半英里的话，我想您是会看见火星人的。”

“他们像什么鬼样子？”中尉问。

“穿着铁甲的巨人，大人。一百尺高，三只脚，身体像铝制的，一个大脑袋戴上一个头罩。”

“滚开！”中尉喊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您自己会看见的，大人。他们手里拿着一只像箱子那样的东西，大人；那里发出的火会把您就地打死的。”

“像大炮吗？”

“不，大人。”接着炮兵就谈起热光来。

中尉打断了他的话，向我回过头来。我还是站在大路旁边的路基上。

“您也看见这个了吗？”中尉问。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回答。

“唔，”中尉说，“我想我也不妨去看一看这个东西。您听着，”中尉转向炮兵说，“上面派我们上这里来，是为了要居民们离开这个地方。您还是亲自去见马纹少将，向他报告您所看见的一切吧。他在威勃利奇。您认识路吗？”

“认识，”我说。

中尉重新把坐骑转向南方。

“您说是半英里吗？”他问。

“至多半英里，”我说着向南面的树梢一指。

他向我道谢一声，便纵马前行，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们了。

我们再走了一些路，在一家工人小屋子旁边遇到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她们在把包裹和家具装上一部手推小车，全神贯注地工作着，甚至不愿意跟我们说话。

在巴爱弗利特车站附近，我们走出了松林。在朝阳的照耀下，村子里很是宁静！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受热光的威胁了。如果没有那些空屋子和几个收拾好预备就走的忙碌的逃难人，以及那群站在铁路上面的高架桥上站岗、远望着胡金那边铁路线的兵士，这天真像平时的星期日一样。

在通向阿特尔斯东去的那条路上，几辆小车和马车嘎啦嘎啦地走着。隔着篱笆上的大门，我们看见草地上架着六门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彼此间距离一律相等，炮口朝着胡金那面。炮手精神抖擞地站在大炮旁边准备开炮，弹药箱放在炮列后适当的地方。兵士们肃立着，仿佛在受检阅似的。

“这很好，”我说，“无论如何，这次他们要大显身手了。”

炮兵犹豫不决地站在大门旁边。

“我要走到前面去，”他说。

在威勃利奇附近，就在桥的后面，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兵士正在堆起一条长壁垒，后面是几座新的大炮。

“这等于用弓箭来挡闪电，”炮兵说，“他们还没有见过热光呢。”

这时几个闲着的军官正站在那里瞭望西南的树梢。兵士们不时停下手来，也望着这个方向。

已爱弗利特在混乱中。居民都在整理行装。二十名骠骑兵，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着，在催促他们快走。街上许多装满东西的马车中，有一辆大型旧马车和三四辆黑色的公家运货车，上面画着一个白圈，中间有一个十字。许多居民都因为是星期日，衣服穿得很好。兵士们花上很大力气，想叫他们明了当前的危险局势。伍长无论如何不愿意把一个小老头的一只大箱子和十来

盆兰花放在运货车上，可是那个小老头却气鼓鼓地硬要他这么做。我走拢去，扯了扯小老头的袖子。

“您可知道那儿的情况？”我指着那个遮没火星人的松林树梢向他问。

“什么？”他回过头来，“我在跟他说，这是不能丢掉的。”

“死啊！”我喊了一声，“死就在眼前！死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明了我的话。我紧跟着炮兵走去。

我在转角处回过头来，看见兵士已经离开了小老头儿，小老头儿站在自己的兰花盆旁边，茫然地望着树林那边。

在威勃利奇，人们都不能告诉我们司令部的所在地。在我到过的所有城市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里那样混乱的。到处都是小车、马车、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和各色的马匹。当地最受人尊敬的居民、穿着高尔夫衣服和划船衣服的运动员和他们的衣着漂亮的妻子，都在收拾行李。孩子们爱看热闹，他们在星期天的玩耍日子里竟看到这样的惊人之事，觉得非常满意。在一片扰攘中，教堂里响起了钟声，牧师全不在意，照常做他的早祷。我和炮兵坐在井边的踏级上，拿出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吃了一顿很不差的饭。这里的哨兵已经不是骠骑兵而是穿白制服的掷弹兵，他们都在警告居民，劝他们离开，或者在一开炮时就躲到地窖里去。我们走过铁路桥，看见车站旁有一大群人。站台上人声吵闹，堆满了箱笼衣包。通常的行车时间已经改变，大约是为了要把军队和大炮运往契切去的原因。后来我听到那里发生了一场野蛮的格斗，在晚上开出的加车上，大家拼命地抢座位。

在将近中午时，我们已经到了歇盘登水闸附近——那里就是泰晤士河和威河合流的地方。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帮助两个老妇人把东西装上小车。威河有三个河口。这里挤满了小船，还有一只渡船。在歇盘登那边有一个旅馆，它里面有一片草地。再往前去原是歇盘登教堂的钟楼，现在是一座尖塔。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群吵吵闹闹、神情激动的逃难人。逃难的情况虽然还不是慌乱不堪，可是要过河的人还是太多了，小船载也载不下。逃难的人带着笨重的行李，沉重的喘着气在步行。一对夫妇拖着一扇小房门，上面放着各种家具。一个男人告诉我们，说他想在歇盘登车站坐上火车。

叫喊声很嘈杂，甚至有个好开玩笑的人。这里大多数人的想法是：火星人是像人一样的巨人，他们会攻击城市，把它毁掉，可是最后他们一定灭亡。好奇的人们时常隔着威河眺望契切附近一带的草地。但是那里并没有一些异样。

泰晤士河的那边岸上跟秀兰那边的情形完全相反，除出停船的地方以外，一片宁静。离船上岸的人们在镇上慢慢地走着。一只大渡船刚过河来。三四个兵士站在旅馆的草地上，不给逃难的人帮忙，反而取笑他们。今天是星期日，旅馆照例是不营业的。

“那儿是什么？”一个船夫突然喊道。

“轻些，傻瓜！”我身旁的一个男人向一只狂吠的狗喝了一声。

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是从契切那边传过来的。一阵低沉的轰响：这是炮声。

战争开始了。我们右边河岸上，被树木遮蔽得看不出来的大炮几乎立刻加入了这阵轰响，连二接三地开起炮来。有个女人惊叫一声。虽然我们看不见战争，可是离战地很近，因此大家都给炮声吓了一跳，站着愣住了。

我们面前只是些平坦的草地和漠不关心地只顾吃草的乳牛，以及在火热

的阳光下一动不动的垂柳。

“兵士会把他们赶走的，”我身旁的一个女人不大有把握地说。

树林上升起了一缕轻烟。

在河流的上游远处，我们突然看见空中升起一缕烟，接着就悬在那里了。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震动。震耳的爆炸使得空气颤动，隔壁屋子里的玻璃都震碎了。大家都给吓呆了。

“这就是他们！”一个穿着蓝色毛线衫的男人喊道，“就在那边！你们看见吗？就在那边！”

在远处，在契切草地中的树木上空，突然一个接着一个——一、二、三、四——出现了四个火星人的三脚武器、灵活地向河边走来。起初它们仿佛是些戴着小圆帽的小人形，滚着跑，快得像飞鸟一样。第五个三脚武器从旁边向我们走来。

火星人朝大炮走去，他们的铁甲身体在阳光中闪亮发光。似乎他们每走一步就大一些。走在最左边的一个最远的巨人、高高地把一只大箱子举在空中。于是我在星期五夜晚所看见的那种可怕的透明热光，便朝着契切那边照去，射中了城市。

一看见这些可怕的又快又怪的东西，岸边的一群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一片死沉沉的静寂——没有尖叫，也没有喊声。后来是嘶哑的怨语声、顿足声和溅水声。一个吓得惊慌失措的男人没有放下他肩上的箱子，转过身来，于是一个箱角猛地撞了我一下，碰得我摇晃了一下。一个女人拉住了我。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健全的判断力，我也跟着大家一起跑起来了。我想起了可怕的热光。走进水里去！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爬进水里去！”我喊道，可是没有效力。

我回过身去，顺着斜坡的沙岸，笔直朝下迎着一个走近来的火星人奔去。有些人学着我的样。一个翻倒的船里的乘客迎着我爬来。由于青苔，我脚下的石头很滑。河身很浅，我跑进河床六米光景，水面才勉强齐腰。当火星人离我只有二百米，在我头上东张西望的时候，我赶快潜入水中。传出了大家跳入水中时所发出的溅水声。在我的耳朵里起了一阵打雷一样的轰响。靠近两岸的人都赶快从船里逃出来。

但是火星人的机器并不理会人们，就像人们在脚踏蚂蚁窠的时候，不去理会蚂蚁一样。我喉咙里呛进了半口水，只得抬起头来，看见火星人的头盖正朝着河对岸正在开炮的炮队。他走近来，准备好了一个机器，显然这是发热光的机器。

一刹那间，火星人已经到了岸上，然后就跨过河去。他那前脚碰到了对岸，一眨眼，他已经笔直地站在歇盘登村的紧边上了。立刻六门大炮（谁也不知道有这六门炮，因为它们隐藏在村后）在右岸一齐开火。由于剧烈的震动，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当第一颗炮弹在离开怪物头盖上六米处爆炸的时候，这个怪物已经举起了热光箱。

我激动得喊了一声。我忘记了其他的火星怪物，因为我的全部注意力都给眼前发生的事情吸引过去了。几乎在第一颗炮弹爆炸的同时，其他两颗炮弹也在火星人的巨体附近的空中爆炸开来。他的头盖低垂下去，可是没有来得及躲开第四颗炮弹。

炮弹直接击中了火星人的面孔。他的头盖裂开，许多块破裂的红肉和耀光的金属片飞散开来。

“击中了！”我喊道，有些像欢呼，也有些像尖叫。

传来了站在离我不远的水里的人们的呐喊呼应。我高兴得想跳到岸上去。

这个砍掉了脑袋的三脚武器，像个喝醉了酒的巨人一样，摇晃了一下，可是没有倒下——奇迹般地保持了它的平衡。它失掉了人的指挥，可还是高高地抬起了热光箱，很快可是很坚定地向歇盘登走去。它的神经中枢——坐在头盖上面的火星人——已经被击毁了，裂成碎片，飞往各方，因此这个怪物现在只是一架盲目的复杂机器，走往自己的毁灭路上。这架三脚武器失掉了人的控制，笔直走去，突然撞上了歇盘登教堂的钟楼，被撞了个粉碎，然后一个倒退，轰的一声倒在河里了。

传出了爆炸声。水柱、热气、淤泥和铁片高高地飞往天空。热光箱沉入水里，河水发热了。再一刹那间，一股热得几乎可以煮东西的巨浪顺着河岸往上逆流滚去。我看见了人们在水里挣扎着，竭力要爬上岸去，我听见了他们的叫喊和哭声。水沸的响声和三脚武器的轰鸣声把这些声浪都吞没了。

我没有注意到热气，忘掉了危险，把一个身穿黑衣服的男人推开，顺着汹涌澎湃的河流游去，一直游到河弯的地方。六只空船在浪中随波摇晃。在河流下游稍远的地方，倒下的火星怪物横躺在河的当中。他的全身几乎都浸在水里。

在他倒下的地方的上空，升起了一片蒸汽化成的浓云。穿过这个云幕，我看出了他的巨大肢体在水里冲撞，向空中溅出污泥水和泡沫。触角挥动着，像手一样打着。如果这些动作不是毫无用处的话，那未可以使人想象那是一个受伤的东西正在浪里求生。机器里向上喷出了一股浓厚的红棕色的液体。

这时，一个仿佛像汽笛那样可怕的尖叫声，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离开拉纤夫所走的小路不远的地方，一个人齐膝站在水里，向我喊着，并且在指给我看一个什么东西。我回头一望，看见了另一个火星人迈着大步从契切那面向河边走来。歇盘登的大炮没有打中他。

我赶快钻入水里游着，直到气喘不上来才露出水面。河水奔腾，很快就发热了。

当我探出头来想喘口气，把披在额上的头发挥到后面，并且擦一擦眼睛的时候，我看见四周升起了一缕缕白色的水汽，把火星人遮得看不见了。一阵喧声震耳欲聋，后来我看见两个巨大的灰色人形——他们在雾里看来显得更大了。他们在我旁边走过，在那个被波浪冲击、身上冒出泡沫的火星人遗体上站定了。

第三个和第四个火星人站在他身旁的水里，一个离我大约二百米，另一个远一些，朝着莱尔海姆那边。热光机举得高高的，发出吱吱声响的光线一会儿射到这里，一会儿射到那里。

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很响的混乱声音：有火星人的尖叫声，有房屋倒塌的轰隆声，有着火的树木、篱笆、板房发出的吱吱声，火焰的呼呼声和僻啪声。空中升起了一片黑色的浓烟，和河上打转的水汽混成一片。当热光开始向威勃利奇射出时，它所碰到的东西都发出了一道白光，接着就是一缕抖动的深红色火焰的烟柱。最近的几所屋子还没有受到波及，在摇晃的火光中，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暗淡的，静待着轮到它们。

我在齐胸的、几乎沸腾的水里也许站了好一会儿，这时候我茫然失措，对于逃命是完全绝望了。在水汽中，我看见了人们怎样在穿过芦苇，爬往岸

上，仿佛一些看见了人就要躲入草里、吃了一惊赶快四面散走的青蛙。

突然，热光的白焰渐渐射到我这边来了。凡是它到达的地方，房屋就倒了下来，弥漫起一片火焰；树木发出喧响，变成了火柱。热光在岸边小路上射来射去，把逃难人一扫而光，最后朝后射到了离我站的地方约五十米远的水边。然后它射过河去，射到歇盘登那边。凡是它射到的水面都沸腾起来，蒸发出一片水汽。我向岸边奔去。

在下一分钟里，一股热得好像沸水的巨浪，从后面冲到我的身上。我喊起来，眼睛几乎烫瞎了，身体烫伤了，我不顾疼痛，开始爬上岸去。只要一个踉跄，我就会完蛋的。最后我完全筋疲力尽，倒在泰晤士河和威河汇合处的广阔的沙滩上，落入了火星人的视线之中。我以为我已经完蛋了。

我模糊地记得，有一个人星人在鹅卵石中走着，在离我头部约二十米的地方走过。后来，经过好一会儿工夫，两个火星人把那个火星人的尸体带走了。河面上和草地上弥漫起一片雾幕。在这雾幕里面，他们的轮廓有时稍微清楚些显露出来，有时却完全模糊了。只在那时我才明白——可是也并非立刻的——一个奇迹救活了我。

13 . 我怎样遇到了牧师

火星人的突然受到了地球上武器的一番教训，于是撤退到霍散尔草地那边的自己原来的阵地。他们急忙退走，还得费力地照料那个火星人的尸体，因此没有注意到我这种不重要的人。如果他们丢下尸体，直往前进，那未直到伦敦也只不过会遇到几个有十二磅炮弹配备的炮队。他们一定可以比报导他们进攻的消息更快到达伦敦。那一来，这个突然的来临将是一个可怕的致命打击，就像百年前破坏里斯本的地震一样。

但是他们并不急于进攻。圆筒一个接着一个从星空中降落。每二十四小时都有援军到达。同时，我们的海陆军当局完全弄清楚了敌人的可怕威力以后，也加紧准备军力。每分钟都有新的大炮到达阵地。黄昏以前，在金斯頓和李希蒙间的山坡上，每一个小丛林后面、每一排郊外别墅后面都已经埋伏好了黑色的大炮。

在霍散尔草地上，火星人的宿营地四周五十平方公里的无人的焦土上，在一堆堆灰烬和废墟中间，在黑色的、烧焦的枯松下面，都埋伏着带有日光信号机的勇敢的侦察员，他们应该用日光信号机向炮手们预报火星人的进攻。但是火星人的懂得我们炮队的战略和人们接近他们时的危险，因为每个走到圆筒周围一公里半的人都是不得生还的。

第二个圆筒落在阿特尔斯东附近，第三个圆筒落在毕尔福特附近。整个早晨，火星人的大概就是在把这两个圆筒里的东西运到霍散尔草地上他们的坑洼里去。一个火星人在烧黑的石南和倒塌的房屋上站岗。其他的火星人的离开了战斗机器，朝下走到坑洼里。他们工作到深夜，坑洼里喷出一股青色的浓烟。这从梅洛附近的山岗上是可以望见的。据说，甚至从彭斯推德和伊泼塞姆也可以望见。

正当火星人在我后面准备新的突击，人们在我前面准备回击他们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从火光熊熊的威勃利奇逃到了伦敦。

我看见一只没有人的小船正往下游漂去，便脱下我大部分浸湿的衣服，泅水赶去，追上了它，总算逃掉一命。没有桨，我只得尽可能用烫伤的手划，顺着下游向哈利福特和魏尔顿进发。船移动得很慢，我不时回头恐慌地望望后面。我宁可走水道，因为万一火星人的回来，在水里是比较容易逃命的。

由于火星人的倒下而烧热的水，顺着河道向下游流去，所以几乎有一公里长的岸上都笼罩着一片水蒸气。但是，有一次我竟看出了几个黑色的人形从威勃利奇那边穿过草地急急忙忙地走来。哈利福特似乎没有一个人影，岸边几所屋子正在燃烧着。在炎热的碧空下，一个空无一人、宁静万分的村子正在燃烧着，卷起了火舌，扬起了浓烟。这幅景色看来真正可怪。我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没有人慌忙地救火的火灾。浅滩上干燥的芦苇也着了火，冒出烟来。火焰不断地向草地上的草垛子蔓延过来。

经历了这一番折腾，使我精神和身体都觉得很疲倦，因此我听任水流漂去。但是恐惧战胜了疲劳，因此我又重新用手划了。我赤着膊，阳光晒得我背上发痛。最后，当魏尔顿桥在河弯后面出现的时候，我身上刚开始发作的寒热和疲乏竟制伏了恐惧。我在密特尔萨克斯低低的岸边爬上岸来，累得倒在草上。这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不一会儿我站了起来，走了大约一公里光景，没有遇见一个人，我又在篱笆荫里躺下了。我记得我仿佛曾经自言自语。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口渴，很后悔没有把河水喝个痛快。真有意思，我

竟对我的妻子生起气来了。这当然不能怪我，因为我无法实现到达莱善海特的愿望，心里很烦恼。

我已经记不起牧师是怎么到来的。大概这时我正在打盹。我看见他穿着礼服坐在我的旁边。他的衬衫上是漆黑的煤烟，面孔刮得很光，抬头望着那在天空跳动着的微光。天空布满了朵朵的白云，这是些卷积的轻云，稍微染上了些夏天落日的余辉。

我站了起来，他向我转过身来。

“您那里没有水吗？”我没有招呼就问了一句。

他摇了摇头。

“您要水喝要了整整一个钟点了，”他说。

我们彼此打量着，沉默了一会儿。必须说，他觉得我的外貌很是古怪：我几乎是精赤的——身上只穿着湿透的裤子和袜子——浑身烫得发红，脸上和颈上给烟熏得发黑。显然，他也是完全萎靡失神的：他的下巴松弛地下垂着，亚麻色的卷发披在低低的额上。他的眼睛很大，淡蓝色，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他断断续续地谈着，眼睛望着旁边。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我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回答。

他向我伸过一只瘦削的白手来，埋怨地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罪？今天早祷以后。我上街去散步，醒醒脑子。可是突然——火呀，地震呀，死亡呀！所多玛和蛾摩拉！所有我们的工作全完蛋啦……这些火星人是些什么人？”

“我们自己是些什么人？”我回答，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

他用双手抱住膝头，又向我转过身来。他沉默地打量了我半分钟光景。

“我在路上散步醒醒脑子，”他说，“可是突然，火呀，地震呀，死亡呀！”

他又不作声了。他的下巴几乎碰到了膝盖。后来他挥着手说：

“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主日学校……我们犯了什么错？威勃利奇犯了什么罪？全都没有了，全都毁灭了。教堂！我们改建好了才三年，现在没有了，从地面上清扫一空！什么道理啊？”

又是一片沉默。然后他又胡言乱语，像个低能儿那样。

“这火烧场的浓烟将永久地升到天空！”他喊道。

他的眼睛闪耀发光。他用一只瘦削的手指指向威勃利奇那边一指。我开始猜想我面前是个精神病人。显然，他是从威勃利奇逃出来的，总算侥幸活着一条命。但他亲眼看到的可怕经历使他神志模糊了。

“这里离开孙勃莱远吗？”我用一本正经的声调问他。

“我们怎么办？”他反问我，“难道到处都是这些家伙吗？难道地球就这样由他们统治了吗？”

“这里离开孙勃莱远吗？”

“原来今天早晨我还在做早祷……”

“情况改变了，”我平静地说，“别灰心！还有希望呢！”

“希望？！”

“是的。尽管破坏很多，还是有希望。”

我开始把我对于情况的看法讲给他听。

他起初很感兴趣地听着，但是一会儿又跟以前一样，露出一副忧郁和漠不关心的神情，转过身去。他的视线又溜到旁边去了。

“这是末日的开端，”他打断了我的话，“完啦！这是我主的可怕的伟大的一天！”

我尽力想使他改变想法，于是站起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要做一个男子汉！”我说，“您简直丧失了头脑。如果信仰在患难前面站不住脚，它有什么好处！您想一下，在人类历史上遭受过多少次的地震、洪水、战争和火山的爆发。为什么上帝应该给威勃利奇作个例外呢？原来他并不是个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啊。”

他一声不响地听着，突然问我：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逃命呢？他们是不能战胜的，他们是残酷的……”

“你说的第一点完全不对，也许第二点也是不对的。”我回答，“他们越是厉害，我们就应该越加警惕，越加坚定。三小时以前一个火星人给我们打死了。”

“打死了！”他望了我一眼，喊道，“难道可以打死上帝的使者吗？”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继续说，“我和您恰巧落到了战场上，如此而已。”

“天上一闪一闪的是什么？”他突然问。

我解释给他听，这是日光信号机发出的信号——表示人类力量和作战意志的象征。

“我们恰巧碰上了，”我说，“目前全都安静。但是这天上的闪光在预报就要到来的灾难。火星人在那边。在伦敦这边，在金斯顿和李希蒙附近的山后，树荫下面正在挖掘壕沟，布置炮位。火星人是顺着这条路走来的……”

我还没有说完，他已经霍地跳起，用一个手势阻住了我。

“您听！”他说。

从河那边小山的后面，传来了远处大炮的低沉的轰响和一些奇怪的微弱的喊声。后来全都沉寂了。一只小金虫嗡嗡地在我们面前的篱笆上飞过。在威勃利奇和歇盘登火烧场的浓烟的上空，在灿烂的斜阳照耀下，一钩淡白色的新月高高地悬挂在西方。

“我们还是顺着这条小路往北去吧，”我说。

14 . 在 伦 敦

当第一个圆筒掉在胡金的时候，我的弟弟正在伦敦。他是个医科学生，正准备参加考试。直到星期六他才听到火星出现的消息。星期六《晨报》上，除去几篇长篇的关于火星和星球上的生活等等科学论文以外，还刊载了一个简短而意义模糊的电报。因为它简短，它在人们的脑海里印得特别深。

电报上说：“火星看见一群人冲来，非常吃惊，用速射的大炮轰死了几个人。”它的结语是：“他们表面上的威力固然惊人，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能够离开他们所掉入的坑洼。显然，他们爬不出来。大概地心引力妨碍着他们。”为了使公众不要惊慌起见，社论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个说法。

当然，所有聚集在大学内生物学讲堂中的学生（其中包括我的弟弟在内），对于这个消息都很感兴趣，可是街上却看不出任何激动的迹象。

晚报上都用大字标题。但是刊载的消息只是军队到霍散尔草地，胡金和威勃利奇间的松林着了火。晚上八点钟，《圣杰姆士报》出了一张号外，报导电讯中断。大家以为线路是由于着火的松树倒下而切断的。晚上还没有收到任何交战的消息。我就是在这个夜晚到莱善海特去了又回来的。

我的弟弟并不为我们担心，因为报纸上所载的圆筒掉落地点，至少离我家有三公里光景。他打算来看我，据他说是为了要在火星人被击毙前看一看他们。四点钟左右，他打给我一个电报。他在一家音乐厅里消磨了一个晚上。这个电报我从来没有接到过。

星期六晚上，伦敦也有一场雷雨。我的弟弟坐了马车到滑铁卢车站去。他在午夜十二点开车的那个站台上等了片刻，打听到有一件不幸的意外事变使这次列车不到胡金去了。他没法弄清楚事实的真相，甚至铁路当局也不明究竟。他们推测在巴爱弗利特和胡金之间翻倒了列车，因此叫通常经过胡金的夜车改道，而经过佛杰尼亚·魏特或者哈尔福特驶去。车站上没有特别混乱的迹象。但是铁路当局不得不为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星期旅行团想尽办法，给他们准备一条新的路线。我的弟弟和站长长得有些相似，因此一个晚报记者竟错当他是站长，想跟他谈一次话。除了几个铁路员工以外，几乎没有人想到这次翻车是和火星人有关系的。

后来我看到一篇记载，说星期日早晨“从胡金来的消息使整个伦敦大吃一惊”。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伦敦居民只是在星期一早晨发生恐慌时才第一次听到火星人的消息。甚至那些先前听到过火星人的消息，也没有立刻弄清楚星期日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个紧急消息。而且一般说来，大多数伦敦居民是不看星期日报纸的。

此外，伦敦人一向觉得非常安全，而且那时的报纸经常登载一些惊人的消息，因此他们在看到下面一个消息时，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

“昨晚七点钟光景，火星从圆筒里出来，在铁盾牌的掩护下移动着，完全破坏了胡金车站和它近旁的房屋，击溃了卡迪干团的一营士兵。详况不明。机关枪对于火星人的铁甲全无力量，野战炮给毁坏了。骠骑兵逃回到契切。火星似乎慢慢地向温莎或者契切进发。西秀兰极端惊慌，正在建筑土垒来阻挡火星向伦敦进攻。”

这就是《星期太阳报》上的记载。在《评判员报》上，一个俏皮的小品文作者把这幅景象比做野兽突然跃出槛笼，冲到村内道上时所引起的恐慌情形。

伦敦人都不知道铁甲火星人是些什么人。不知怎的，大家都一个固执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很迟钝的。几乎所有的第一批电报上都充满着这种字句：“他们在爬着”，“吃力地爬着”。一收到新的消息，星期日报纸都立刻发行号外，而且有几家报纸甚至没有消息也出号外。但是实际上它们对于读者没有报导任何消息，因为没有有一个电报是由一个亲眼看见的人打来的。直到深夜，报馆里才接到官方消息，说魏尔顿、威勃利奇和全区的居民都向伦敦涌来了。

星期日早晨，我的弟弟到教堂去，还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那里听到的是一个神秘的敌人的进攻传说和一个维持和平的特别祈祷。他离开教堂时，买了一份《评判员报》。他看到了报上的消息，很是激动，便到滑铁卢车站去打听一下火车恢复了没有。尽管卖报人高声喊着惊人的消息，公共马车、出差马车上的乘客，骑自行车的人和许多走路人都照样穿着漂亮的节日衣服，很镇静地听着消息。几乎所有的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只有那些有亲戚在危险地区的人才感到不安。我的弟弟在车站上第一次听说伦敦同温莎和契切间的电讯联系中断了。搬运员告诉他，说早晨从巴爱弗利特和契切车站接到了好几个重要的紧急电报，但是现在却突然中断了。我的弟弟从搬运员那里打听不出更确切的消息。“战争正在威勃利奇附近进行着。”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全部消息。

火车的行驶情形很混乱。一群人聚集在火车站里等着亲友到来。一个白发老先生高声大骂西南铁路公司。

“应该把它整一下才对，”他嘟哝着。

从李希蒙、彼特尼和金斯顿开来了两三次列车。车上的伦敦居民原是出去划船的，可是发觉水闸关闭着，因此觉得空气紧张，赶紧回来了。

我的弟弟和一个身穿蓝白色运动装的男人聊天。

“许多人坐着小车、运货车和一切遇到的交通工具，带着箱笼家具到金斯顿去，”他说，“他们是从莫莱赛、威勃利奇和魏尔顿出来的。据他们说，契切附近听到了震耳的炮声，骑兵劝告居民赶快离开，因为火星人在向他们逼近。我们在汉普登宫殿车站附近听到了炮声，但是我们却以为是雷鸣。这是些什么怪物？火星人是不能爬出坑洼的。我的话对吗？”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弟弟没法子回答。

稍微过了一会儿工夫，他发觉地下铁道的乘客身上也感染着一种模糊的惊慌不安的神情。星期日出游的旅人们，不知怎的，都提早从西南方所有的别墅区——从巴尼斯、温勃尔登、李希蒙公园、寇和等地——回来了。但谁也不能说出一些正确的消息。凡是和铁路工作有关的人，似乎都很生气。

五点钟光景传出了一个消息，说在西南和东南车站间通常不通车的路线现在要通车了。这个消息使得聚集在车站里的人很激动。车厢里挤满了兵士；货车上放着大炮。这些大炮是从胡尔维区和恰赛姆运去保卫金斯顿的。人们和兵士们开起玩笑来了：

“你们要被他们吃掉了！”

“没关系，我们是驯兽人！”还有一些类似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以后，一队警察走进了车站，开始赶走站台上的人群。我的弟弟就走到街上去了。

教堂里打起了晚祷的钟声。一队救世军的姑娘唱着赞美诗顺着滑铁卢路走去。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在桥上望着往下游漂去的一个个奇怪的褐色泡沫。

太阳下去了。钟楼和国会大厦清楚地映在只可想象的、最平静的天空中——万道金光，围着一堆堆万紫千红的云朵。据说河里刚才流过一具尸体。一个路人——据他自己说是个后备军人——告诉我的弟弟，说他在西面看见了日光信号机发出的信号。

在威灵敦街上，我的弟弟遇到了两个活泼的卖报人。他们刚从弗利特街上奔出来，手里拿着登有惊人标题的、油墨未干的报纸。

“可怕的灾难！”他们争先恐后地喊着，“威勃利奇附近的战事！详尽的报导！火星人被击退了！伦敦在危险中！”

我的弟弟只好花了三便士 买了一张报纸。

现在他才明白，从火星上降落的这些怪物是多么厉害，多么可怕。他懂得这并不是一小撮微小的迟钝家伙，而是使用着巨大机器的理性生物；他们能很快地移动，发出的攻击强烈得连射程最远的大炮也抵挡不了。

报纸上描写他们说：“这是些蜘蛛形的大机器，有百来英尺高，行动速度跟快车一样，能喷出强烈的热光。”随后写道，伪装的大炮——主要的是野战炮——已经安置在霍散尔草地的周围，尤其在通往伦敦的大路上集结了巨大的兵力。记者们曾经看见五架机器在向泰晤士河进发；很侥幸，其中一架被击毁了。其他发出的炮弹都没有能击中目标，炮队一瞬间就都被热光烧毁了。报纸上也提到了士兵死亡很多，但是一般说来，报纸上的论调是乐观的。

总之，火星人是被击退了！这说明了他们并不是打不败的。他们退到由三个掉在胡金附近的圆筒构成的三角地带。侦察员带了日光信号机，正在从各方向他们推进。大炮很快地从温莎、朴次茅斯、阿尔段孙、胡尔维区，甚至从北方运来，其中有从胡尔维区运来的远射程的九十五吨重的大炮。大约有一百六十门大炮布置在阵地上，主要的是保卫伦敦。用这么快的速度集结这么大的兵力，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呢！

大家都巴不得所有新掉下来的圆筒，都会被已经准备好发出去的最强烈的爆炸物炸毁。报告上说：“毫无疑问，情况是最奇怪最严重的，可是居民用不着恐慌。当然，火星人是可怕的，但是他们人数不满二十，而我们却有几百万呢。”

按照圆筒的尺寸，当局很有根据地推定，每个圆筒里至多只有五个火星。这么算来，他们总共是十五人。至少其中一个已经被打死了，打死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如果有火星人逼近的危险，当局将及时警告居民，并且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西南郊区的居民了。这个半官方性的报告最后说，伦敦很有把握可以没有危险，同时坚决相信当局有力量克服一切困难。

这个报告是用最大号的字体印的，纸上的油墨还没有干。编辑部也没有时间在报纸上添上一句按语。据我的弟弟说，为了刊载这个报导，报纸上的其余各栏都给抽出了地位，被割裂得不成样子。在威灵敦街上，号外被抢购一空，在河滨马路上，一群卖报人吵吵嚷嚷的。甚至公共马车上的乘客也探出身来要买一份。河滨马路一家地图店的排门给除去了；一个穿上节日服装、戴着淡黄色手套的人正站在橱窗里面，把一张秀兰地图急急忙忙地贴在玻璃上面。

我的弟弟拿着报纸，从河滨马路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路上遇到了几个

便士是英国的货币单位。

从西秀兰逃出来的难民。一个男子推着一辆像卖青菜的人所用的小车；他的妻子和两个男孩子坐在小车内，车里堆满了家具。小车从韦斯敏斯德桥那边推来，后面是一辆装干草用的货车，车里坐着五六个携带箱笼包袱、服装整齐的男子。逃难人脸上都露出恐慌的神色，跟公共马车上穿着盛装的乘客一比，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们惊奇地从马车里向外望着。逃难人犹豫地在十字路中的小花园近旁站定了脚，然后沿河滨马路走往东去。他们后面是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男子，他骑着一辆老式的三轮自行车，后面的一个轮子比前面的两个小。他脸色苍白，满身肮脏。

我的弟弟向维多利亚街转去，又遇到了一群难民。他的脑子里掠过一个模糊的希望：可能会遇到我。他看见指挥交通的警察增加了。有些难民跟公共马车里的乘客聊天。有一个难民肯定说他看见了火星人。

“我告诉你们，这是高跷上的锅子，走起来却像个人！”

大多数难民被不久前那些印象搞得很激动，心神不宁。

新到的客人把维多利亚街上的菜馆都挤满了。在所有的十字路口，人们成群结队地在看报，激动地谈话，或者望着那些不平常的来客。难民越来越多。据我的弟弟说，到傍晚的时候，街上仿佛是赛马日埃泼塞姆赛马场附近的情形。我的弟弟好几次想和逃难的人谈话，可是他们的答话都是十分含糊的。

没有人能说出一些关于胡金的消息。不过，有一个人向他肯定说，昨夜胡金就已经完全被毁了。

“我是从巴爱弗利特来的。”他说，“今天清早，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来敲每一家的门，劝告我们尽快离开。后来军队到来了。我们出去一看，南面只是一片浓烟，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人从那边走过来。随后我们听到了从契切那边传来的炮声。许多人从威勃利奇涌来。我锁上了门，便跟着别人走去。”

这时，城里各处地方都表示对政府不满。大家咒骂政府，说它没有力量对付火星人，使国家遭到这样的灾难。

八点钟光景，伦敦南部传来了炮声。由于大街上的喧声，起初我的弟弟没有听到它，但是后来转入了河边比较僻静的街道，就清楚地辨认出炮声来了。

八点一过，他从韦斯敏斯德回到摄政公园附近自己的公寓里。他很为我担心，完全明白这次我国遇的灾难多么严重。跟我一样，他有一会儿充满了战斗的热情。他想起那些沉默而正待发射的大炮、那些东奔西逃的难民，尽力要想象出那些“在高跷上的、百英尺高的锅子”。

他在牛津街上遇到两三车难民，在梅列莱蓬路上又遇到了一些。但是消息传播得很慢，因此在摄政街和朴特兰德路上还是挤满了通常星期日在那里散步的行人，虽然在有些地方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谈论着最近的事情。在摄政公园那边，正像平时一样，一对对默不作声的情侣在稀少的汽油灯下面溜达着。夜晚又暖又静，稍微有些闷热。炮声时起时息。午夜以后，南面闪起了闪电似的亮光。

我的弟弟把那张报纸读了又读，担心我出了事故。他安不下心来，因此吃过晚饭，又没有目的地上街溜达去了。后来他回到公寓，心绪不宁地温习了半天他抄的讲义。午夜以后他上床睡觉，可是不一会儿，在朦胧的睡梦中

被一阵小锤敲门声、人行道上的脚步声、远处的击鼓声和钟声惊醒了。淡红色的反光映射在天花板上。他躺了一会儿，拼命想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世界末日到了呢，还是整个世界发疯了？后来他霍地从床上跳起，奔到了窗前。

他的房间是在顶楼上。他啪哒一声把窗子打开，便听到街上传来的喊声。许多睡眼惺松、衣冠不整的人都从窗子里探出头来，互相打听消息。

“他们已经很近了！”一个打门的警察喊道，“火星快要到了！”接着他匆忙地到隔壁去了。

各教堂都敲起了凌乱的警钟。阿尔巴尼街上的军营里，吹起了喇叭，打起了铜鼓。门户噼啪地响着；街对面屋子的窗户里闪出黄澄澄的火光，在漆黑中看来，它特别地明亮。

街上飞驰过一辆有窗帘遮着的马车。轮子的响声突然从街角里冲出，到了窗下竟成为震耳的巨响，接着就在远处消失了。后面又驰过两辆出租马车——这是整整一长列驰往恰克农场车站的马车的先锋。乘客们到了那里，坐上西北路线的临时列车，这时已经不能通往欧斯登了。

我的弟弟从窗里望了好久，惊讶得愣住了。他看见警察们从一家跑到另一家去，用小锤敲门，传达一个什么命令。突然，房门打开了，隔壁房间一个人走了进来。他只穿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和一双拖鞋；一条背带在背后摇晃着；头发乱蓬蓬的。

“这是什么鬼事情？”他问，“失火吗？乱腾腾的成个什么样子！”

他们两人从窗子里探出头去，竭力想弄清楚警察在喊着什么。一群人从旁边街道上涌出，集结在街角里。

“这是什么鬼事情？”他的邻居又问。

我的弟弟嘟哝了一声回答他，接着就去穿衣服。他每穿一件便跑到窗口看看街上的情景。不知从哪里奔出了几个卖报人；他们出售几张发行得特别早的报纸，大声喊道：

“伦敦在窒息的危险中！金斯顿和李希蒙的防御工事被占领了！泰晤士流域内可怕的大屠杀！”

不论下面的公寓，或者隔壁的屋子，或者街对面的屋子，或者公园后面的屋子，或者梅列莱蓬所有无数街道上的屋子，或者在威斯特朋公园区和圣彭克拉斯教区的屋子，——再向前往西往北到吉培恩、圣约翰森林和海姆泼斯登，往东到旭亚迪区、海勃莱、哈葛斯顿和霍克斯顿——总之，在从伊林到东海姆的这一个伦敦大区域内，大家都在擦着眼睛，打开窗户，望着街上，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急急忙忙地在穿上衣服。快要到来的暴风雨所发出的第一阵惊慌气息掠过了大街小巷。大恐慌开始了。星期日晚上还是睡得安安稳稳的伦敦人，星期一早晨醒来却敏锐地感觉到了死亡的危险。

因为在窗子里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我的弟弟便下楼到街上去。屋顶上空升起了红色的朝霞。奔跑的人群和大队的马车越来越多了。

“黑烟！”他听到了哭声，“黑烟！”

恐惧像瘟疫那样传布开来。我的弟弟犹豫不决地站在门边，看见了一个卖报人便买了一份报纸。卖报人跟着大家一起奔，沿路出卖报纸，每份一先令——暴利和胆怯荒唐地结合在一起了。

我的弟弟在报上看见了总司令发出的一篇大事不妙的报导：

在英国，门口通常没有电铃而挂着一个小锤，屋主人一听到小锤敲门的响声就应声出来开门。

“火星人用火箭放射出大量的黑色毒烟。他们消灭了我们的炮队，毁坏了李希蒙、金斯顿和温勃尔登，慢慢地在向伦敦进攻，一路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扫除得一干二净。无法阻住他们。除赶快逃奔以外，对于黑烟毫无解救方法。”

这就是全部消息。但是这些也就够了：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居民都在骚动中，东窜西逃，沿街乱奔。大家汇成一条密集的人流，向北方涌去。

“黑烟！”传出了喊声，“快逃命啊！”

邻近的教堂打起了警钟。一辆横冲直撞的马车在叫骂声中冲出，碰上了一个水槽。淡黄色的灯光在住屋的窗户里闪烁着；几辆出租马车上的夜灯还没有熄掉。然而曙光已经在高空越照越亮——它是明亮的、冷冷的、静静的。

我的弟弟听到房间里和楼梯上都有匆忙的脚步声。他的女房东走出屋子，用一条围巾扎住了睡衣，她的丈夫跟在她后面拖着脚步走，嘴里在嘟哝着什么话。

这时我的弟弟终于明白大事不妙，赶快回到自己屋里，拿起所有的现钱——大约十镑光景——揣在袋里，然后匆匆走出门去。

15 . 发生在秀兰的事情

正当牧师跟我坐在哈利福特田野的篱笆下面胡说八道，而我的弟弟在望着一群难民走过韦斯敏斯德桥的时候，火星又采取攻势了。

从目击者的前后不符的叙述中，可以肯定在九点钟以前，大多数火星还留在霍散尔草地的坑洼里面。他们都忙着搞一项跟发放黑烟有关的紧要工作。

但是有一点也已经确定，还在晚上八时光景，其中三个就离开了那里。他们很慢可是很小心地走过巴爱弗利特和毕尔福特，向列泼莱和威勃利奇进发，在落日的余晖中到达了准备好开炮的炮队前面。火星并不是一起走的；他们走成一条横线，彼此离开有两公里。他们谈话是用一种喊声，有时高，有时低，仿佛警笛的响声。

我们在上哈利福特听到的就是这种喊声和炮声。在列泼莱的炮手都是些没有经验的志愿兵。他们不应该被派到这种阵地上来，因此他们过早开了一排没有效果的炮，接着东奔西逃——有的骑马，有的步行。而火星甚至热光也没有放，便安稳地穿过大炮，走过阵线，然后突然把驻扎在彼希尔公园的炮队消灭了。

但是圣约翰山那里，炮兵的长官比较有本领，可能他们的阵地也比较有利。他们躲在松树后面，没有被最接近他们的那个火星看见，像在受检阅时那样仔细地把炮位安置妥帖，在火星朝他们走近到大约一千米的时候才开出炮来。

炮弹在火星四周爆炸起来。他走了几步，一个摇晃便倒在地上。兵士们大声欢呼，用很快的速度又把炮弹装上。倒下去的火星发出一声拖长的吼声，立刻另一个发出亮光的巨人就在树顶上出现来接应他。看样子，炮弹击坏的是三脚武器上的一只脚。第二次齐放的炮弹没有射中。炮弹从倒在地上的火星头上飞过上。其他两个巨人立刻举起热光箱，对准了炮队。所有的弹药箱刹那间都飞上天空，松林着火，全体炮手中只有两三个逃到山后的保住了性命。

走近来的两个人星人站定了。看来他们是在商量什么事情。注视他们行动的侦察员报告说，他们停留了有半点钟光景。倒下去的火星是一个棕色的小人，远望好像一个菌头。他笨拙地从自己的铁罩里爬出，动手修理三脚武器。在九点钟前他已经把工作做好，于是他的铁罩又在树林上面出现了。

晚上九点过后几分钟，另外四个火星走来和这三个火星会师，每人都带着一个巨大的黑管。他们把同样的黑管交给先来的三个火星。然后他们七人在圣乔治山、威勃利奇和列泼莱西南的赛特村间散成一条曲线，彼此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一等到他们开始出动，山上就发出信号火箭，警告驻扎在迪登和爱歇附近的炮队。这时，新到的四个也有黑管配备的作战机器渡河来。当我和牧师又困又累地拖着脚步，顺着从哈利福特通往北方的道路走去的时候，我们前面突然出现了两个映在斜阳中的黑东西，就是这种作战机器。我们觉得它们仿佛在云层上移动着，因为笼罩在田野上的乳白色迷雾上升到了它们三分之一的高度。

牧师一看见巨大的三脚武器，便压低嗓子惊叫一声。撒腿就逃。但是我知道逃是逃不掉的，所以我拐了个弯，在满是露珠的荆棘和荨麻中爬进一个

路边的大沟。牧师回头一望，看见我的行动以后，便向我奔回来了。

两个火星星人站住了：靠近我们的一个面朝秀兰站着，另一个朝着斯顿那边，背对我们，所以看不太清楚。

火星人的吼叫停止了。在一片寂静中，他们占据了圆筒周围一个宽阔的半月形的阵地。半月形上两个尖头的距离有十八公里。自从火药发明以来，战争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寂静中开始的。

我们觉得（在列泼莱的任何观察者也一定有这样一个感觉），在这个被新月、繁星、落日的余辉和圣乔治山及彼希尔着火树林所发出的红光照亮的黑夜中，火星人是唯一的主宰。

但是这个半月形的正对面，不论在斯顿、汉斯洛、迪顿、爱歇、奥克海姆，在河南的森林和山岗后面，在河北低矮的茂草后面，在树木和房屋后面，到处都布置好了大炮。信号火箭冲入云霄，然后像火花似的散落在黑暗之中。炮手们的精神都是极度地紧张。只要火星星人向火线推进，所有这些一动不动的人的侧影和所有这些在暮色苍茫中发光的大炮，都会投入一场震天动地的战斗。

毫无疑问，跟我一样，几千个警觉的人们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火星星人是否明白他们是在和谁作战呢？他们是否想到我们有好几百万人，而且都是组织周密、纪律严明、行动一致的呢？也许是，对他们说来，我们的射击、我们炮弹的突然爆发、我们对他们营地再接再厉的包围，就好像我们看到受惊的蜜蜂群的猛攻吗？难道他们竟狂想要消灭我们吗？（这时还没有知道火星星人吃什么东西。）我望着那个站岗的火星星人，脑子里掠过了数百个这样的问题。同时我还想到：伦敦已经准备好迎击敌人吗？他们掘好了陷阱没有？他们能把火星星人骗到汉斯洛火药库的圈套里来吗？伦敦人有没有这个魄力和决心，把自己的大城变为满天火光的莫斯科呢？

我们觉得，过了很长的一段期待时间以后，地面上传来了远处射出的炮声。随后传来了更近的第二响，接着是第三响。那时站在我们旁边的那个火星星人高高地举起了自己的管子，像开枪似的用它发射，发出一阵使得土地震动的轰响。那个面向斯顿的火星星人也照样发射。既没有火焰，又没有浓烟，只是很大轰响罢了。

我被这样接二连三的轰响吓慌了，竟忘掉处境的危险和自己烫伤的双手，爬上篱笆，朝着孙勃莱直望。又响起了新的炮声，一颗炮弹高高地在我头上飞过。我以为这次可以看见浓烟或者火光，或者一些破坏景象了，但是看见的却只是仅有一颗孤星的深蓝色天空和一片弥漫在地面上的白雾。没有起火，也没有爆炸。总共只是一分钟的时间，随后又是一片寂静了。

“出了什么事？”牧师问。

“天知道，”我回答。

一只蝙蝠飞过去，接着不见了。远处传来一阵喊声，接着又消失了。我向火星星人一望，看见他现在又快又稳地顺着河岸往东方去了。

我盼望着立刻就有一颗从埋伏中的大炮里发出的炮弹把他击中。但是没有东西来打破这宁静的黑夜。火星星人的身影越来越小，不一会儿就被迷雾和黑暗吞没了。受着好奇心的驱使，我们爬得高些。在孙勃莱那边，隐约可见一个黑点，仿佛刚才出现的一个尖锥体的小山，把远处遮没了。在河对面

的远处，我们望见了另一个这样的小山。在我们的凝视中，这种仿佛小山的侧影变得低而阔了。

我被突如其来的念头一吓，向北方望了一眼，在那边也看见了一个模糊的黑色的山岗。

一切全是异乎寻常的寂静。只是在东南方很远的地方，火星人在互相喊着。由于他们远处的武器的轰响，空气又抖动了，可是地面上的炮队却没有回炮。

我们起初没有能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才弄清楚这些不祥的、在黑暗中变阔的黑山岗的意义。按照我们所不懂的信号，每一个火星人大炮似的管子里，向着每座小山、每片树林、每所屋子，一句话，向着所有可以作为我们炮位掩蔽部的地方发射出巨大的铁筒弹。有几个火星人大炮发射出一颗铁筒弹，有几个火星人大炮发射出两颗。举个例说，我们所看见的那个火星人大炮就发射出了两颗。据说，站在列泼莱那里的一个火星人大炮竟发射了五颗。铁筒弹着地粉碎，并不炸裂，却缓慢地发出一大团浓重的、墨水似的热气，这团热气起初向上升起，形成了一个模糊的黑色山岗——一座气体的小山，后来往下降落，慢慢地在地面所有的地方伸展开来。所有的动物一遇到这股热气，吸入那刺鼻的气体，立刻就死掉了。

这股热气是沉重的，比最浓的烟还重。它喷出以后就降在地上，像液体那样浇在地上，从山上直流到谷地，流入洼地，流向河岸，仿佛碳酸从火山隙缝中流出一样。热气遇到了水，就起了一种化学作用。由于这种化学作用，水面上立刻起了一层下沉得很慢的灰尘似的浮沫。这层浮沫是完全不溶化的，所以尽管有气体的毒素，在除去水中的沉淀以后，这种清水还是可以喝而不会损害健康的。这种热气并不像真正的气体那样，散布在空气中。它漂浮在平地上面，顺着斜坡流动，不受风的影响，很慢地和迷雾湿气混在一起，变成黑灰样子降在地上。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个物质的成分，只知道其中有一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元素，在三棱镜蓝光里发射出四条线来。

黑烟在向上猛烈喷出，形成一股圆锥形的气体以后，就紧贴在地面上，所以只要在五十英尺高度上面，不论是屋顶上，或者是高楼的上层上，或者是高树上，都可以避免它的毒害。这天晚上，这一点就在恰勃翰街和迪顿获得了证明。

一个在恰勃翰街侥幸脱险的人，讲起了这个环状气流的奇事。他从教堂尖塔上直往下望，看见在黑气里露出的屋子仿佛像幻影一样。虽然是又累又饿又热，他还是在尖塔上待了一天半。被远处小山环抱着蔚蓝色天空下的大地，似乎盖上一层黑色的天鹅绒，有些地方在阳光中悬挂着红色的屋顶和绿色的树梢；树丛、大门、仓房和墙壁都蒙上了一层黑气。

这是因为在恰勃翰街上，火星人大炮没有把黑烟弄散，让它渐渐地降到地上。在一般情形下，火星人大炮把敌人消灭以后，就在气体上喷出一股普通的水汽，使空气澄清。

在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把气体驱散的。我们回到上哈利福特以后，在星光下，从一家空屋的窗户里观察到的就是这个情景。我们还看见探照灯的亮光照射在李希蒙山上和金斯頓山上。午夜十一点光景，窗上的玻璃震动作响，我们听到了攻城重炮的轰鸣声。大炮对着在汉普登和迪顿一带看不见的火星人大炮继续轰击了一刻钟光景。后来白色的电光熄灭了，继起的是一个巨大的红光。

这时飞下了第四个圆筒。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明亮的绿色星体，落在毕歇公园里面。还在李希蒙和金斯頓一带发炮以前，从西南那面传来了凌乱的炮声。这大概是炮兵在胡乱开炮，直到黑气把他们全部闷死了。

就像人们用烟熏黄蜂巢一样，火星人有条不紊地用这个窒息气体散发在伦敦附近各地。新月形的两个尖头缓慢地分开，直到最后这些进攻的火星人都成为一条直线，从汉威尔直到孔培和马尔登。他们那个致人死命的管子整个晚上在前进中。自从一个火星人在圣约翰山附近被击落以后，他们再也不让我们炮兵有一个击中他们的机会。他们对于有掩蔽的大炮，就发射那喷出黑气的铁筒弹，对于没有掩蔽的大炮，则射出热光。

半夜里，李希蒙公园斜坡上着火的树木和金斯頓山上射出的红光照亮了一片黑烟，它在整个泰晤士河谷上打转，伸展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去。两个火星人在黑烟里踱来踱去，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咝咝响的气流。

这个晚上火星人都很爱惜热光，也许是他们制成这种光线的备用原料并不多，也许是他们不愿意毁灭全区，只是尽力想击破和压制一切的抵抗。毫无疑问，这个目的他们是达到了。星期日晚上最后一次对他们的进攻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此后就已经没有人再敢跟他们作战了。鱼雷艇和水雷舰带着快射炮开往泰晤士河上游，结果船员们拒绝停在河里，发动哗变，下海去了。过了这一夜，反抗火星人的唯一办法只限于埋上地雷和掘好陷阱了。但是就连这些，人们也是时做时辍，在心乱如麻的情绪中做成的。

大家不妨尽力想象一下那些驻在伊希尔、在暮色中紧张地等待着敌人进攻的炮兵们的命运！他们是全数牺牲了。大家也不妨想象一下准备作战的炮队的情景：警觉而机敏的军官、在炮位上的炮手、堆在近旁的炮弹、炮车和弹药箱车的驾驶员、一群竭力要走得近些的观众、夜晚的寂静、救护车和容纳从威勃利奇撤回的满是烧伤的伤员的医疗帐篷……最后是从火星人的那边发出的一阵低沉的轰响声，在树上飞过、在近旁田野里炸裂的笨重的炮弹。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把朦胧的黄昏变成漆黑的夜晚的环状和弯形黑烟散开来，引起了多大的惊慌。这个不可思议的可怕的敌人——气体——正在带走它的牺牲品。人马惊慌地奔跑，陷入大混乱中。传来哀泣声；大炮都丢掉了。临死前痛苦地蜷作一团的人体上蒙了一层泥土。黑烟的尖锥体越扩越大了。最后是死亡、黑暗和笼罩在尸体上的一片沉静而浓密的黑烟。

在天亮以前不久，黑烟已经蔓延到李希蒙的各条街上。正在瓦解中的政府机构作了垂死前的最后挣扎以后，只得向伦敦居民宣布必须赶快逃命。

16 . 退出伦敦

在世界第一大城市里，星期一清早所掀起的一场惊慌浪潮，是很难想象的。一小群一小群的逃难人不一会儿就汇合成一条巨流，在车站附近像激动的泡沫那样涌来涌去，在泰晤士河上船舶旁边你推我撞，或者争先恐后地顺着通往北方和东方的街道奔去。十点钟光景，警察机关瓦解了；到了中午，连铁路机关也解体了，最后在社会整体的迅速瓦解中，它们全都无影无踪了。

泰晤士河北各铁路线的工作人员和伦敦市东南区的居民，在星期日午夜前已经接到危险来临的警告。在夜间两点钟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人们为了争夺车厢里一个立足之地打起架来。在三点钟光景，连主教门街上也挤满了逃难的人流。在离车站两百米处的地方，在利物浦街上响起了枪声，发生了械斗。派去指挥交通的警察，都已筋疲力尽，满肚子的火气，就用自己的棍子打那些他负有保护责任的人的脑袋。

不一会儿，火车上的司机和司炉都不愿回到伦敦来了。一群群惊慌失措的逃难人都争先恐后地离开车站，沿着路基往北逃去。到中午时分，在巴尼斯那里有人看见了一个火星人。慢慢地往下沉落的一片黑气，蔓延到了泰晤士河上和兰培斯低地的上空，截断了人们过桥逃命的去路。另一片黑气蔓延到伊林上空，仿佛海水围绕岛屿一样，把炮台山的山顶围住了。山顶上的居民还没有死，可是也逃不出来。

我的弟弟想在恰克农场车站乘西北线的火车，可是没有成功。货车站台上的一个火车头笔直地从吵吵嚷嚷的人群中开过，几个健壮的小伙子好容易把大家阻住，不让他们把司机的脑袋在锅炉上撞破。我的弟弟从恰克农场路转弯，在一群奔驰着的马车之间曲曲折折地穿过马路，总算运气好，当上了打开自行车行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在打架中，他的一只手腕受了轻伤。当他把一辆自行车拖出橱窗的时候，他抓住的一个车前胎炸了。但是我的弟弟仍旧骑上这辆自行车，把它骑走了。他没有能骑上哈弗斯托克山的斜坡，因为那里有几辆翻倒的马车。他沿着贝尔萨兹路骑去，离开了惊慌失措的城市，转入爱琪卫亚大路，第二天早晨七点光景总算到了爱琪卫亚。虽然他又累又饿，可是总比大队难民先到了一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农民，他们都惊讶地望着他。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几个骑马的人和两辆汽车超过了他。在离开爱琪卫亚大约两公里的地方，自行车的一个轮圈断了，那辆自行车就完全没用了。他把它扔在路边，步行向村子走去。大街上的店铺都开着。许多居民聚集在人行道上，从门窗里望着那些蜂拥而来的逃难人，觉得很奇怪，这时候，这些才是第一批到来的难民呢。我的弟弟总算在一家旅馆里吃到了些东西。

他在爱琪卫亚待了一会儿工夫，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逃难的人越来越多。跟我的弟弟一样，有许多人想停留下来。因为听不到关于火星人的消息。

路上人很多，可是还不能算挤。开头大多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出现了风驰电掣的汽车和马车；通往圣阿尔彭斯的路上扬起一层浓密的灰尘。

也许因为我的弟弟模糊地想起了住在契姆斯福特的朋友。终于使他转入一条通往东方的僻静的村道。他走近一个篱笆，穿过了它，顺着小路向东北方向走去。他走过了几所零零落落的农家小屋和几个不知名的小村子。他看见的逃难人并不多，直到最后，他在高巴耐特附近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巷里遇到了两个女人，她们随后就成了他的旅伴。他恰好及时赶到，救出了她们。

我的弟弟一听到有叫喊声，赶快转到巷角里去，看见两个无赖正用暴力把她们从一辆驾着一匹小马的双轮车里拖出来，第三个无赖却好不容易才拉住了受惊的小马的脑袋。一个身材不高、穿着白衣服的女人毫无办法地惊叫着。另一个黝黑而端庄的女人拿着一根鞭子，往那个拉住她手的男人的脸上打。

我的弟弟立刻明白这里出的是什么事情，便叫喊一声，赶上前去。一个无赖离开了那个女人，向我的弟弟冲来。我的弟弟原是一个有本领的拳术家，一看见这个家伙脸上的表情，便知道不打不行了。他一步跳到前面，立刻把这个坏家伙打倒在轮子下面。

这里不需要骑士的礼貌。我的弟弟一脚把倒在地上的家伙踢开以后，便拉住第二个无赖的领子，他正抓住那个瘦弱的女人的手呢。我的弟弟听到了马蹄声，脸上给抽了一鞭，接着那第三个无赖在他的鼻梁上狠狠打上一拳。这么一来，那个被他拉住领子的无赖就脱出身来，顺着村道逃掉了。我的弟弟给那一拳打得有点昏，还是留下来一对一地对付那个刚才拉住小马的无赖。这个结实的家伙又打来一拳，可是我的弟弟先发制人，狠狠地一拳直打在他的脸上。双轮马车东摇西晃，很快地顺着村道退走。两个女人惊慌地望着后面。我的小兄弟向她们追去，后面原先逃走的第二个无赖已经赶回来帮忙了。

突然一个踉跄，我的弟弟倒在地上了。那个赶回来的人已经到了身边，当我的弟弟站起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对付两个敌人。他有点招架不住，但是这时候那个年轻的女人拉住了马，赶来给他帮忙了。她有一支手枪，后来才弄明白，当无赖们拦住马车的时候，那支枪正放在车座下面。现在她拿起手枪，在六码内开起枪来，差点儿没把我的弟弟打中。一个胆子较小的无赖立刻撒腿逃走。其他一个向他追去，一面骂他胆小如鼠。两个家伙在小巷头上站定了，他们的伙伴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您请拿着吧，”那个黑脸的妇女把自己的手枪交给我的弟弟。

“请赶快坐上马车，”我的弟弟一面劝她，一面擦去裂开的嘴唇上的鲜血。

她沉默地转过身去。我的弟弟和她都沉重地喘着气，向那个穿着白衣服的妇女走去，她正在竭力拉住那匹受惊了的小马。

无赖们不再打算动手了。我的弟弟回头一望，看见他们走开了。

“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坐在这里吧，”我的弟弟说完，就在前面一个空坐位上坐下了。

那个女人侧着头望了他一眼。

“请您把缰绳给我吧，”她说，接着就抽上一鞭。

隔了一分钟，无赖们已经在路弯后面看不见了。

我的弟弟就这样完全出乎意外地和这两个女人坐着马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嘴唇破了，下巴肿了，手节骨上血迹斑斑。

他后来弄清楚了，女人中一个是斯登摩尔的乡村医生的妻子，另一个是医生的妹妹。这个医生清早从宾南的一个重病人那里回家，在车站上听到了火星袭击的消息。他赶快回家，叫醒了妻子和妹妹（一个女仆人是在两天前离去的），带了些食物，还把一支手枪塞在座下（算我的弟弟走运），然后叫她们赶快到爱琪卫亚乘火车去。他自己留了下来，以便把这个消息告知邻居。他答应在早晨四时半左右赶上她们。但是现在已经九点多钟，他还没

有来。蜂拥而来的难民使她们无法在爱琪卫亚停留，因此只得到僻静的村道上来。

这些话，是她们在新巴尔涅特附近停车前拉杂地讲给我的弟弟听的。他答应在她们作出决定以前，或者那个失踪的丈夫追上她们以前，决不离开她们。为了使她们定心起见，我的弟弟虽然不会开枪，却说他是个优秀的射手。

他们在路旁停下来，那匹小马开始吃篱边的草。我的弟弟把自己逃出伦敦的事情讲给她们听，并且告诉她们关于火星人的消息。太阳越升越高，转眼间他们活跃的谈话就变成了苦闷的期待。村道上走过了几个行人。我的弟弟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消息。他听到的每句片断的答语，都使他更深切地了解当前人类受到了多大的灾难，因此更深信必须继续逃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同伴。

“我们有钱呢，”那个年轻的姑娘说。她原先有些踌躇，但是当她的目光和我的弟弟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再犹豫了。

“我也有钱，”我的弟弟回答她。

她说她们有三十金镑和一张五镑的纸币，也许她们在圣阿尔彭斯或者新巴尔涅特可以坐上火车。我的弟弟见过伦敦居民拼命上车的情况，所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建议通过爱萨克斯到哈维区去，在那里上船离开英国。

爱尔汶斯东夫人（就是穿白衣服的那个女人）什么都不听，坚决要等她的“乔治”。但是她的小姑却很明白事理，终于同意了我的弟弟的意见。因此他们向巴尔涅特走去，打算越过大北公路。我的弟弟拉住马勒，希望节省些马的力气。

太阳升上高空，天气变得非常炎热。一层浓密的白尘弄痛了脸，模糊了视线，所以他们只能很慢地前进。由于尘土，篱笆变成了灰白色。当旅人们快到巴尔涅特的时候，听到了越来越大的轰响声。

他们遇到了许多人。这些难民都是筋疲力尽，又脏又闷，前言不搭后语地喃喃说出一些问语。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凝视着地面，走过他们面前。他们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回头望望他，只看见他一手抓住头发，一手打着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在精神失常发作平息以后，他又拖着脚步往前走，从没有回头望过一眼。

在走向巴尔涅特南面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的弟弟和他的同伴们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孩，带着另外两个孩子，正在路旁的田里走着；一个穿着肮脏的黑色工作服的男子拖着脚步跟在后面，一手拿着一根粗棍子，一手提着一只小箱子。后来，从大路附近那些别墅之间的一条小巷的转弯地方跑出了一辆马车。这辆马车套上一匹满是汗珠的小黑马；赶马的是个瘦弱小伙子，头上戴一顶给灰尘弄成灰色的阔边帽，马车上坐着三个姑娘，看来像东端工厂区里的女工，还有两个小孩子。

“上爱琪卫亚怎么走法？”那个神色张皇、脸色发白的马车夫问。我的弟弟告诉他应该往左走，他也没有道谢一声，便立刻抽上一鞭，把马车赶走了。

突然，我的弟弟看见面前升起了一股灰白色的烟或者雾，它在房屋之间慢慢上升，蒙住了大路后面一排白色的房屋，大路前面是一长列别墅。爱尔波斯东夫人一看见在炎热的蓝色天空下、在屋顶上跳跃的红色火舌，便惊叫起来。在模糊不清的响声中，现在可以听到混杂的声音，是许多车轮的辘辘声和马蹄声。在离开十字路口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村道来了一个急转弯。

“天呐！”爱尔波斯东夫人叫喊道，“您把我们赶到哪里去啊？”

我的弟弟拉住了马。

大路上是一条汹涌的人流，乱糟糟地在向北方奔去。一股给阳光照得白亮耀眼的灰尘，在地面上升起六米多高，像白幕一样把所有的东西团团围住。挤作一团的马呀，人呀，马车呀，连续不断地扬起了一股股灰尘。

快到那个村道和大路汇合的地方，真像走人一片失火时冒出的烟雾中。人声鼎沸，仿佛着了火一样。灰尘更热更刺鼻了。果然，一所别墅正在不远的地方燃烧着。道路上升起一股股旋转的黑烟，情况越发混乱了。

两个男人走了过去；随后是一个带着一个大包、浑身都弄脏了的哭哭啼啼的女人。一只迷路的猎狗吓坏了，一副可怜相，伸出了舌头，在马车旁边打转，给我的弟弟一吓，就逃走了。

在眼睛望得到的地方，密集的、在房屋间涌来涌去的肮脏而拥挤的人流充塞在每条从伦敦通出的道路上。黑脑袋和互相挤紧在一起的身体，在十字路口附近看来更是显明了。他们走了过去，重新又混到灰尘中那一个密密层层黑色人堆里去了。

“往前，往前！”传出了喊声，“让路呀，让路呀！”

后面的人把手撑在前面的人的背上。我的弟弟拉住了马勒。他不由自主地被这股人流吸引过去。他慢慢地、让马一步一步地顺着村道走去。

在爱琪卫亚是一片混乱，在恰克农场是到处恐慌，而这里真正算得上是全体居民在迁徙。这一大批人群的移动是难于想象的。很多人不得不背着村道，渐渐走远了。打路边上走的行人，为了避开车轮，他们互相碰撞，有时失足跌在坑洼里。

马车彼此挤在一起，有时腾出一些空隙让那些等得不耐烦的快速马车过去；它们一有机会就往前冲去，逼得行人只好紧挨在篱笆和别墅大门的边上。

“往前呀！”传来了喊声，“往前呀！他们来啦！”

一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瞎子站在一辆马车里。他挥动着几个弯曲的手指喊道：“永生呀，永生！”他的声音是嘶哑的，可是非常宏亮，因此在他隐没到拐角后面的灰尘里以后，我的弟弟好一会儿还听到了他的喊声。有些坐在马车里的人，毫无道理地鞭打马匹，互相谩骂；有些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副可怜相，茫然若失；有些人在绝望中狠命扭绞自己的手，或者伸开四肢躺在马车里面。马的眼睛都充着血，马嚼子上尽是泡沫。

这里有自备马车、出租马车、运货马车和简陋的马车，还有一辆邮车、一辆写着“圣彭克拉斯教区”字样的清洁车、一辆装满破烂东西的运货大车和一辆轮子上溅着鲜血的啤酒车。

“让开路来！”传出了喊声，“让开路来！”

“永生呀，永生呀！”远处传来了像回声那样的喊声。

这里有穿得破破烂烂的穷妇人，也有带着哭哭啼啼、一步一跌的孩子，以及让他们在旁边拖着脚步走的穿得漂漂亮亮的贵妇人，她们的漂亮衣服上都是灰尘，眼泪使得疲倦的面孔上潮润了。妇女们旁边常有男人走着，他们有些非常客气，有些又狠又粗鲁。还有一些穿着褪色破衣服的乞丐，高声喊骂要挤出路来。有些穿得像店员和伙计的疲弱的人也挤在一起，跟用力冲往前面的身强力壮的工人一起前行。我的弟弟看见了一个伤兵、几个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和一个在睡衣上披上一件外衣的可怜家伙。

尽管人很杂，却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大家脸上都是又倦又慌，可以感

到一种恐惧的神情。不管是路上偶然发出的喧声也好，为了争夺马车里的座位也好，都逼使这个巨大的人堆加快脚步。甚至那些由于恐惧和疲倦，已经只能勉强站住脚的人们，在一瞬间也仿佛触到电流一样活跃起来了。热气和灰尘使得大家感到疲劳；皮肤干燥；嘴唇发黑而裂开了。大家都想喝水，都很疲乏，瘸着腿在走路。在混杂的叫喊中，可以听到吵嘴声、责骂声和疲劳的呻吟声。大多数人的声音都是嘶哑的、微弱的。仿佛唱着叠句那样，大家都三番四复地喊着：

“让开路来，让开路来！火星来了！”

有些人站定下来，走到一旁。村道成斜角形地通入大路。人们有一个不正确的印象，仿佛这条小路是通往伦敦的。人群在村道口形成了一个激流，在这里，力气差一些的人被挤了出去。他们大部分人在这里休息不到一分钟，又投入到人流里去了。

一个男人躺在村道中间，一条腿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破布。两个人压在他身上。他有朋友，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了。

一个小老头，有着兵士那种白胡髭，穿着一件肮脏的黑礼服，瘸着腿从人丛中走出来，坐在地上，脱下皮靴——他的袜子上有血——把里面的小石子抖出，然后又穿上皮靴。一个大约八九岁的女孩子奔到离开我的弟弟不远的篱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不能再走了。我不能再走了。”

我的弟弟从茫然若失中醒悟过来，把她抱起，一面安慰她，一面领她到爱尔汶斯东夫人跟前。女孩子仿佛受了惊一样，默不作声了。

“爱伦！”一个女人从人丛里走出来，哭哭啼啼地喊道，“爱伦！”

女孩子突然挣脱我的弟弟的手，一面喊道：“妈妈。”

“他们要到了，”一个骑着马在村道上走的男人说。

“喂，让开路来！”一个马夫在坐位上欠起身来喊道。

我的弟弟看见一辆四轮马车弯到村道上来。

人们彼此拥挤，退到一旁，免得被马撞倒。我的弟弟将马车贴近篱边停下。马夫赶过马车，在转弯处停了下来。这辆马车照理应该用两匹马拉，可是不知怎的，却只有一匹马拉着。

我的弟弟透过灰尘看出，两个男人从马车里抬出一个人来，小心地把那个白色的担架放在篱边的草上。其中一个人跑到我的弟弟跟前。

“这里什么地方有水吗？”他问，“他快要死了，他想喝水……这是茄立克公爵。”

“前立克公爵！”我的弟弟喊道，“是最高法院院长吗？”

“哪里有水？”

“这里一所屋子里可能有个水龙头，”我的弟弟说，“我们没有水，我不敢离开自己人。”

那人挤过人丛，到拐角处一所房子的大门前面。

“朝前走吧，朝前走吧！”大家挤着他说，“他们要到了！朝前走吧！”

我的弟弟看见一个留胡子的鹰脸男人，手里提着一个不大的旅行袋。旅行袋打开了，金币掉了出来。它们叮叮当地掉在地上，在行人和马匹的脚边滚着。那个留胡子的男人站定了，呆呆地望着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金币。马车上的一根车杠打中了他的肩膀，他惊叫一声，一个摇晃，跳到一旁，差点儿没给一个车轮子压倒了。

“让开路来！”大家向他喊道，“让开路来！”

马车刚刚过去，那个留胡子的男人便伸出手来，又奔到金币那里，把它们一把把地塞进袋里。突然一匹马向他身上冲来。他稍微站起，就给马蹄踩倒了。

“停住！”我的弟弟喊道。他把身旁的一个女人推开，便向前奔去，想把马嚼子拉住。

但是我的弟弟还没有拉住马嚼子，已经传出了一声叫喊；他透过灰尘看见一个车轮子在倒在地上的人身上滚过去了。马夫用鞭子抽打追上去的我的弟弟。人群的喊声把他的耳朵都震聋了。那个不幸的留胡子的男人在自己的金币中间，在灰尘里蜷作一团，站不起来了，因为轮子压断了他的脊梁，轧断了他的双腿。我的弟弟请求第二辆马车的车夫停下。一个骑着一匹黑马的人走来帮忙了。

“把他拖开！”他喊道。

我的弟弟拉住倒在地上的人的领子，用一只手把他拖到一旁，可是那人还是拼命捡他的金币，用一把金币恶狠狠地打着我的弟弟的手臂。

“别停下来，往前走呀！”后面怒气冲冲的声音喊了起来，“让开路来，让开路来！”

传来了坼裂的响声。一根车杠打着了那辆骑黑马的人所拦住的马车。

我的弟弟回头一望，那个抓住金币的人突然把拉住他领子的手咬了一口。

发生了一场冲突：黑马冲到一边，那匹套在马车上的马冲往前去，马蹄差点儿没踩着我的弟弟的脚。他一手放开了倒在地上的人，跳到一旁。不幸的人脸上的狠劲不见了，露出了一副惊慌的神情，不一会儿他就消失在人堆里了。我的弟弟被挤了开来，费了大劲才又回到村道那边。

他看见爱尔兰斯东夫人用一只手遮没了眼睛，一个小孩子带着一副纯粹孩子的好奇神情，注视着驰过的马车轮子下那一堆黑色的一动不动的破东西。

“往后走吧！”我的弟弟喊着，就拉起马缰，“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地狱的。”

他们顺着村道往后走了大约百来米远。怒气冲冲的人群在拐角后面消失不见了。当马车走过的时候，我的弟弟看见了茄立克公爵的一张死白色的歪脸，由于出汗，脸上发出了亮光。公爵躺在篱下的沟内快要死了。两个女人打着抖，一个字也说不出，抓紧了座位。

我的弟弟在拐角后面停住了车子。爱尔兰斯东小姐满脸苍白，她的嫂子在低声哭泣，吓得连自己的“乔治”都给忘掉了。我的弟弟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离开大路走了一段路以后，他明白必须作一个新的尝试，总得到达另一边去。他向爱尔兰斯东小姐坚决地转过身去。

“我们必须往那边去，”他说，接着便把马调过头去。

在这一天里，这位年轻的姑娘第二次表现了她的勇气。为了重新挤入人流，我的弟弟朝前冲去，拉住了一匹向他挤过来的马车上的马。利用着这一刹那间，爱尔兰斯东小姐就把马抽上一鞭，赶上大道。但是他们的马车碰上了一辆路过的带棚货车。就在这一分钟里，他们马车上的一块木板给另外一辆马车上的车杠打毁，从车厢里飞出去。人流一下子就把他们围住，拥着马车前行。我的弟弟的手上和脸上，还留着马车夫一鞭的红条子。他跳上马车，

拉住马缰。

“要是我们后面那个人过于挤紧来的话，那末您就用手枪瞄准他，”他把手枪交给爱尔波斯东小姐说，“不……请您瞄准他的马。”

随后他就等待机会把马车赶到大道的对面去。但是一到人流里面，他们仿佛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乱动的大堆尘土中的一部分。他们和大队难民一起经过了契宾—巴涅特，直到抵达离开镇中心一公里多的地方，才得以到达路对面。这一片喧声和骚动真是无法形容。幸亏大道在镇后面又分开来，总算减少了些拥挤。

他们经过海特列转往东方。在那里的道路两旁，他们看见许多人干脆就在河边喝水；有几个人为了争先到河边去，正在打架。再过去一些，他们在东巴涅特附近的山顶上看见了两列火车，不发信号，缓缓地行进，沿着大北铁路线开去。火车上挤满了人，连燃料车的煤中间也挤满了人。

照我的弟弟猜测，火车上这些乘客是在伦敦市外一个什么地方上车的，因为这时候市中心各车站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因怒气冲冲的受惊人群的干扰而停顿了。最后我的弟弟让马车停了下来，休息一下。这一天里面所受到的风险，使他们三个人疲乏万分，可是他们不能睡。这是一个很冷的夜晚。在黑暗中，一队队的难民在他们旁边走过，谁都想逃出一个威胁着他们的不可知的危险。

17. “雷子”

如果火星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人类，那末他们在星期一这一天内，就可以趁伦敦居民慢慢地向各郡疏散时，把他们消灭光了。不仅在通往巴涅特的公路上，而且在通往爱琪卫亚和魏尔撒门寺的公路上，在向东通往苏仁德和旭勃莱纳斯的公路上，在向南从泰晤士河到地尔和百老特斯带尔斯的公路上，一群群同样的怒气冲冲的人流在奔驰中。如果有个人能在这个六月里的早晨，坐上一个气球，上升到耀眼发花的蓝空，从上面朝着伦敦一望的话，那末他会看到，所有从错综的市内街道向东方和北方通出的大路上，都散布着难民一个个黑色的点子，每一点都表示着恐惧和肉体的痛苦。在前一章里，我叙述了我的弟弟在通往契宾——巴涅特大路上所经历的险事。我想用这番叙述向读者指出，在一个逃难人心中这黑压压的一大堆人是个什么景象。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许多人这样地共同受痛苦，共同行动过。传说中的大队哥特人和匈奴人，亚洲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大军，跟这巨流比起来，只是点滴而已。这不是有组织的撤退，而是一群惊慌失措地逃命的野兽，数目巨大，形容可怕，既没有秩序，又没有目的——六百万没有武器的饥民鹜莽地拼命出奔。这是文化摧毁和人类绝灭的开端。

就在下面，坐在气球里的人可以看见被人丢弃了的市街、房屋、教堂、广场、十字路和花园，它们仿佛一张铺开的大地图，在它的南方升起了一点点的黑烟。在伊林、李希蒙和温勃尔登的上空，好像一支巨笔在地图上洒上了墨污。每个黑点都不停地在扩大，伸展着，有时在高地前停滞，有时很快地越过高点，蔓延到一个开阔的谷地。墨水点渗散在吸水纸上就是这个样子。

再远一些，在河南岸蓝色的山岗后面，闪烁发光的火星人在踱来踱去，在这些地区安静而有条不紊地放射出毒烟。后来他们散发出一缕缕热气似的、适应他们需要的气体，占领了被征服的土地。显然，他们并不打算消灭全体人民，而只是想动摇敌人的勇气，消灭一切的抵抗。他们炸毁了火药库，割断了电报线，破坏了各处的铁路线。他们仿佛在割断人的脚筋，使他残废。他们似乎并不急于要扩大自己的作战地区，所以这天并没有推进到伦敦中心街区以外的地区。星期一早晨很可能有很多伦敦居民留在家中，毫无疑问，其中许多人给黑烟闷死了。

中午时分，波尔那里出现了一片奇特景色。轮船和其他船舶都没有开出——难民所愿付的巨额金钱把它们吸引住了。据说，许多没有钱而泅水到船边的人都给搭钩竿推开而淹死了。中午一点钟光景，在黑僧桥上空出现了一缕缕一细缕的黑气。一刹那间，整个波尔地方变成了一个狂乱、打架和斗争的场所。许多小船和驳船挤在钟楼桥北拱门的近边；水手和搬运工人拼命推开那些从岸上向他们奔去的难民。有些人甚至从桥墩爬下到船上来了。

过了一点钟，国会钟楼下面出现了第一个火星。他沿河往下走去。在菩提树屋后面，河里漂浮的尽是一些碎屑断片。

待会儿我再叙述第五个圆筒降落的情况。第六个圆筒降落在温勃尔登附近。我的弟弟保护着睡在草地上马车里的同伴们，看见在远处山顶上升起了一缕青烟。星期二，他们还没有失去想乘船走的希望，所以继续钻在逃亡的人堆里向科尔彻斯特进发。火星已经占领伦敦的消息是证实了：有人在高

门附近，甚至在尼斯顿附近遇到他们。

但是我的弟弟直到第二天才看见他们。

难民很快就感到食物不足了。饿汉对于别人的东西是不尊重的。农场主人只好拿起武器来保护畜栏、仓房和在田里已经成熟而还没有收割的庄稼。

有几个难民像我的弟弟那样，转往东方去了。也有些大胆的人竟回到伦敦去找吃的东西。这些人大多是住在北郊的人；

他们只是从传说里听到黑气的。有人告诉我的弟弟，说半数的内阁人员聚集在伯明翰，并且在密特兰各地已经储藏了大量威力很大的炸药，作为安置自动地雷的用途。

还有人告诉我的弟弟，说密特兰铁道公司已经修好了在第一个恐慌日子里所造成的破坏，恢复了交通，火车又从圣阿尔彭斯开往北方，以便减少难民流入附近各郡的人数。在契宾-翁加贴出了一张布告，说北方城市中储藏大量面粉，并且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分发面包给伦敦附近的饥饿居民。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改变我的弟弟的计划。他和他的同伴们整天往东走，在哪里也没有看见分发面包。而且别的人也没有见过。在这个晚上，第七个圆筒落在樱草山上。爱尔波斯东小姐和我的弟弟轮流守夜，这个圆筒是在她值班时落下的。

他们在麦田里过了一夜以后，在星期三那天到达了契姆斯福特，当地居民中有一些坏分子，自称是公共食物委员会，把他们的一匹马抢走了，答应在第二天分给他们一份马肉。传说火星已经到了爱宾。还有人说，在魏尔撒姆寺的火药工厂已经被炸掉，可是要把一个火星人炸死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在教堂的钟楼上配置了瞭望哨。虽然我的弟弟和他的同伴们都很饥饿，可是他没有等待分发食物就步行朝着海岸那边走去。后来弄清楚，这正是他的运气。在中午时分，他们走过了铁林汉。除了几个挨户找东西吃的坏蛋以外，那里的人似乎都已经逃掉了。过了铁林汉以后，他们看见了海和许多各种各样的船舶。

水手们不敢往泰晤士河上游驶去，便改道驶往爱萨克斯沿岸——驶往哈维区、魏尔顿和克拉克顿，然后再驶往富尔纳斯和旭勃莱去带走乘客。一大队船舶弯成一个大镰刀形，那个尖端消失在耐兹附近的烟雾里面。在海岸沿线停着许多小渔船，其中有英吉利的，苏格兰的，法国的，荷兰的和瑞典的；还有从泰晤士河驶来的汽船、游艇和摩托船；更远些是吨位较大的船舶，其中有肮脏的煤船、油船、货轮、客轮，甚至有一艘旧的医院船和几艘在南安普敦和汉堡间来往的、漆上灰色和白色的漂亮定期船。从黑水直到马尔顿的整条蔚蓝色海岸线都挤满了小船。船员们都在和挤在海岸边的人们讲价钱，把他们领上船去。

离开海岸大约三公里的地方，隐约可以看见一艘铁壳船。它吃水很深，因此初看一眼，我的弟弟竟当它是一艘沉掉的船。这是一艘叫作“雷子”的海防铁甲舰。附近没有其他的战舰。但是远远的在右面，在平静的海面上——这一天海面上是死一般的平静——升起了一缕蜿蜒上升的黑烟。这是些英吉利海峡里的战舰；它们朝着泰晤士河口布成一条长线，升火待发，作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机警地监视着获得胜利的火星人的行进，可是却无法加以阻止。

虽然爱尔波斯东夫人的小姑竭力鼓励她，但是她一看见海就害怕了，因

为她从没有离开过英国。她宁死也不愿到外国去。可怜的女人！她似乎觉得法国人和火星人是没有多大分别的。近两天来，她越来越慌张，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悲哀了。她无论如何要回到斯顿摩尔去。斯顿摩尔一向是宁静而安全的，而且她们在那里大概会遇到“乔治”的。

我的弟弟和她的小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她走到岸边。他总算引起了几个水手的注意，他们的那艘有明轮的船是从泰晤士河口开出的。他们派了一条小船来，三个人的船费讲定是三十六镑。据他们说，这只轮船是开往奥斯顿特的。

付清了甲板中部的座费以后，我的弟弟和他的同伴们上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二点了。这价格虽然惊人，却还可以吃到东西，因此他们在甲板上安置下来以后，就决定吃一些东西了。

甲板上人数已经超过四十，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花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笔钱来获得一个位置的。但是船长还在兜揽新的乘客，直到所有的甲板上都挤满了乘客以后，才在五点钟离开黑水。本来他可能还会耽搁一下，可是在五点钟光景南方响起了炮声。仿佛回炮一样，雷子铁甲舰也从小炮里开了几炮，挂上了一排小旗。它的烟囱里喷出一缕缕的黑烟。

几个乘客肯定说炮声是从旭勃来纳斯那边来的，可是不一会儿，大家都听清楚炮声越来越近了。在远处东南方的海上，出现了给黑烟围住的三艘铁甲舰上的桅杆和船顶。但是引起我弟弟注意的，却是那从遥远南方传来的炮声。他觉得他在迷雾中看见了正在升起的烟柱。

轮船鼓轮前进，离开了那个漫长的弓形船队向东方驶去。当火星出现的时候，爱萨克斯近岸的上空已经笼罩着一片淡蓝色的烟雾。从远处望去，火星人是很大的，仅仅能看得出来。他从富尔纳斯那边顺着泥岸走来。站在司令塔上的船长吓坏了，怒气冲冲地高声大骂，埋怨自己耽搁了时间，而划水板似乎也感染到了他的惊慌。所有的乘客或站在舷侧，或坐在凳上，都望着那个耸起在远处岸边树上和钟楼上的身形；他滑稽地模仿着人的走路样子，越来越近了。

我的弟弟还是初次看见火星。现在他站着观望巨大的火星，惊异要比恐慌来得多。火星毅然地向船队走近来，越来越深地走入水中了。后来，远在克罗区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在矮树上走过来的火星；更远一些，第三个火星踏着发亮的泥滩走来，这个泥滩仿佛悬垂在天地之间。他们都笔直向海里走来。仿佛想要阻止许多停泊在富尔纳斯和纳兹间的船舶出航。尽管机器呼哧呼哧地用力开动，轮后面水花飞溅，轮船仍旧走得很慢，离不开那个越迫越近的危险。

我的弟弟向西北方一望，看出那条船舶线散乱了。船舶在恐慌中掉头驶走，横冲直撞。轮船响起汽笛，放出一股股的黑烟；帆船都张起了帆；小汽艇乱糟糟地东窜西突。我的弟弟出神地望着这幅景色，完全不去看海的一边了。为了避免碰撞，轮船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我的弟弟正站在一张凳子上，这一下把他抛了下来。他的四围发出了呻吟声、欢呼声，可是呼应的是个微弱的回声。那时轮船就倾斜起来，我的弟弟就倒在一边。

他霍地站起，看见右舷后面，离开轮船约百来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犁尖一样的巨大铁体把水流分成两个高大的浪花。轮船有时毫无办法地在空中挥动着划水板，有时两侧同时浸入水里。

一股水沫刹那间蒙住了我的弟弟的视线。他擦了擦眼睛，看见怪物走了

过去，笔直走向岸去。这时水面上竖起长长的铁甲船身的上部，火花和浓烟从两个烟囱里喷出。这是雷子号水雷铁甲舰驶来援救毫无抵抗力的大队客船了。

我的弟弟重新站了起来，拉住摇晃的甲板栏杆，目送着冲去攻击的庞然巨物，又看见了火星。现在三个火星人都站在一起，入海很深，因此他们的三脚架几乎都全部浸在水里。他们离开很远，而且又都是浸在水里，所以看来不及那个巨大的铁甲舰来得可怕。小轮船在铁甲舰驶过时留下的波浪中摇晃着。火星似乎似乎在惊异地望着这个新敌人。也许他们觉得这个巨人跟他们是同一种类的。雷子号开足马力驶着，没有开炮。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能驶到敌人的近边。火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它。放一炮——他们就可立刻用热光送它到海底去。

雷子号很快地驶去，因此一分钟以后已经到达了小轮船和火星人的中间。在远处爱萨克斯低岸的衬托下，这艘铁甲舰很快地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

突然，前面的一个火星放下自己的管子，向铁甲舰射出一颗黑瓦斯的铁筒弹。仿佛一股黑墨水倒上铁甲舰的左舷，海面上升起了一股黑烟。铁甲舰冲出这层黑烟幕。它朝着阳光驶去，因此从吃水深的小轮船上看来，它似乎已经到了火星人的中间。

船上的乘客看出，三个细长的身形分散开来，向岸上退去，越来越高地露出在水面上。其中一个火星举起一个像照相机那样的仪器，把它倾斜地对准下面。热光和水面接触以后就冒起一股热气。这个热光穿过船上的铁壳，一定是和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棍穿过纸张一样容易。

突然从烟气中间亮起了一道红光。一个火星抖了一下，就摇晃起来。过了一秒钟，第二颗炮弹把他打中了，水柱和热汽高高地升到空中。雷子号上的大炮接二连三地从浓烟中射出。一个炮弹扬起了水柱以后，就掉在小轮船的旁边，又反跳起来，向往北驶去的几艘船舶跳去，把一只渔船打成碎片。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船长在司令塔上看见炮弹打中了火星，便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叫喊；聚集在船尾上的乘客也都接着一致叫喊。但是大家立刻又哀号起来：一个长而黑的东西被水流冲了过来，在一阵白色热汽后面激起了波浪。它中间冒着火焰，通风机和烟囱里都喷出火来。

铁甲舰还没有完蛋。它的螺旋桨显然没有坏，机器也在工作着。当第二个火星放出热光时，它正笔直向他驶去，到达了离开他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在耀眼的火焰中间，甲板烟囱都发出轰隆巨响，飞上了天空。由于爆炸，火星摇动了一下。一秒钟以后，那只还保留着它先前那股猛劲的正在燃烧着的破船把他一冲，好像压倒一块纸板一样把他压倒了。

我的弟弟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一股沸滚的热汽又遮没了一切的东西。

“两个啦！”船长喊道。

大家喊叫起来。快乐的喊声震动了从船头到船尾的整个轮船。所有开往海里的大小船舶也都扬起了同一的欢声。

几分钟内，水上笼罩起一片热汽，把海岸全遮没了。小轮船继续鼓起轮子，离开那个作战地区。最后，当热汽消散时，又升起了一股黑烟，像乌云那样低垂着，简直无法望见雷子号和第三个火星了。但是一些铁甲舰都已驶得很近，到了陆地和小轮船的中间。

小船驶往海去。一些铁甲舰朝岸开来，那里还是被那一缕缕奇怪的热汽

和黑色气体围绕得看不清楚。大群的难民船往东北驶去；几只渔船出没在铁甲舰和小轮船的中间。但是过了一会儿工夫，还没有驶到那股正在下降的热汽和气体那边，战舰就都掉头驶往北方，消失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面。海岸和远方并而为一。在集结在斜阳四围的低云层下面，海岸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突然，从落日金黄色的雾气里面传出了隆隆的炮声，出现了一些移动的黑影。大家都奔到舷侧去，望着那西方的耀眼光芒，可是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团浓烟升起，把太阳遮没了。小轮船呼哧呼哧地响着，没有弄懂这个令人苦闷的疑团，就越驶越远了。

太阳落在灰色的云层中间。天空起初发紫，后来发黑；上面亮起了金星。当船长喊了一声，指着远方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我的弟弟凝神注视着。一个什么东西从昏暗中飞上了天空，往上斜升，很快地冲入西天乌云上边的余辉里面；一个平而宽的大东西打了个巨大的弓形，接着缓慢地沉下去，又在神秘的半明半暗中消失了。这个飞驰的东西飞过以后，黑暗就降临到了大地。

第二部 在火星人统治下的地球

1. 脚 下

在第一部书里，我稍微离开了正题，没谈自己的经历，而谈了我的弟弟的历险。在最后两章所写的事情发生时，我正和牧师两人躲到了哈利福特的一所空房子里，呆在那儿，免得被黑烟熏死。我下面所讲的就是从这时起的事情。黑烟把我们和外界隔断了。在一个日光普照的小岛上，我们度过了星期日的晚上和星期一整整一天——一个惊慌可怕的日子。在这难熬的两天日子里，我们是毫无办法，只能苦闷地等待着。

我非常担心我的妻子。我想象她在莱善海特一定吓坏了，身处危境，一定以为我已经死掉。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想到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可能发生的意外，就大哭起来。我相信我的堂兄弟碰到危险是不怕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很快就能了解危险性，而立刻采取行动的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不是勇敢而是机智。我唯一的安慰是：我相信火星人正在离开莱善海特，在向伦敦行进中。这种不安的思虑使我非常疲倦。牧师不停不歇的哭诉和他那自私的绝望心情使我生起气来。经过好几次没有效果的劝说以后，我离开了他，跑进了一个房间，那里有地球仪、课桌和练习簿，显然先前是一间儿童的教室。当牧师跟踪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就爬上了顶楼上的一间小屋，把门锁上，好让我一个人细想自己的痛苦。

在这两天内，黑烟把我们和外界完全隔断了。但是在星期日的晚上，我们看见了邻近一所房子里的人：窗口有一个面孔，灯光摇曳，门声噼啪。我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以后怎样了。第二天我们没有再看见他们。星期一的早晨，黑烟开始缓慢地伸展到河边上来，越来越接近我们，最后竟在我们躲着的那所屋子前面的路上打起转来。

傍午时，火星人在田野里出现了。他从一个容器内放射出一股热气。这股热气发出一阵滋滋的响声，打在墙壁上，冲破了玻璃。牧师正从一个窗户临街的房间里奔出去，手也给这股热气烫伤了。过了好一会儿，当我们悄悄地走进这个热气已经冷却的房间，向外面一望时，所有朝北的地带都显露出一种仿佛刚刚给大风暴吹过的景色。我们向河边一望，只看见烧焦的黑草地上有着一些奇怪的红点子，这使得我们非常惊奇。

我们没有立刻了解我们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当时所感到的只是现在不用再害怕黑烟罢了。最后我明白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行动，就离开这里。生路已经打开，我又急着要采取行动了。但是牧师却昏昏沉沉，不听我的劝告。

“我们在这里是非常安全的，”他一再说，“是非常安全的。”

我决定离开他走。（唉，干吗我不这么做呢！）我想起炮兵的劝告，就开始准备食品和饮料。我找到了植物油和给自己包扎火烫伤的伤口用的破布。我还拿起一顶帽子和在一间卧室里找到的一件法兰绒衬衫。当牧师明白我打算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他也开始准备离开了。一切非常平静，看来我们毫无危险，因此我们在下午出发，沿着通往孙勃莱的一条黑沉沉的道路走去。依我的估计，这是约莫五点钟光景。

在大路上和在孙勃莱的街道上，躺着一堆堆人和马的扭曲的尸体、翻倒的马车和抛散的行李，全都蒙上了一厚层乌黑的尘土。这一层像煤炭一样黑

的尘土，使我想起了我以前看过的关于庞贝毁灭的故事。我们平安地走到了汉普登宫殿，对于四围不习惯而奇怪的情景感到极端痛苦。在汉普登宫殿一带，我们愉快地看见了一小片没有给热浪毁灭掉的青草地。我们穿过了勃歇公园，一些麋鹿正在公园里的栗树之间悠闲地走来走去。在远处，有些男女在匆忙地向汉普登宫殿那边走去。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批人。最后，我们到达了特维根汉。

在通往海姆和彼得沙姆的道路后面，远远的森林还在燃烧着。特维根汉没有受到热光和黑烟的侵害，因此这里有不少的人，但是谁也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像我们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利用一时的平静状态逃出来的。我觉得在有些屋子里面还是有居民住着，大概吓昏了头，连逃命都不想逃了。在这里的道路上，可以看出许多慌乱的痕迹。我记得有三辆破自行车混在一堆，给几辆在它们上面跑过的马车轮子压扁了。我们在八点半时走过了李希蒙德桥。当然，我们是匆匆忙忙地赶紧走过这座没有掩护的桥梁的。但是我仍旧看出了下面河里浮着一块块有好几英尺宽的红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清楚它们。我给它们的一个解释是比实际情况更为可怕。在秀兰那边的岸上，布满着密密层层的一片黑灰——这是黑烟降落后留下的东西。在通往车站的道路的附近，躺着一大堆一大堆的尸体。在我们走近巴尼斯以前，我们没有见到一个火星人。

我们看见三个男人在远处的黑暗中顺着一条横街向河边跑去，不过一般说来，这个地方可说是已经空无一人。李希蒙的山顶上火光烛天。除李希蒙外，其他地方并没有黑烟。

突然，当我们已经走近寇和的时候，发现人数相当多的一群人正在四散奔逃，火星人的三脚武器的顶盖在离开我们大约一百米处的房顶上空出现了。要是火星人往下一望，那末我们全都完蛋。我们吓得愣住了，随后奔到旁边，躲在一所花园的一间板屋里。牧师蹲在地上，抽抽噎噎地哭着，不愿意再往前走了。

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总要走到莱善海特。趁着夜色的来临，我又出发了。我穿过灌木丛，路过一家有一排一排屋宇的大公馆，走过一条小巷，到达了通往寇和的路上。我把牧师留在板房里，但是他急忙地赶上了我。

在我说来。这次的出发实在是最欠斟酌的了，因为很明显的，火星人就在我们的近旁。牧师刚赶上我，我们就看见远远向寇和-洛奇伸展开去的田野上，有着一架三脚武器，可是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先前遇到的一架还是另外的一架。有四五个人在青灰色的田野里奔跑，火星人显然是在追赶他们。火星人只消迈上三步就追上他们了。他们在他的脚下向各方逃走。火星人并没有使用热光来消灭他们，干脆把他们一个个逮住，扔在他背上背着的一只大铁箱里。这只铁箱很像工人安放工具用的袋子。

我第一次想到，火星人可能完全不打算消灭被征服的人类，而有着一个其他的目的。我们站了一会儿工夫，吓得愣住了，然后转过身去，穿过便门，奔入一个四周有围墙的花园。在那里我们钻进了一个坑洼，躺在里面，在天空出现星星以前，不敢细声低语。

大概已经到了十一点钟光景，我们才敢重新出发。这次我们已经不是沿

庞贝是地名，在意大利维苏威山脚，离开那不勒斯东南十三英里，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全市给埋没了。

着道路，而是顺着篱笆穿过田野走去：我在右面，牧师在左面，在黑暗中留神探察有没有火星人，他们显然就在我们的近旁。在一个地方，我们遇到一块烧焦而发了黑的土地，这里已经冷却，蒙上一片尘土，地上是一堆堆烧焦而变了形的尸体，完整的只是皮靴里的两只脚。死马也倒在那里，离开四个裂开的大炮和打坏的炮架约有五十英尺光景。

希恩似乎并没有遭到破坏，可是当地是一片寂静的无人世界。我们在这里没有看见一具尸体。但这是个漆黑的夜晚，我们看不清楚横街上的情景。我的同伴突然抱怨四肢无力，口渴不堪，因此我们决定走进一所屋子。

我们用劲打破了窗户，首先走进了一所独立的小别墅。除了一块发霉的乳酪外，我没有能在那里找到什么食物。但是那里有水，因此我们总算解了口渴。我还拿到一把斧头。在打破别家的屋门时，它给我们帮了个大忙。

我们穿过马路，朝着通往莫特莱克的另一条路走去。这里，一所四周有石围墙的花园中间有一座白色的屋子。我们在食物储藏室内找到了一大堆食物：两个面包、一块生牛排和半只火腿。我所以详尽地把它们一一列举，是因为这是我们以后两星期内的全部食物。我们在搁板上找到了好几瓶啤酒、两袋扁豆和几束莴苣。食物储藏室旁边是洗涤处，那里有木柴，还有一个酒柜，我们在酒柜里找到了几乎一打的盘根迭葡萄酒、罐头汤、罐头鲑鱼和两听饼干。

因为不敢点火，我们只得坐在漆黑的厨房里。我们吃面包。吃火腿，两个合喝了一瓶啤酒。牧师虽然还是心绪不宁，惊慌不定，可是竭力主张应该尽快向前出发，而我却劝他预先吃些东西增加体力，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变，逼得我们不得不留下了。

“难道这已经是半夜了吗？”我问。就在这个时候，一条耀眼的绿光突然闪亮了一下。

一刹那间，那些厨房里的东西，有的变成绿色，有的变成黑色，接着又都在黑暗中消失不见了。随后是什么爆炸了，这是我在过去和以后都从来没听到过的声音。紧接着听到的是破裂声、玻璃破碎声和屋上掉下石块的轰隆声。灰泥从顶棚上掉下来，打在我们的头上碎成了小块。我倒在地上。头撞在炉盖上，昏了过去。据牧师说，我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有好一会儿工夫。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又在黑暗中了，牧师正在用水洒在我的身上。他鲜血满面。我随后看出这是从划破的前额里流出来的。

好一会儿我想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最后，我渐渐地神志清楚起来，我觉得太阳穴处的伤痛了。

“您觉得好些吗？”牧师悄声问我。

过了一会我回答了他。然后我起身坐下。

“您别动，”他说，“地板上都是碗碟的碎片。您可能发出响声来，我觉得他们正在近处呢。”

我们静静地坐着，连彼此的呼吸声都听到了。死气沉沉的寂静，只是近处不时掉下一块灰泥或者一块破砖。外面，在很近的地方，我们听到了断续的金属敲击声。

“您听到吗？”牧师在响声又起的时候问。

“听到了。”我说，“但这是什么啊？”

“一个火星人。”牧师说。

我又倾听起来。

“这不像热光。”我说，心里想那个三脚武器撞到房子啦，因为不久前我曾经看见其中一个撞上那歇盘登教堂的钟楼。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奇怪，而且又是这样难解，以致我们连续坐了三四个钟点，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天亮。后来一道曙光向我们射了进来，可是并不是从那扇依然发黑的窗户，而是从一个在屋梁和我们后面一堵墙壁里的一堆破砖间的三角形窟窿中射进来的。这是第一次我们在黑间中能看出厨房的内部。

一堆松土倒在我们脚边。它堵住了窗户，盖没了桌子，我们曾经就在它旁边坐过。外面的土地也都翻了个身，——高高的土墩围绕了这所屋子。从窗框的上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破坏的排水管。地板上散满了金属的碎片。紧连住屋的那部分厨房陷了下去。在天色大亮的时候，我们确信大部分的屋子已经毁坏了。和这些废墟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里面放着许多白铁和黄铜食具、青白色的很精致的食具橱、有蓝白色方块图案的壁纸和炉灶上面墙壁上的彩色浮雕。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我们从窟窿里看见了一个火星人的身影。他大概是在守卫那个还没冷却的圆筒。我们小心地从半暗的厨房爬进那个全黑的食物储藏室。

突然我猜出了一件什么事情。

“第五个圆筒，”我悄声说，“从火星里来的第五次射击打中了这所屋子，把我们埋在废墟的下面啦。”

牧师沉默了好一会儿工夫，然后悄声说：

“天呐，保佑我们吧。”

接着他开始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

四周是静悄悄的。我们躲避起来，坐在食物储藏室里。

我害怕得甚至不敢喘气，静坐着凝视那一条从厨房门里向我们射来的微弱的光线。我可以看出牧师的面孔——一个模糊的鹅蛋脸——看出他的领口和袖子。外面传来了金属声，然后是猛烈的啸声和仿佛是蒸汽机里发出的吱吱声。这些费人猜测的响声断断续续地发出来，越来越响，越来越不同了。突然发出一个匀称而颤动的轰响。我们四周的东西都因此震动起来，食物储藏室里的食具也发出了叮当的响声。等到光线消失，那扇厨房门又成为一团漆黑了。我们就连续许多钟点这样地坐着，直到最后累得睡着了。

我一觉醒来，感到非常饿。我们大概睡了大半天。饥饿使我终于行动起来。我和牧师说，我想弄些东西吃，接着就爬进食物储藏室里。他什么也没回答，但是我一开始吃东西，这一点儿响声竟引起了他的活动——我听到他在向我爬过来了。

2. 我们在破屋子里看见了什么

我们吃完以后就回到洗涤处去。我在那里似乎又睡着了，因为等到我过一会儿醒来，已经只剩下一个人了。颤动的轰响声仍旧连续不停，使人感到厌倦。我好几次低声叫牧师，随后就爬到厨房门那里。天还没有黑，我看见我的同伴在房间的对面——他伏在那个朝着火星人的三角形窟窿旁边的地上。他耸起了肩膀，因此我看不见他的头。

厨房里是一片嘈杂声浪，仿佛像是机车库一样。似乎整个厨房都在震动着。穿过那个墙上的窟窿，我可以看见阳光照射着的一个树梢和一角蔚蓝色的晴朗晚空。我向牧师望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走近去，小心地跨过那些餐具的碎片。

我在牧师的一条腿上碰了一下。他这样快速地转过身来，以致外面一大块灰泥啪哒一声掉了下来。我抓住他的一只手，免得他喊出声来，接着我们俩就都呆住了。后来我抬起头来，想看看我们的掩蔽部是不是完整无损。墙上又多了一个新窟窿。我小心地跨过一条梁，站起身来，好容易才认出那条郊外大道，因为四周的一切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显然，第五个圆筒击中了我们走进的第一所屋子。这所屋子完全没有了——它被击成碎片，飞散到各处去了。圆筒深深地陷在地里，陷在弹坑里，这个坑比胡金那里的坑要宽得多。由于猛烈的冲击，四围的泥土仿佛飞溅开来（“飞溅”实在是最适当的用语），散落在邻家的屋上。这仿佛是用锤子污泥里击成的样子。我们的屋子朝后陷入地里；它的前部连地基也都毁了。一个奇迹竟把厨房和洗涤处保全了。但是它们的三面都被泥土和垃圾混成的大土墩围住，只剩下朝着圆筒的那面还没有被堵塞。我们是在大弹坑的紧边，火星人在这个弹坑里工作着。显然，沉重的轰响就是直接在我们后面传来的；一股发亮的绿色蒸汽从坑洼里升起，仿佛一股轻烟弥漫在我们的隙缝的上空。

圆筒已经在坑洼的中央打开了。在远处的一头，在连根拔出的、撒上了沙土的灌木中间，暮色的天空中映出了一架空的三脚武器——一个巨大的金属骨架。首先我原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坑洼和圆筒。但是在当时我却只向它们扫了一眼，因为一架发亮的挖泥机器和一些在机器附近缓慢而笨拙地蠕动着的东西把我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了。

我首先对于那架机器感到了兴趣。这是非常复杂的机器中的一种，后来叫做多手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地球的技术说来，曾经起了巨大的推动力。初看一眼，它仿佛是一个金属的蜘蛛，有五只关节能动的脚，周围有许多曲轴杠杆和抓东西用的联动触角。这架机器大部分的手臂是缩在里面的，但是它用三个长触角来推动金属杆、板和横档，这些东西显然是作为加强筒壁用的。机器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拖出来，举高，安放在自己后面的那块平地上。

这些动作是这样的快速、复杂而精密，所以我虽然看到它的金属亮光，起初还不相信这是一架机器。那些三脚武器也是非常精密，仿佛活的一样，不过还是无法和这架机器相比。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机器的人们，只靠着画图和像我这样的一个目击者所写的一些片断记载而知道它们，实在是容易想象出这些灵活得像动物的机器的。

我想起了一本小册子里面的一张插图。这是一些最初叙述这次战事的小

册子中的一本。显然，画家对于三脚武器的外形只是匆促而肤浅地研究了一下。他把这架武器画成一个用三根直杆作成的高跷，行动既不灵活，又不能伸缩自如，只能作千篇一律的简单动作，和实际全不相符。这些附有插图的小册子曾盛销一时。我所以提起它们，只是为了不使读者发生错觉。这些插图上所画的火星人和我亲眼见到的一比，实在等于拿蜡人去比活人。照我看来，这些插图只是减低了那小册子的价值。

我上面曾经说过，初看一眼，我并没有把这架多手机当作是一架人造的机器。我以为它是一个活东西，好像是一只发光的硬壳螃蟹。火星人的细触角控制着全部机器行动，而火星人的身体，我当作是些像蟹脑的东西。但是后来我看出了在四围蠕动的其他身体上也有着同样的灰褐色的、发出亮光的外皮，因此我明白了这架不可思议的机器的奥妙。此后我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那活生生的、真正的火星人身上了。以前我没有看清楚他们，但是现在厌恶的心情并没有妨碍我对于他们的观察。何况，现在我在掩伏中，从掩蔽部里注视他们的行动，而且又不在急忙奔逃之中。

我现在看出地球上没有过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的身体大而圆，说得正确一些，是个直径有四英尺光景、有些像面孔的脑袋。他们的脸上没有鼻孔（火星人的似乎是完全没有嗅觉的），只是突出了两只很大的黑眼睛，在眼睛的紧下面是一个像肉鼻子那样的东西。在这个脑袋或身体的后面（我的确不知道要把它叫作什么才好），有一张很紧的鼓膜。我随后弄清楚这是像我们的耳朵一样的东西，虽然这种鼓膜在我们较浓厚的空气中大概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在嘴的旁边竖起了仿佛像鞭子似的十六个细触角，分出两簇，每簇是八个触角。后来，著名解剖学家贺威斯教授很恰当地把这两簇叫作手。当我初次遇见火星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竭力在想用手撑起，但是他们在地球上的条件下增大的重量，显然妨碍了他这个行动。不妨作一个推测：他们在火星里用这些手是很可以自由行动的。

随后的解剖指出了，火星人的内部组织是很简单的。身体的较大部分是个脑子，从脑子里有许多神经通往眼睛里、耳朵里和有触觉的触角里。此外，他们的两肺组织很复杂，直通口腔和心脏的血管。由于地球上较浓厚的空气和吸力的增大，两肺的活动不得不相应地加强，这从他们的外皮的痉挛性动作可以看出。

这就是火星人的所有器官。对于火星人的没有消化器官这一点，人们可能觉得奇怪，因为这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只有一个脑袋，没有内脏。他们不吃东西，也不消化，却用其他动物的鲜血注入自己的静脉。我亲眼看见他们注射鲜血的情形，将在这里说明它。不过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使我不能详尽地描写那种使我几乎不能逼视的情形。我可以写的是：他们用一只小的注射器把活的动物的血——多数是人的血——直接注入火星人的吸入管……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个想法就够可怕，但是同时我不能不想起，一只理性的家兔，对于我们食肉的习惯，会感到多么的厌恶。

如果想起人们在吃东西和消化时花费了多少的时间和力气，那末就不能否定这种注射的生理上的优越性。人体一半是由分泌腺、血管和器官组成的，它们把种种食物变成鲜血。消化过程和它们对于神经系统的作用消耗了我们的力气，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状态。由于肝是否健康，人们会感到快乐或愁闷，而火星人的心情却不决定于他们身体的情况。

从火星里带来作为食料用的动物。说明了为什么火星星人喜欢注射人血而不注射动物血的一部分原因。根据落入人们手中的那种动物的骸骨判断，这也是些两脚动物，肌肉不很发达，具有一副脆弱的、仿佛像多孔海绵那样的多孔骨骼。它们大约六英尺长，有一个圆而直的脑袋、两只嵌在硬眼眶里的大眼睛。我记得在每个圆筒里有两三个这样的动物，但是它们在到达地球以前就已被杀死了。不过即使没有被杀死，它们也还是要死掉的，因为如果它们在到达地球以后伸直一下身子的话，那末它们所有的骨头都会折断的。

既然我已经作了这些描写，那末请允许我再补充一些细节。虽然在坑洼里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注意到和明了这些事情，但是它们可以帮助从来没有见过火星星人的人们，对于这些危险人物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

在生理方面说来，他们和我们不同的奇特地方还有三点。第一，他们不需要睡觉，经常保持清醒，就像睡着的人的心脏一样。因为他们没有需要休息的肌肉组织，所以他们无须使那用力的肌肉松弛下来，他们不懂得有意识的活动需要定期性的间歇。他们也几乎没有疲劳感觉。在地球上，他们不用劲是不能行动的，但还是始终不停止他们的活动。他们大概像蚂蚁一样，在一昼夜内工作二十四小时。

其次，虽然看来奇怪，火星星人是完全没有两性差别的——他们是用分裂的方法来繁殖的。确切证实战争时期生产了一个火星星人：他像个幼芽，生长在他的出生人的身体上，仿佛小百合花上的花萼或者淡水珊瑚虫的幼虫。

一件事情在这里是值得提的。远在火星星人进攻地球以前，就有一个科学知识不很丰富的幻想作家预言过，说将来人体的组织正好和火星星人的组织一样。我记得他这个预言是登载在 1893 年 11 月或者 12 月的《扑尔莫尔杂志》上的，这本杂志早已停刊了。我还记得在《笨拙杂志》登载过和这个有关的一张讽刺画。在火星星人进攻地球以前，《笨拙杂志》是许多风行一时的杂志中的一种。

这个作者用愉快滑稽的论调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他指出，工具的发展最后一定会停止人体四肢的发展，而化学食品终将使消化机能并无必要。他肯定说，头发、鼻子、牙齿、耳朵、下巴，将来不会是人脸上的主要部分，随着自然淘汰的趋势，它们全都要消失的。只有脑子始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器官。另外有可能留下的一部分人体就是手，因为手是“脑子的老师和仆人”。人体的其他部分会越缩越小，只有两只手会越来越长。

这篇滑稽文章里包含着许多真理。毫无疑问，火星星人就是表示理智代替人体上所有动物器官的一个实例。我以为火星星人的上代，很可能也和我们一样。由于脑子和双手（火星星人的两簇触角最后代替了它们）的发达，身体的其他部分便逐渐消失。没有了身体的脑子，当然产生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理智，再没有人身固有的七情六欲了。

初看来，火星星人和我们的第三个不同点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使地球上的人们遭受许多疾病和痛苦的微生物，在火星上或者从未出现过，或者火星星人的卫生知识已经在好多年前就把它们消灭了。几百种的疾病、寒热和伤害生命的传染病——肺结核、癌、瘤肿和其他病症——全没有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机能。

谈到地球上和火星上生活的不同点，我必须还在这里提起一个奇怪现

状，这就是红草。

很明显，火星上的植物界和地球上的植物界是不同的。那里，植物的颜色是血一样鲜红的，而不是绿的。总之，火星带来的所有种子（不论是故意的或者是偶然的），都长出红色的幼芽。在和地球上的植物的生存竞争中，只有大家知道的一种红草获得一些发展的机会；红色的蔓草都是刹那间就枯萎，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它。但是红草就不同了。它长得非常快。在我们困居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它在坑洼的边缘上出现了。它的嫩苗仿佛仙人掌上的幼芽，在我们三角形窗户的旁边构成了一条洋红色的红边。后来我看见满坑满谷都是这些红草，尤其是在水边。

看来，火星人是具有听觉器官的——头体后部的一张圆膜——而且还有眼睛，它的视力并不比我们的来得差些，只是，据菲力普斯的说法，他们看见蔚蓝色和淡紫色都是当作黑色的。一般以为火星人是用声音和自己触角的动作来表达彼此的意思的。举个例说，小册子上登载的那篇匆促写就、可是写得却很精彩的文章就是这么说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没有见过火星人的）。这本我已经提起的小册子，到现在还是我们所知的关于火星人的主要资料。但是，在今日还活着的人们中间，谁也没有像我那样近地看见过火星人的。的确，我并不是故意要看到他们，可是，毫无疑问，毕竟是看见了。

一天接着一天，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他们的动作，现在可以肯定说，我曾亲眼看见四五个，有一次甚至是六个火星笨拙地移动着，彼此没有交换一声或者一个手势，就共同来执行一项最细致而复杂的工作。在注射血液前，他们通常要发出一种类似猫头鹰叫的叫声。这种叫声没有一些抑扬顿挫的音调，据我看来，完全不是信号，而只是注血前吁一口气罢了。我自以为懂得心理学上的一点普通原理，我确信——正和我确信其他事物一样——火星并不用说话来交换彼此的思想。对于这点，尽管我有成见在先，我还是深信不疑。如果读者记得我的文章的话，在火星进攻地球以前，我是相当激烈地反对千里眼的理论的。

火星人不穿衣服。他们对于美和礼貌的观念当然和我们很不相同。他们对于温度的改变不像我们那样敏感，就是压力的改变对于他们的健康也似乎没有重大的影响。虽然他们不穿衣服，但是他们身上有些别的制成品，使他们比人类更为优越。我们和自己的自行车、滑冰鞋、飞机、大炮和刺刀等等，只不过是进化过程的开端，而火星却已完成了这种过程。他们进化到纯然是智慧这一个境地，根据需要，穿上各种的躯壳，正像人更换衣服，骑自行车赶路，下雨时拿一柄雨伞。但是，在火星人所制造的一切工具中，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它们都没有轮子，而轮子却是人们在机械方面成就中的主要特色。在他们带到地球上来的东西里面，甚至看不出轮子的迹象。但是似乎可以这样猜想，他们至少要用轮子来作为运输工具吧。在这一方面，指出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在地球上，自然界是完全不懂得使用轮子的，它情愿用别种有效方法而不使用轮子。火星或者完全不知道轮子（这种说法大概不可信），或者不喜欢使用轮子。此外，他们很少在自己的工具上安装固定的或者比较固定的轴心，用来在一个平面上作圆形的转动。几乎他们机

有些人仿佛有种本领，可以看见视力所不能到达的事物，听见正常听觉所不能听到的声音，不用言语或其他信号向对话人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人叫作千里眼。在西欧，尤其在北美，许多江湖骗子多次向轻信的观众表现了虚假的千里眼现象，用许多荒谬的理论作为解释。

器里所有的连接器，都是由滑动部分组成的一个复杂装置，这些滑动部分是在几个精巧的歪歪斜斜的小轴承里移动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他们机器里的长杠杆连接器是靠着些像筋肉组织一般的圆盘转动的。这些圆盘安装在一个有伸缩性的外罩里面，放入电流，就可极化，彼此紧紧地贴在一起。这种机器的动作，很像动物的动作，使人看见了目瞪口呆，惊愕万分。在螃蟹那样的多手机里，这种像人造筋肉似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当我第一次向圆筒里的隙缝张望时，我看见了这架多手机正在打开圆筒。在落日的光芒下，这架机器看来比躺在它们后面的火星人要活跃得多。火星人都气喘吁吁，转动着触角，在穿过星际空间的飞行以后、他们行动也是勉强强强的。

在明亮的月光中，我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缓慢动作，细看他们的奇怪外形，直到牧师把我的一只手拉住，我才知道他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回过头去，看见了他忧郁的面孔和紧闭的嘴唇。他也想向隙缝里张望一下，可是那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张望。因此在牧师行使他合法的权利时，我就不得不放弃对于火星人的观察。

当我再向隙缝里张望时，那架多手机已经把从圆筒中取出的一切零件装好了。这架新机器和第一架机器一模一样。在左边的下面，同时有另一架不很大的机器在工作着。它喷出一缕缕的青烟，在坑洼周围开动着挖掘泥土，一面把土地挖深，一面把它压平。这架机器并且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响声，使得我们倒塌的避难所震动起来。在工作时，它喷出青烟，发出啸声。就我所见的说来，它是一架自动机器，火星人都全不去指挥它。

3. 幽禁的日子

第二个三脚武器的出现，迫使我们离开隙缝，回到洗涤处，因为我们担心火星人会从瞭望台上看出我们掩伏在那里。后来我们明白，这种被发觉的危险性并不大，因为对于被阳光照射得发花的眼睛，我们的避难所看来一定像个黑色的空洞。但是起初我们一想到火星人的到来，便吓得目瞪口呆，赶紧躲到洗涤处来。好奇心却使我们不顾危险，仍旧回到隙缝那里。现在我惊奇地回忆着，虽然我们的情况是毫无出路（有饿死的危险，并且还有比饿死更可怕的惨死的危险），但是为了要获得张望火星人的可怕的优先权，我们还是激烈地在争吵着。我们很可能发生一场荒唐而滑稽的打架，在整个厨房里互相追逐，虽然一点儿的暴露就可送命。尽管我们唯恐发出一点儿响声，却还要你推我踢，打个不停。

在性格上，在习惯上，在智力上，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濒临险境和困居一处，使我们的不同点加倍地对立起来。还在哈利福特的时候，我就很讨厌牧师束手无策的啼哭和呆笨不灵的念头。他不停不歇地喃喃自语，妨碍我集中思想。因此，在我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时候，他这种自言自语几乎逼得我要发疯。他跟傻老太婆一样，没有一点儿耐心。他可以哭上几个钟点。我深信他正像一个婴孩一样，以为眼泪是会给他帮助的。甚至在黑暗中，每一分钟他都使我想起他就在近旁。此外，他吃的东西要比我多得多。我枉费心机地提醒他，我们要在屋里待到火星人的工作，所以必须节约食物，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脱险希望，他吃着，浅斟慢酌地喝了许多酒，却不大睡觉。

几天过去了。牧师的无忧无虑的神情和他的固执不听好话的态度，使得我们绝望的情况越加恶化了。我逼得只好威吓他，甚至打他。这使他清醒一些，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又发老脾气了。世界上有一种狡猾而软弱的家伙，畏惧、低贱、没有自尊心，无论对上帝、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要撒谎。这牧师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我并不愿意回忆这种事情而把它们一一写出，可是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就不完整了。凡是生活上没有遇到惊风骇浪的人，都不免要批评我的粗鲁、容易激怒和我们的最后一幕悲剧；这些人当然都是能辨别善恶的人。但是我以为他们未必懂得这一个道理：受尽折磨的人是不能对他的行动负责的。不过那些亲自经历黑暗而深知事物的隐藏根源的人，一定会了解我而给我辩解的。

正在我和牧师低声争吵、彼此抢夺饮食、吵吵打打的时候，在炎夏六月的烈日照耀下，外面的火星人在坑洼里正在安排着我们所不懂的他们的生活。现在我把我所看见的写在下面。隔了好一会儿，我又获得了向隙缝张望的权利。我看见又有三个火星人的三个三脚武器和一些整齐地放在圆筒四周的新的装备加入了新来者的队伍。刚安装好的第二架多手机正在操作另一个新工具，它是由一架三脚武器带来的。这个工具的一般轮廓像个牛奶壶，上面有一个转动的梨形容器；一些白粉不停地从容器撒进放在下面的圆盆里。

这种转动是由多手机上的一个触角产生的。这架多手机用两只铁锹般的手挖泥，把一块块的泥土扔在梨形的容器里，同时用第三只手循环不停地打开一扇小门，把烧成的灰渣从机器的中部倒出。机器上的第四个钢制的触角

把白粉顺着—个直角曲管送入另一个容器，—堆淡蓝色的尘土遮住了我的视线，使我没有能看出它来。—缕青烟笔直地从这个看不出的容器里往空中升起。正在我望着的时候，那架多手机发出—阵轻微的笑声，突然伸出—个仿佛望远镜—样的触角，它先前是隐在—堆泥土的后面，—分钟前还只是—个短而钝的突出物而已。—秒钟以后，这个触角向上举起—条明亮发光、尚未冷却的白色的铝，把它放在排在坑洼—边的同样的铝条那里。在太阳落山和众星出现这—段时间内，这架灵巧的机器用这种湿土至少生产了—百条这样的铝条，—堆微蓝的尘土堆积得越来越高，直到它高过了坑洼的边缘。

所有这些机器的快速而复杂的运动，和它们主子的气喘吁吁、迟钝而笨拙的动作间的对比是那么的显著，使我总是觉得活的是机器而不是火星—人。

当火星—人把第—批俘虏带到坑里来的时候，牧师正站在隙缝边。我坐在地板上静听着。突然他跳了回来。我—想到火星—人发觉了我们，就吓得愣住了。他轻轻地从垃圾上爬到我这边来，蹲在我旁边，嘴里嘟囔着，并且还用手指指着什么；我也感染到了他的恐惧。他用手势向我表示，让我到隙缝边去。好奇心鼓起了我的勇气；我站起身来，跨过牧师身上，紧贴在隙缝上。起初我不明白他害怕的原因。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众星小而暗，可是坑里却给—架制铝机器所发出的青光照得通亮。起伏的青光和移动的模糊的黑影，令人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蝙蝠在空中打转。

火星—人待在一堆青蓝色的尘土后面，所以看不见了。—架三脚武器站在坑洼的—个角落里，它的三只脚是缩短而蜷曲的。突然，在机器轰响里面，仿佛传来了人声。我以为这是我的错觉，因此起初我并没注意。

我弯下身来，仔细地望着这架三脚武器，在这个时候我才确实看出有—个火星—人躲在罩子下面。当青焰闪得亮些时，我看清楚了他发亮的外皮和眼睛的亮光。突然传来了叫喊声，接着我看见—个长触角弯过机器的肩膀，碰到机器后面挂的那个棺材—般的小笼。后来，在高空中升起了一个模糊不清、费人猜测、乱摇乱动的什么东西，它在星光中现出—个黑影。在这个东西降落时，在青光—闪中，我看出他是一—个人。在几秒钟以内，我完全把他看清楚了。这是—个衣着端整、身体健康、长得胖胖的中年人。三天以前，他大概是社会上的一—个名人。我看见他的一双张大了的眼睛和他纽扣及表链上的反光。他消失在土堆后面，刹那间全都寂静了，可是后来又传来了哀号声和连续不断的火星—人的欢呼声……

我蹲在垃圾堆上，后来霍地跳起，按住耳朵，奔到洗涤处去了，那时牧师正双手抓住了头，沉默地弯下身子，望着地上。他—见我在身旁跑过，立刻放声大哭（他以为我把他丢下了），跟着我奔去。

这一夜我们是在洗涤处度过的，心里动荡不定，—面害怕，—面却很想在隙缝里张望—下。我觉得必须采取行动，可是想不出—个逃走方法。只是到了第二天，我才能完全清楚了解当前的情况。我看出牧师完全没有合理的判断能力。他被吓得非常急躁，既不能高瞻远瞩，又糊涂得不明事理。实际上他已经等于—只野兽。因此我不得不独个儿考虑主意。我冷静地把所有一切情况加以考虑以后，认为尽管我们的情况严重，也用不着束手待毙。我们主要的希望是：火星—人大概是暂时待在坑里的。就算他们要把坑洼变成永久基地，可是只要他们不认为有看守坑洼的必要，我们也会有机会逃走的。我也很用心地想出—个计划，要挖掘—条地道通往坑洼那边，可是这样做，我们就有给某—个看守三脚武器的火星—人发觉的危险。此外，掘地道的工作不

得不由我一个人来干，因为牧师当然是干不了这种工作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我们躲避的第三天，我看见火星把一个人杀死了。我亲眼看见火星吃东西就只这么一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白天走近隙缝那边去过。

我走到洗涤处，打开了门，接连好几个钟点用斧头轻轻地挖掘地道。但是我才掘了一个大约两英尺深的地洞，轰的一响，松土就倒塌了，因此我没有敢再掘下去。我愣住了，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不敢动一动。以后我就放弃了挖地道的念头了。

火星使我发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因此我已经简直不指望有人来帮助我们脱险了。但是，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夜里，我听到了仿佛重炮放射的声响。

时间已经深夜，明月照在天空。火星搬走了自己的掘土机，走到别处去了。只有远远的一架三脚武器和在坑洼一个角落里继续工作的多手机，它恰正在我张望的隙缝的下面。只有多手机的轧轧声冲破了寂静。除了它的反光和月光所照到的地方外，坑里是漆黑的。

这是个明亮的夜晚；月亮是天空中唯一的星球。我听到了犬吠声：这个熟悉的声音使我倾耳静听。随后我清楚地听到了炮声。我数出个六响。经过长时间中断以后，我又听到了六响。这就是我所听到的一切了。

4. 牧师的死亡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躲避的第六天。我在隙缝里张望着，突然感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知怎的，牧师竟没有站在旁边把我从隙缝处推开，反而走到洗涤处去了。我觉得有些蹊跷。我很快地、可是毫无声息地走着，回到洗涤处去。在黑暗中我听到牧师在喝东西。我伸一只手到黑暗中去，我的手指摸到了一瓶盘根迭葡萄酒。

我们打架打了好几分钟。瓶子掉在地上，打碎了。我放开牧师，站直身子。我们站着，沉重地喘着气，准备再打一次。最后，我站在牧师和食物中间，向他说，我决定要建立纪律。我把所有剩下的食物分好，预备吃十天。下一天牧师又想去拿东西吃。我已在打盹，可是突然醒了过来。整天整夜我们对坐着。我很疲倦，可是并不让步。牧师哀哀哭泣，说他肚子饿。我知道我们这样过了一天一夜，可是当时我觉得——现在我也有这么个感觉——仿佛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们不同的性格，最后导致了公开的冲突。在漫长的两天以内，我们低声谩骂，互相责备，争个不停。有时我失掉了自制力，把他揍一顿；有时我跟他说好话，想说服他；有一次我甚至想用最后的一瓶盘根迭葡萄酒引诱他不吃东西，因为厨房里有个抽雨水的唧筒，我用它可以解渴的。但是利诱威胁都不生效力：显然，牧师已经丧失理解力了。他还是不停想要拿东西吃，出声地在自言自语。他的举动很不审慎，每分钟都可能把我们暴露出来，不久我明白了他神经已经错乱；在这个狭窄的躲避处所内，我的同伴是个疯子。现在我觉得，当时就是我自己的精神也并不正常。我受着怪梦的折磨。但是，尽管很是奇怪，牧师的疯癫却对我是个警告：我振作精神，保住了自己的理智。

在第八天上，牧师开始大声谈话，我无法阻止他的高谈阔论。

“主呀，你的愤怒是公正的！”他重复地说，“这是公正的。惩罚我和所有的人们吧。我们犯了罪，造了孽。到处都是贫困和愁苦。穷人受到凌虐，我却置之不问。我讲的是荒谬道理，主呀，多么荒谬的道理，原来尽管死亡威胁着我，我还是应该挺身站起，号召他们仟悔。号召那些压迫穷苦者的人仟悔……”

后来他又想起了食物。因为我不让他吃，他对我又是求，又是哭，又是威吓，使我厌烦透顶。最后他开始提高嗓子。我央求他别作声。那时他明白了个要挟我的方法，因此就恐吓我，说他要提高嗓子，引起火星人的注意。起初我给他吓住了。但是我的让步可能使我们得救的机会更少。尽管我认为他有走极端的可能，我对他的威吓还是置之不理。至少这一天他没有真的威吓。但是，在第八天和第九天上，他继续谈话，慢慢地把嗓子越提越高——其中有咒诅，也有祈祷，还混杂有仟悔的哀号，恨自己没有好好地上帝服务。我有些可怜他了。但是，睡了一会以后，他又开始大声谈话，逼得我只好采取一些措施。

“请您别作声，请您别作声，”我央求他。

这时他跪了下来，原先他是蹲在黑暗中的铜器旁边的。

“我沉默得太久啦！”他喊得这么响，似乎在坑里的火星人是不会听不到了。“但是现在我必须证明。不信神的城市要遭殃呀！遭殃！遭殃！遭殃！地球上的居民要遭殃，因为号角已经响起了！……”

“别响，”我悄声说，一面站了起来，想到火星人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吓得浑身发冷了，“为了上帝……”

“不，”牧师高声大喊了。他也站了起来，一面伸出了手：“上帝的话在我的嘴里呢！”

他跳了三下，就到了厨房门口了。

“我应该作证。我走了。我已经耽搁得太久了。”

我伸出手去，摸到了挂在墙上的一把切肉刀。刹那间我就去追他了。由于恐惧，我狂怒了。我在他跑到厨房中间以前就赶上了他。我在人类互爱的最后一念中让了步。把刀子的锋口转向上面，用刀背打了他一下。他伏倒在地上。我在他身上绊了一下，站住了，沉重地喘着气。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突然，我听到了外面灰泥的摇动声和掉落声；墙上的三角窟窿发黑了。我朝上一望，看见了多手机的下部缓慢地伸入了墙上的窟窿。一只收缩着的触角在断垣颓壁中蠕动着。第二个触角滑进了塌倒的梁木，也进来了。我吓得愣住了。后来，在窟窿边上，在特种的玻璃片的后面，我看见了火星人的一个面孔（假使可以这么说的话）和他的巨大的黑眼睛。触角好像一条金属的长蛇，缓慢地爬入窟窿里来了。

我跳了过来，在牧师身上绊了一下，停在洗涤处的门边。触角伸进厨房里约有两米长，弯弯曲曲，转来转去。像着了魔一样，我呆立了好几秒钟，望着它那缓慢而抽动的动作。后来，我吓得低喊一声，就穿过洗涤处奔去。我浑身发抖，勉强站住了脚。我打开了角落里贮藏室内的一扇门，站在那里的黑暗中。从门隙里向厨房张望着，静听那里的动静。那个火星人看见了我吗？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厨房里有这个东西在转动着，碰在墙上发出一阵轻微的金属的铿锵声，仿佛一串钥匙碰在戒指上面。一个沉重的身体——这个身体我知道得够清楚的了——在地上被拖着穿过了窟窿。我抑止不住好奇心，便走到门边去张望。在阳光照耀着的那个三角形窟窿中，我看见多手机上有一个火星人；他在仔细地打量着牧师的脑袋。我立刻想起，看到我在牧师头上打出的伤痕，火星人会猜到我在这里的。

我又爬回到放煤的贮藏室去，关上了门，在黑暗中开始尽可能躲在柴炭里面不发出一点声音。我时常一动不动地呆着，静听那个火星人有没有重新把触角卷进窟窿里来。

突然，轻微的金属铿锵声又响起了。触角缓慢地在厨房里转动着越来越远……这会儿它已经到了洗涤处了。我希望它别伸到我这里来。它在贮藏室的门上抓了一阵。这是一段很长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等待期间；我听到了门闷鼻子的响声。它找到了门。火星人知道门是个什么东西。

触角跟门闷搞了约一分钟；后来门就打开了。

在黑暗中，我可以看出这个金属制的触角像个象鼻子。它向我伸过来，碰着摸着墙壁、煤块、木柴和天花板。这就像一条黑蛆虫，向这里和那里转动它那没有眼睛的脑袋。

触角碰上了我的鞋跟。我几乎叫喊起来，可是我马上就咬住手臂，竟忍住了。一会儿声息全无，我已经在想触角退去了。突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喀嚓一响，它抓住了个什么东西——我觉得抓的是我——接着仿佛又爬出贮藏室去了。我不大相信是这样的。显然，它抓住了一块煤。

我利用这个机会，稍微变动了一下我的非常不舒服的地位，然后又静听起来。

突然，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铿锵声。触角又朝我伸近来了。它缓慢地、非常缓慢地搔着墙壁，打着家具。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碰到我。突然，它用力一击，砰的一声把放煤的贮藏室的门关上。我听到它在食物储藏室里转动，听到饼干罐在滚动，一个瓶子打破了。后来，贮藏室的门上又被打了一下。随后是一片寂静，提心吊胆的等待。

触角离开了吗？

是的，好像是这样。

它没有再回到洗涤处来。第十天我整天躺在黑暗中，躲在柴煤中间，虽然渴得要命，也没有敢爬出去喝个饱。只在第十一天上，我才冒险离开了避难所。

5. 寂 静

在我走进食物储藏室以前，我关上了那扇从厨房里通入洗涤处的门。但是食物储藏室里是空洞洞的；食物全都不见，连一块也没有了。显然，火星人都拿走了。我很失望。在第十一天和第十二天内，我不吃不喝。

我唇枯口燥，四肢无力，坐在黑暗的洗涤处，完全绝望了。我只想吃东西。我觉得耳朵聋了，因为坑里传来的听惯了的声音完全听不到了。我觉得实在没有力气可以毫无声息地爬到厨房里的隙缝边去，否则我真会这么做的。

到了第十二天，我的喉咙渴得要裂开了，因此我只得冒着引起火星人的危险，打动污水槽上那个发出嘎吱声的唧筒，弄到了两杯乌黑的泥水。喝了水后，我的精神振作了。我胆子大了一些，因为唧筒的响声并没有引起触角再度出现。

在这几天内，我模糊地、仿佛做梦那样地想起了牧师，想起了他的死亡。

在第十三天上，我再喝了一些水，然后打起盹来，梦想着食物，梦想着那奇怪的、无法实现的逃走计划。只要我一打盹，我就会做许多怪梦：牧师的死，丰盛的菜肴……但是就在梦中，我也还觉得口渴难受，这样逼得我只好不停地喝水。现在射入洗涤处的光线不是淡灰色的，而是淡红色的了。在我病态的想象中，这个光线看来也是血红的了。

在第十四天上，我走进厨房，觉得很奇怪，因为看见墙壁的裂缝里长上了红草，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半暗半明的光线变成淡红色的了。

在第十五天的清早，我听到厨房里有一种奇怪可是熟悉的声音。我倾耳静听，断定这是一条狗的轻吠声和爪子的爬搔声。我走进厨房，看见一个狗脸穿过一丛红草，钻进隙缝里来了。我很奇怪。它嗅到我的气息，便发出了断续的吠声。

我心想，如果能够把它骗入厨房的话，那末我就能够杀掉它，把它吃光。总之，杀掉它是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因为它很可能引起火星人的注意的。

我伸出一只手，亲热地喊它：

“好狗儿，好狗儿……”

但是那条狗走开了。

我倾耳静听，不，我没有聋，因为坑里的确是一无声息。我听出的只是一些仿佛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还有一些括括的尖叫声——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在隙缝旁边站了好一会儿，没敢去碰那红草。我听到了一两次狗在沙上跑过的爬搔声，也听到了翅膀的拍打声，可是听到的仅仅是这些。最后，我鼓足勇气，向外望了一眼。

坑里没有一个人。只是在一个角落里，一群乌鸦在火星人所吃掉的几具死尸的骷髅上打架。

我向四周望了一眼，连自己的眼睛也不能相信了。没有一架机器。坑里空空的。在一个角落里是一堆淡灰色的尘土，在另一个角落里是几条铝片，还有几只死尸上空飞的黑鸟。

我慢慢地穿过了红草丛，爬到了一堆瓦砾上。除了我后面的北方耸立着一所房屋挡着视线以外，其他各方面我全都可以看到。哪里也看不到一些火星人到过的迹象。坑洼恰好在我的脚边。我可以从瓦砾中爬出这个废墟。这

样我就可以得救了。我高兴得发抖了。

我犹豫不决地站了好几分钟。后来，突然在一股坚决的猛劲中，我怀着一颗猛跳的心，爬上了一堆瓦砾，我被活埋在这下面已经好多天了。

我再向四周打量了一眼。在北面也没有一个火星子。

当我在阳光下最后一次看见这一部分的希恩时，这里曾经展开了蜿蜒曲折的街道，在茂盛的树荫下，点缀着舒适的红色和白色的小屋。现在我站在一个沙土和砖瓦的垃圾堆上，上面长着仿佛仙人掌那样的一种植物。它们长得有齐膝高，把地上所有的植物都排挤掉了。附近耸立着的树木都发出黑色，快要死掉，可是在稍远的地方，一簇簇红色的嫩枝还缠着那活着的树干。

周围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可是竟没有一所是烧掉的。有几处楼房上的墙壁还没倒下，但是窗子全都被破坏，门户都给弄坏了。甚至在没有屋顶的房间内也长着红草。下面，在坑里，乌鸦正在争吃死尸。几只鸟在一些废墟上跳来跳去。在远处一所屋子的墙上，一只瘦猫正在小心翼翼地爬下来，可是哪里我也看不见人。

跟我不久前在半明半暗的住处里一比，我觉得白天的阳光尤其刺目，天空更加碧蓝。微风在红草上轻拂着。每一块空地上都长着红草。这空气是多么的清新呀！

6. 火星人在两星期内的破坏情景

我摇摇晃晃地在一堆垃圾上站了好几分钟。当我待在我刚离开的那个简陋的小屋里时，我的心情苦闷紧张，只想着我个人的危险。我不知道在这一个时期，外面出了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一看到展开在我面前的景色以后，就愣住了。我料想要看见希恩成了废墟，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为另一星球上所有的、阴森森的不祥景色。

这时，我初次感到一种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然而那些受我们控制的动物却是清楚懂得的感觉。比方说，一头要回到自己洞里去的兔子，突然看见十来个挖土人正在挖掘一所新屋子的地基，这时它的感觉，也就是我那时的感觉。最初这些感觉还是不很清晰的，稍后我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了，而且使我难受了好多天。这是这么一种感觉：丧失了地位和自信，自认不再是一个主人，而是受火星人类管制的许多动物中的一只动物。跟其他动物一样，我们现在必须经常戒备着，东奔西逃，躲躲闪闪。人类的王国结束了。

但是，这种奇怪的感觉一出来就结束了，接着我感到了一种因为长时间禁食后才有的、无法忍受的饥饿感觉。离开坑洼不远的地方，在长着红草的篱笆后面，我看见了一块完整的园地。这向我暗示了一种希望。我开始往前走，有时齐膝盖、有时齐脖子陷在红草丛里，我高兴地意识到有了一个安全的保障。躲在这种浓密的植物里是毫不困难的。那个围住园子的篱笆有六英尺高。当我尝试爬上去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跨不过去。我向前走，抓住了角住上的一个塑像装饰，爬到上面，跳进了花园。我在那里找到了些嫩葱头、菊芋和一堆小胡萝卜。我把这些东西都采了，便爬过一堵倒塌的墙壁，顺着一条两旁长着深红色和淡紫色植物的道路，走向寇和去了。这好像在大血滴之间散步。我心里想的是逃命和食物：放出全部力气，尽快离开这块不像我们地球上的土地的该死土地。

再往前面，我在草里找到了几个蘑菇，把它们吃掉了。后来我遇到了一小条褐色的流水——这里以前原是一块草地。吃了一点儿东西，反而刺激得更饿了。我起初觉得奇怪，在这干燥的盛夏日子，这里怎么会有流水。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由于红草蓬勃蔓延开来的缘故。这种奇怪的植物一遇到有水的地方，马上长得又高又大，蔓延得非常快。它的种籽掉入了威河和泰晤士河。那些含水分很多的张开的大叶子不一会儿就遮没了这两条河。

后来我看见，在彼尼地方的一座桥竟然几乎给那些草丛遮得看不见了。在李希蒙附近，泰晤士河的河流成一个宽广可是不深的湖泊，淹没了汉普登和特维根汉的草地。红草跟着泛滥的河水蔓延开去。有一个时期，泰晤士河流域那些倒塌的别墅竟在这些红草丛中看不见了。我站在这些草丛的边上，它们把火星人所搞成的废墟痕迹都遮没了。

随后，有如它蔓延时那样快，红草一会儿全都死掉了。显然，它传染着了一种细菌病，给毒死了。

由于自然淘汰的原理，所有地球上的植物都养成一种反抗细菌的本能。它们从来也没有不经过一次坚韧的斗争，而自己甘愿死亡的，可是红草连根都枯萎了。它的叶子惨白，起了皱纹。脆得只要轻轻一碰就脱落下来。先前帮它发展的流水，这时把它最后的一些残余都带到海里去了。

我走到水边，当然首先要解决口渴。我喝了个痛快。后来我灵机一动，拿一张红草的叶子咬嚼起来，叶子上的水分很多，可是有一种难吃的金属味

道。我看出河水并不深，可以毫无危险地涉水过去，虽然那些红草妨碍了我的自由行动。但是越到河中心，水就越深，因此我又回到莫特莱克那边来。我竭力沿着路走，按照那些侥幸留着的路边别墅的废墟、篱笆和街灯决定方向，最后总算走出了沼泽，登上洛恰姆波顿附近的山岗，到达了彼尼草地。

这里的景色是大变特变了。景色没有什么异样和奇怪，只是所有熟识的和看惯的东西全都被破坏了。有些地方完全荒废，仿佛吹过了一阵旋风，可是往前再走上几十米远，却遇到了丝毫未经变动的地区：屋子里放下了清洁的窗子，锁上了门户，看来仿佛居民正在睡觉，或者只是出门一两天。红草长得已经不很浓密，路旁巨大的树木不再受到它的缠绕。我想在树下找到一些可吃的植物，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也走进了两所空屋子，可是这里显然已经有人来过：屋子里早已搜刮一空了。这天余下的一些时间，我在灌木丛里躺着，因为我已走得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

在所有这些时间内，我没有遇见一个人，在哪里也没有看见过火星。我只遇到了两只饿狗。虽然我殷勤地招呼它们，它们却跑开了，不肯走近来。在洛恰姆波顿附近，我看见了两副死人的骨骼：不是尸体而是骨骼，因为上面的皮肉全都给吃掉了。我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些猫兔的碎骨和一头绵羊的头骨。但是骨头上都没有肉；我白白地啃了一阵。

日落以后，我走上那条通往彼尼的道路。必须明白，火星人在彼尼曾经使用过热光的。走过了洛恰姆波顿，我在一个菜园里弄到了几个小马铃薯，稍微解了解饥。从菜园里可以望见彼尼和一条河——一幅阴沉而空虚的景色：烧焦的树木、黑色的无人废墟、山脚下一片给河水淹没了的淡红色沼泽、一片闷得人要死的寂静。我一想到这个快速的变化，就不禁发抖了。

起初我甚至想起，全人类都给消灭了，被从地球上扫除干净了，而站在这里的我，是人类中剩下的唯一的活人。我在彼尼山顶上又遇到一具骷髅：他的双手已被切掉，臂骨掉在离开尸体约几米远的地方。我往前走，心里越来越感到所有在这个地区里的人，除了几个像我这样的逃出来的人以外，一定全都给消灭了。显然，火星离开了荒废的土地，是在走往前去找东西吃。也许；他们是往北方去了……

7. 彼尼山上的人

这个晚上我是在彼尼山顶一家旅馆里度过的。这是我逃到莱善海特以后第一次睡在床上。起先我毫无必要地想破门而入，可是后来发觉那扇大门只是在外边加上一个门闩，我就进去，在所有的房间里搜索食物，最后已经失望了，却在似乎是女仆卧室里找到了一块被老鼠啃过的硬面包和两罐菠萝——关于这一切全是不值得一提的。有个人已经把这个屋子搜索一遍，把食物都带走了。后来我在酒吧间内找到了相当多的饼干和三明治，显然，这些都是先下手的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三明治是完全不能吃了，可是那饼干呢，我不但用它充了饥，并且还把它塞满在口袋里。我没有点灯，担心可能有个火星人会在黑暗中上伦敦这一带来寻食物吃。在睡觉以前，我很长时间都怀着不安的心情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窥视着会不会看见这些怪人。我睡得很不好。在躺着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完全合理的——这种现象，自我最后一次和牧师冲突以后，是完全没有的。经过了那次冲突，我老是有了一种模糊的心神不宁的感觉，或者是一种迟钝的麻木心情。但是这一夜我吃了东西以后，脑子又清楚了。我开始思索得有条有理了。

我心里有三个念头：牧师的死亡、火星人的所在地和我妻子的命运。对于牧师，我思想上毫无恐怖感觉，也无忏悔意识。我认为他的死亡是个已成事实，回想这种事实是绝不愉快的，可是我也不感到有什么良心上的责备。跟现在一样，那时我也认为自己是各种情况汇合下的牺牲品，那些情况一步紧接一步地把我们领到一个命定的结局。我并不责备自己，可是那个停留在我脑海里的不变的回忆老是缠扰着我。在寂静的夜里，我讯问我自己，对于那个充满愤怒和恐惧的时刻，我进行了自我审判。我回忆我们谈话中的每一细节，从他伛在我身上的最初一分钟起，当时他不理会我口渴的呻吟，而指着威勃利奇废墟里升起的烟火。我们的性格绝不相同，可是机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如果我能预见一切的后果，那末我早就把他扔在哈利福特了。但是我什么也没预见到。要是我预见一切而仍旧不和他分开的话，那末我是个罪人了。我在这里写的就是全部事实。既没有见证，我不妨不说出来，可是我说了。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思来批判我吧。

最后，我花了一番力气，不再去想那摊手摊脚倒在地上的躯体，开始想起了火星人和我妻子的命运。关于火星人，我知道得并不清楚：我可以作出任何我愿意作出的推想。对于第二个问题，情况也并不妙。所以我突然觉得害怕了。我坐在床上，向黑暗中凝视着……我心里只有着一个愿望：但愿那个热光一下子毫无痛苦地把我的妻子结果了。可怕的夜晚……

第二天黎明时，我悄悄地走出了屋子，仿佛一只走出洞去的耗子，仿佛一只听凭主子高兴、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捕捉去杀害的低等动物。一个人必须经历过许多苦难，才会落到这个地步。毫无疑问，如果在这个战争中我们什么也没有学会的话，我们至少学会了懂得怜悯——怜悯那些不得不忍受我们统治的不会说话的可怜虫。

这是个明朗的早晨。东方泛出红光，升起了一片片金黄色的云层。在从彼尼山顶上通往温勃尔顿的路上，可以看出在跟火星人开战后，星期日夜间这里的人拼命逃往伦敦时所留下的痕迹。这里有一辆手推二轮车，上面写着：“新麦尔登青菜商人汤默斯·洛勃”，它的一个轮子毁了，一个白铁箱坏掉了。还有一顶草帽不知是谁的，给踩在现在已经发硬的泥里。在西山顶上，

还有一些染上血迹的碎玻璃片。我慢慢地走着；并没有一定的方针。我打算上莱善海特去，虽然明知在那里几乎是没有找到我的妻子的希望的。当然，如果我的亲戚没有遭到飞来横祸，他们一定会带了她一起逃走的。但是我觉得，我会在那里打听出秀兰的居民逃到什么地方去。我知道我要去找我的妻子，我的心渴念着她和其他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去找。我明白我现在完全是孤零零的了。我在十字路口转弯，在树丛和灌木荫下走往宽阔的温勃尔顿草地去了。

在乌黑的空地上，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点点斑斑的黄色金雀花和石南。哪里也看不见红草。我小心翼翼地紧靠着开阔的草地边上走。太阳出来了，用一股清新的光芒照耀着万物。我在树木下的一个水潭里遇到了一群小青蛙，立刻站住了，因为我望着它们，便学会了要顽强地为生活而斗争。突然，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人在偷偷地注视着我，于是猛地转过身来，看出了灌木丛下有个东西在动。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迈上一步，一个手里拿着一把短剑的人迎面向我站起。我慢慢地向他走近前去。他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注视着我的举动。

我走近去，看出他身上的衣服跟我的一样脏，好像刚从阴沟里被拖出来似的。

我再走近些，看出他浑身都是青苔、污泥和烟煤。他的黑头发垂到眼睛上；他的面孔黑黝黝的，又脏又瘦，因此初看一眼，我完全认不出他来。他的下巴上有一个红色的伤痕。

“站住！”他喊道，那时我走到离他十米左右的地方。

我停下来。他的嗓子是嘶哑的。

“您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我打量着他，没有作声。

“我是从莫特莱克来的，”最后我回答说，“我被埋在坑洼旁边，就是火星人在圆筒旁挖掘的那个坑洼。我爬出那里逃出来了。”

“这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他说，“这全是我的土地——从这座山到那条河，到克拉波海姆，并且到草地的边上。这里的东西只够一个人吃。您上哪里去？”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

“我不知道，”我说，“我在一所破屋子的废墟里待了十三四天。我不知道在这个时期内出了些什么事情。”

他怀疑地望了我一眼，可是随后他的脸色突然改变了。

“我完全不想待在这里，”我说，“我要上莱善海特去，因为我的妻子在那里。”

他伸出一个食指。

“这是您吗？”他问，“从胡金来的人吗？这么说来，您没有在威勃利奇死掉吗？”

这时候我认出他来了。

“您是炮兵吗？走入我花园里来的是您吗？”

“好啦！”他说，“我们两人都是幸运儿。原来这就是您啊！”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我把它握了一握。

“我爬进了一个阴沟，”他继续说下去，“他们没有把每个人都杀光。他们离开以后，我就越过田野，走到魏尔顿去。但是……还不到十六天，你

的头发已经变白啦，”他突然惊慌地回头朝后望了一眼，“这只是一只白嘴鸦，”他说。“现在连鸟儿的影子也都要留心。这里是块空旷地，我们爬进灌木丛去谈一谈吧。”

“您见过火星星人吗？”我问，“自从我爬出以后……”

“他们上伦敦去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我想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主要阵地。那里，在海姆斯推特路后面，晚上满天都是一片红光。他们的影子就在这片红光中移动着。在日光中是看不见他们的。但是近一些……我没有见过他们……”他开始屈指计起数来了。“五天……后来我看见其中两个把一个什么大东西拖过海满斯密士路去了。在前天晚上，”他不说了，然后含义深长地补充说，“又有一个什么东西发出光来了，只是在高空中。我想他们已经造好了飞机，正在学习飞行呢。”

我趴在地上；接着我们就向灌木丛爬去。

“飞行吗？”

“是的，”他说，“飞行。”

我爬到一个小土墩上，坐了下来。

“这么说来，人类是完蛋了……”我说，“如果他们会飞行，他们干脆就可以飞过全球……”

他点了点头。

“他们会飞的，这么一来，这里可以稍微轻松些了。并且……”他望了我一眼，“难道您怀疑人类没有完蛋吗？我毫不怀疑，这是毫无办法的。完啦。我们给打败了。”

我望了他一眼。尽管似乎有些奇怪，当时我却没有这种想法，虽然经他说出以后，这是非常明显的了。按照老习惯，我还是怀着一个模糊的希望。他重复说：“我们给打败了。”这次他完全把我说服了。

“全都完了，”他说，“他们只丧失一个。只是一个。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彻底打败了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他们把我们蹂躏了。一个火星人在威勃利奇附近死去，这是件偶然的事情。原来这些火星星人只是些侦察兵而已。他们还在继续到来。这些绿星——我已经五六夜没有看见它们了，可是我相信它们每夜掉在别处去了。这是毫无办法的。完啦。我们给打败了。”

我什么也没回答，尽力要想出些理由反驳他，可是想不出。

“这甚至不是战争，”炮兵继续说，“难道人跟蚂蚁作战是可能的吗？”

我突然想起了在天文台里的那个夜晚。

“放了十下以后，他们就不再放了；至少在第一个圆筒来到以前是这样的。”

“您怎么会知道的？”炮兵问。

我给他解释了。他想了一想。

“他们的大炮出了毛病，”他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会把它修好的。即使稍微耽搁一些时间，难道这对结局会有改变吗？这是人跟蚂蚁的关系。蚂蚁建筑城市，过着它们的日子，还要打仗，可是这只是它们没有去触犯人们的时候，等到人们觉得它们讨厌，那就把它们消灭了。我们现在变成蚂蚁啦。

只是……”

“只是什么？”我问。

“我们是些可吃的蚂蚁……”

我们一声不响，面面相觑。

“他们会怎样来解决我们呢？”我问。

“这就是我在考虑的事情，”他回答，“我左想右想。我离开威勃利奇到南方去，一路都在想着。我明白了究竟。人们一倒楣，就叫呀哭的。但是我不爱哭。我曾经一两次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我不是一个仪仗兵，迟早总是要战死的。临危不惧的人是到处总会有出路的。我看见大家都往北方去。我跟自己说：‘那边吃的东西不会够大家吃的，’因此我转往南方走去。我就在火星人旁边过活，正像麻雀在人旁边过活一样。那边呀，”他用手指了指地平线那里，“人们都在整堆整堆地饿死，互相践踏，撕成碎块。”

他直望着我的眼睛，突然不作声了。

“当然，”他说，“许多有钱的人都逃到法国去了。”他再一次望了一下我的眼睛，继续说：“这里到处都有很多吃的东西。店里有罐头食物，有酒，有酒精，有矿水；而水池和水管都是空的。我告诉您的都是我所想到的。我敢说他们是有理智的生物，似乎想把我们当作食物。他们首先要破坏我们的船舶、机器、大炮、城市、整个我们的制度和组织。这全都要被他们破坏的。要是我们的大小跟蚂蚁相仿佛的话，那末我们或者可以逃过这个难关。但是我们不是蚂蚁。我们个子高大，随时都可能被逮住。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对吗？”

我表示了同意。

“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好吧，现在再讲下去。目前他们要是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逮捕我们。火星人只要走上几公里，就可以逮住一大群。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星人在温兹完斯附近把一所屋子弄得粉碎、在碎片里挖东西。但是他们不会老是这么干的。只要他们把我们的大炮、船舶、铁路全都破坏了，把他們要做的全都做成了，那时他们就会有系统地把我们逮住，挑选好的，把我们关在笼里，这就是他们不久要干的事情。目前他们还没有好好地向我们动手呢。难道您不明白这个吗？”

“目前还没有动手呢！”我喊了一声。

“没有动手……目前所出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保持镇静，却用我们的大炮和其他傻把戏去干扰他们。我们惊慌失措，成群结队地出逃，可是逃去的地方呢，危险性并不比原来的地方来得少些。目前他们对我们还没有感到兴趣。他们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制造所有他们不能随身带来的东西，为将要到来的火星人准备一切应用的东西。圆筒之所以暂时停止降落，可能只因为火星人担心不要伤害了自己人。我们不应该像畜群那样东奔西窜，或者埋上地雷希望炸死他们，而应使我们适应新的事物。这就是我现在想到的。这当然不是人类的愿望，可是这是已成事实所指出的方向。我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行动的。城市、民族、文化、进步——全都完蛋。胜负分明。我们给打败了。”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还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呢？”

炮兵打量了我一会儿。

“当然啰，在百万年光景以内，大概是没有音乐会了。皇家艺术学院和各种美味的菜馆也不会有了。如果您希望这种享受的话，那末我想这是完蛋了。如果您有一种贵族的气派，或者不喜欢人家用刀子吃生梨，或者不用手帕擤鼻涕，那末您必须改变一下这种脾气了。礼貌在今日没有多大用处了。”

“您以为……”

“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为了人类的延续而继续活下去。我告诉您，我是坚决地要活下去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您不久也会出现这种真正的本性的。我们是不会被消灭的。但是我不愿被他们逮住，受他们训练、喂养，好像一头公牛。勃—尔—尔，勃—尔—尔……您想一想那些棕色的爬行动物吧！”

“您不是要说……”

“这正是我要说的！我再向下说：我们是在他们控制下了。我全都考虑过；我全都思索过。我们人类给他们打败了。我们懂得太少。在我们再可以碰碰运气以前，我们必须学习。而且在我们学习时，我们必须生活，必须保持自己的自由。您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惊奇地望了他一眼，深深地被他的决心感动了。

“天呐！”我喊道，“您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接着我就握了握他的手。

“我讲得对吗？”他说，眼睛里闪出了光芒，“我全都好好地考虑过了。”

“请继续讲下去吧，”我说。

“凡是不愿当奴隶的人，都应该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我是有准备的，大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变成野兽的吧？但是现在恰正要人变成野兽，这说明了为什么我打量着您。我怀疑您。您又瘦又弱。我不知道这就是您，不知道您曾经被活埋。所有以前往在这些屋子里的人们，所有住在那边街上的可怜的小书记员，都是毫无用处的人。他们没有勇气，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自豪的快乐。这种男人就不是男子汉，而是胆小鬼，没出息的家伙。他们一辈子忙着做事务工作——这种人我看见有好几百了。他们手里捧着早饭，像疯子那样奔跑着，他们身上有着一张月季票，心里只想赶上火车，担心着别迟到，摔破了饭碗。在工作时他们并不钻研业务；下班以后赶快回家，别耽误了吃晚饭；晚饭以后待在家里，害怕出外会在乌黑的街上遇到了坏人；他们跟妻子住在一起，并不是为了爱她们，而是为了贪图她们的嫁资。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不必担心不幸的事变。到了星期日，他们又心慌了，想着死后的日子。仿佛地狱是为兔子设的！对于这种人，火星人简直是个恩人：宽敞的小笼子。丰盛的食物，留心的喂养，没有一些忧虑。他们肚子里是空空的，在田野草地上跑了一个星期以后，便会走回来，听凭逮住。过了些时间，他们甚至会觉得非常满意。他们会感到奇怪，以前没有火星人，他们怎么会活下去的。这些酒吧间里的英雄好汉和歌女情郎，我很可以想象得出的，”他说，脸上露出一副忧闷可是自得的神情。“他们中间有各种情感，有各种宗教。我自己这一辈子看见过许多事物，可是只在最近几天才真正地了解它们。您会找到许多脑满肠肥的愚蠢家伙，他们将要甘心情愿地接受新秩序。您也会找到许多思想上感到苦闷的人，他们以为这全不公平，而应该做些事情。当多数人感到应该做些事情的时候，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和那些脑子里受着复杂思想影响而成为意志薄弱的人，立刻就捏造一种仁慈而崇高的毫无用处的宗教，开始宣传要逆来顺受，听从主的意旨。大概您也见到类似的情形，胆小鬼的精力总是用在这方面的。在笼子里面，他们会读祈祷文，唱赞美诗，显得虔诚而恭敬。”

他沉默了一会儿。

“这些火星人可能把其中一些人作为自己的宠儿，教他们各种把戏——谁知道呢！可能他们也会可怜起一个男孩子来，这个男孩子他们把他养大原

来是为了杀死的……可能他们还会训练一些人来追捕我们呢。”

“不！”我喊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

“干吗要抱这种空想呢？”炮兵打断我的话，“真有愿意搞这一套的人呢。傻子才会想不是这样的。”

我只好表示同意了。

“让他们尝试一下来追捕我吧！”他继续说下去，“让他们试一试吧！”他又说了一遍，接着就陷入沉思之中，阴郁地不作声了。

我站着，玩味着他的话。我找不出一个反驳他的理由，在火星人进攻以前，决没有人会说我的智慧比他差的：我是一个著名的哲学作家，而他只是一个士兵。但是，现在他正确地说明的情况，我却还懂得不多呢。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我问，“您有什么计划？”

他有些踌躇了。

“唔，我以为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想出一个生活方式，让人们可以生活下去，有东西吃，还有相当安全的条件可以养育孩子。请稍等一下，我要更清楚些把我认为应做的事情讲给您听。受火星人喂养的那些人就像普通的家畜，过了几百年以后，他们会成为巨大而美丽、肥满而愚蠢的牲畜。但是我们这些决定过自由生活的人，将变成完全野蛮的动物，退化为巨大的野老鼠……您知道，我指的是地下的生活。我曾好久地想到过下水道。当然，那些不知道它底细的人会想象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就一个伦敦来说，下水道管子就有几百公里长。只要下几天雨，这个空城里所有的水管就都会冲洗干净。主要管子是很宽敞的，里面的空气也很充足。还有酒窖、地下室、储藏室等都可以作为进入管子的秘密的通路。不是还有铁路隧道吗？地下铁路吗？怎么样？现在您可明白了吧？我们把强壮而有本领的人组成一个大队。那些到处都是的垃圾我们是不收的。软弱的人我们也是要扔掉的。”

“您也要把我扔掉的吧？”

“嘿！那么我还会跟您谈吗？”

“我们别争执这点啦，请您讲下去吧。”

“留下来的人一定要服从命令。我们也需要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女人——母亲和女教师。我们不要那些做媚眼的多愁善感的太太！我们不能接受软弱和愚蠢的人。真正的生活又开始了。所有无用的人、对人成为负担的人和对于别人有害的人，都应该死掉。他们不得不死。他们自己也愿意死掉的。归根结底，活着害人总是不好的。他们也不会快活的。此外，死也并不怎样可怕；只是怯懦使得它可怕了。我们要聚集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地区是伦敦。我们甚至还可以设立防哨，趁火星人不在近旁时在露天下跑来跑去。有时我们甚至还可以玩玩板球戏。这样我们就可以保留人种。怎么？这是可能的吗？但是，仅仅只保留人种是不够的。这终究只成了些耗子罢了。不，我们必须救出所积累的知识，而且还要把它们发扬光大。这时就需要像您这种人了。我们有书，有模型。我们必须在地面深处建立一些安全地点，把我们所能弄到的书都放在那里。当然，这不是些小说和诗集，而是些有意义的科学书。这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到英国博物馆去把所有必要的书都拿来。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科学；我们应该尽力学习。我们应该监视火星人；

我们还得派些人去刺探消息。当一切都安排好的时候，我或许亲自去刺探消息。换句话说，让他们逮住自己。主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去惊动火星。我们甚至不应该去偷东西。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他们，我们必须避开他们。我们必须向他们表示，我们不打算危害他们。原来他们是理智动物；如果他们已经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如果他们相信我们只是些无害的蛆虫，那就不会来杀死我们了。”

炮兵不说下去了。他把自己的一只晒黑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归根结底，我们可能用不着学习这么多……您只想象一下：四五架三角武器突然开始行动……左右两面都是热光……在三脚架上的不是火星，而是学会了使用它们的地球上的人。可能我还会看见这些人的。我想象一下，您操纵着这么一架机器，还有那个您能随心所欲向各方放射的热光。您想象一下您会操纵所有这些东西的情景吧。如果您用上这么一次，随后就算被他们化为灰烬，那还算什么倒楣呢？这时火星就会惊讶得瞪出了他们的漂亮眼睛啦！难道您没有看见它们？您没有看见他们急急忙忙、上气不接下气、哼着气、大声叫喊着奔到其他机器那边去的情景吗？到处都出了一些毛病。乒乒啷啷，唏哩哗啦！正当他们手忙脚乱往上爬的时候，吧嚓一响，向他们射出热光，这么一来，我们又当上地球的主人了。”

炮兵的大胆设想、他的沉着的声调和坚定的勇气，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他对于人类命运的预言和他的计划的实行。凡是认为我有点几傻、轻信人言的人，不妨以他的地位跟我比较一下：他是安静地、集中思想在看书，而我却是躲在灌木丛里听着炮兵的谈话，听到一些响声就要发抖。

整个早晨我们谈论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爬出灌木丛，打量一下有没有火星人的影子，便赶快跑到彼尼山上的一所屋子里，炮兵已经在那里给自己做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在煤窖里。当我望着他花上整整一星期时间做成的洞穴时，我初次了解了他的幻想和他的力量间有个多大的距离，原来这只是一个不到十米长的洞穴，而他却想把它和彼尼山上的下水道的总管子接通呢。这么小的坑洼，我在一天内就可以把它挖成了。但是我仍旧相信他，跟他一起在这个洞里一直工作到中午。我们有一辆花园里用的手推独轮车，把我们所挖出的泥土都倒在厨房炉子那边。后来我们吃了一听甲鱼汤，还从隔壁储藏室拿到了一瓶酒，这样，我们的精神就振作起来了。说来奇怪，我竟觉得大为轻松了。这种吃力的工作，使我忘记了在我们四周、跟我们休戚相关的奇怪世界。在工作时，我把炮兵的计划研究了一下，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了怀疑和反对的念头，可是整个早晨我没有停止工作，因为我很高兴能够做些事情。但是干了一小时光景的活以后，我开始计算一下，要再掘多久才能到达下水道的总管呢，结果我觉得我们也许掘不到它那边的。后来我开始怀疑：既然可以很简单地经过街上的一个阴沟洞通到下水道网，而从那里已经筑好通道通入屋子了、那末我们有什么必要挖掘这么长的地道呢。我还觉得这所屋子也挑选得不适当，因此去挖掘这条太长的地道是毫无意义的。

我脑海里刚开始怀疑的时候，炮兵停止了挖掘，向我望了一眼。

“我们干得很好，”他说了以后，放下了铁锹，“应该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在屋顶上瞭望的时候了。”

我主张继续工作。他犹豫了一会儿，重又拿起了铁锹。突然我的脑海里掠过一个念头。我停止了挖掘，他也不挖了。

“为什么您上草地去溜达而不在这里干活呢？”我问。

“我只是想透透气，”他回答，“我已经在走回来了。夜里这里要安全些。”

“那末工作怎么办？”

“老是工作是不行的，”他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是这么一个人。他拿着铁锹，心神有些不宁。“必须去侦察，”他说，“如果有人走近来，就会听到我们在掘地道，这样就会向我们进行突然的袭击的。”

我根本没有跟他吵嘴的心情。我们一起爬上顶楼，站在小梯上望出天窗的窗口：哪里也看不见火星人。我们爬到砖墙顶上，躲在栏杆影里溜往下面去了。

彼尼山的大部分都被树木遮没了，可是我们看见下面一条河，河里长着红草的嫩叶，我们还看见那给河水淹没、变成了红色的兰培斯下区。古老宫殿四周的树木上爬满了红色的蔓草；深红色的一串串花果中间，竖起了长着萎缩叶子的干枯而垂死的枝丫。这些植物的蔓延跟流水间的密切关系，看来是很奇怪的。举个例说吧，在我们附近的山顶上就完全没有这些植物。这里生长的是碧绿的月桂树、柳丛、红色山楂子和白球花。凯新顿后面升起了一股浓烟；这股浓烟和一团淡蓝色的迷雾遮掩了北方的小山。

炮兵开始跟我谈起，现在留在伦敦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说：

“上星期有些疯子把电力恢复了。在灯光辉煌的摄政街和马戏广场上，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女酒鬼狂叫狂跳，直到天明。这件事情是一个在场的人告诉我的。天亮时，他们看见一架三脚武器就在离开兰海姆不远的地方，一个火星人正望着他们。天知道他站在那里有多久啦。后来他就向他们走去，逮住了百来个人，他们又醉又慌，软得不能逃命了。”

这种时代的怪事，历史上是不会有全部的记载的。

讲了这个故事以后，炮兵又谈到了他的巨大计划，用来答复我的问语。他讲得出神，把夺得一架三脚武器的可能性谈得这样娓娓动听，以致我几乎又要相信他了。但是我仍旧明了他是怎么一个人，而且猜出了为什么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急躁”。并且我还看出，现在他已不再谈起要亲自去夺三脚武器和作战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煤窖去。我们谁也不想再干活，因此当炮兵建议吃些东西的时候，我就非常乐意地同意了。他突然变得非常慷慨；当我们吃饱东西以后，他就上别处去了，随后带回了几支很好的雪茄烟。我们抽起烟来，他越来越乐观了。他已经准备承认和我相逢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地下室里有香槟呢，”他说。

“我们还是喝用泰晤士河水做的红葡萄酒来得好，”我回答。

“不，”他说，“今天我请客。香槟酒！我们当前有个重大的任务。必须休息一下，在可能时蓄积一些力气。您瞧一瞧我手上的茧！”

吃饭以后，他突然想起今天是个节日，就建议玩纸牌。他教我玩“尤敢”牌戏。我们把伦敦分作两部——我分到了北部，他分到了南部——开始在教区一带赌输赢。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会感到这种牌戏是愚蠢而荒谬的，可是这却是实情。而更可惊奇的是我竟玩得非常入迷呢。

人真是怪物！这时人类受到死亡或者退化的威胁，我们除了最可怕的死亡以外，是什么前途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还能够很有兴趣地玩一副副的牌戏，兴高采烈地喊着“尤敢！”后来炮兵教我玩扑克，我还连续赢了他三次

象棋。天黑了，我们玩得非常起劲，甚至冒险点起灯来。

我们交替地玩过各种游戏以后，就吃晚饭，炮兵把一瓶香槟酒喝光了。我们继续抽雪茄。他已经不是我早晨遇到的精神抖擞、要复兴人类的那种人了。他虽然仍旧怀着乐观的心情，可是比较冷静些了。我记得他为我的健康干了一杯酒，还说了一篇前言不搭后语的演词，很多次把同一的话说了又说。我拿起一支雪茄，走到楼上去望一下他跟我谈起的、在高门山一带闪烁的青光。

起初我呆呆地望着伦敦所在地的那个山谷。北面山岗上是一片漆黑，凯新顿附近火光烛天，有时橙黄色的红火舌往上冲去，消失在深蓝色的天空里。伦敦其他各处都是乌黑的。后来我看见我们近处一条奇怪的光芒——在夜间微风下颤动而闪烁的深红里带淡紫色的暗光。起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亮光，后来才猜出这是红草的磷光。我那失去了的遇事感到惊奇的本能又活跃起来了。我望着那颗在西方高空发出明亮红光的火星，后来好久凝视着海姆斯推特和高门一带的夜空。

我在屋顶上待了很久，沉思着这个不平凡的一天。我回忆起所有我的行动和我的思想，从昨夜的失眠到今天那个毫无意义的牌戏。我的心情变动得很厉害。我记得我几乎是用一个轻蔑的姿态扔掉那支雪茄的。我不但明白我的行动荒谬，而且过分地感到这种荒谬不可宽恕。我觉得我对人类不忠，对妻子不义，我沉痛忏悔，决定离开这个放荡不羁、胡思乱想的怪人，让他一个人去大吃大喝，自己往伦敦去。我觉得我在那里立刻就会弄清楚火星人和我的同胞们在干着什么。明月东升，我还留在屋顶上没有下来。

8. 死寂的伦敦

我跟炮兵分手以后，就走下山来，路过高街，过桥到富尔翰去。遍地蓬勃地长着红草，几乎把桥上的走道全都遮没了，可是它的嫩叶上已经蒙上一层薄薄的白衣——一个致命的疾病很快地传播开了。

在通往彼尼桥车站的一条小巷角落里，有一个人躺着。他满身黑灰，好像一个打扫烟囱的人。他是活的，可是醉得像个死人，除了破口大骂和狠命想打我的脑袋以外，我从他那里什么也没得到，也许我应该留下，可是他脸上的一副凶相把我吓走了。

过桥以后，路上出现了一层黑灰，越近富尔翰越厚。街上静得可怕。我在面包铺里弄到了些又酸又霉的硬面包，可是却还可以进口。往前向魏尔翰——格林那边走去，黑灰没有了，满眼只是烧毁了了的屋子。在这个使人苦闷的寂静中，我甚至听到火花爆裂的响声也感到高兴了。在走近勃洛姆登时，街上又是一片寂静了。

在这里，我又看见了黑灰和尸体。在全条富尔翰街上，我看见了约莫十二具尸体。它们半覆着黑灰，显然倒在地上已经好多天了。我赶快绕过它们。其中几具已经给野狗啃过了。

在没有黑灰的地方，街上是一片星期日的景象：商店关门，人家上锁，放下了窗帘。到处都是又空又静。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抢劫的痕迹——主要是在酒店和伙食店里。一家首饰店的橱窗玻璃被打破了，可是小偷显然受到了拦阻：许多金链条和金表都散落在人行道上了。我没有弯下身去把它们捡起来。再往前去，一个穿着破衣服的女人躺在门槛边：她的一只手从膝盖上垂下，露出一条被切开的伤痕，一件便宜的棕色衣服上渍满了血迹，一瓶打碎的香槟酒在她身边流成一个酒潭。那个女人似乎是睡着了、可是早已死掉了。

越走近伦敦中心区越寂静。但这不是死气沉沉的寂静，而是惊慌不安、静待突变的寂静。热光已经把伦敦西北部化为灰烬，烧光了伊林和吉尔朋，它随时可能射上这些屋子，把它们变成冒烟的废墟。这是个注定毁灭的废城……

在南凯新顿的街上，既没有尸体，也没有黑灰。恰正在南凯新顿的附近，我初次听到了哀号。起初我几乎听不出来。这是两个音节连续不断的交替的呜咽声——“呜啦……呜啦，呜啦。”不断地反复响着：“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当我走过通往北方的街道时，哀号声越来越响了。这个响声有时似乎被房屋挡住，压低了，有时又被房屋回出来，增大了。在展览会路上，哀号声尤其来得深沉。我站定了脚，望了望凯新顿公园，静听着那个远方的怪声。似乎整个旷地都发出了声响，为了恐惧和孤独而哀号。

“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各处都传出了这个非人类所发出的哭声，这阵声浪顺着高楼大厦中间的那条照射着阳光的大街传去，我觉得奇怪，回头转向北方，朝着海德公园的铁门。刹那间我真想冲进自然历史博物馆，爬上塔楼，从上面来望一望公园。后来我决定还是待在下面，因为在地面上比较容易躲避。我又顺着展览会路走去。路旁两边的大厦里都是空的，在寂静中，我的脚步传出了深沉的回声。

在离开公园大门不远的山上，我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一辆翻倒的公共马车和内部被啃光了的一匹马的骸骨。我站了一会儿工夫，然后朝着那座横跨蛇河的桥走去。虽然除了在西北方升起一股烟气外，我看不出公园北

面的屋顶上有什么东西，那呻吟声却越来越响了。

“呜啦……呜啦……呜啦……呜啦……”我觉得这阵哭泣声仿佛是从摄政公园那边传来的。那孤独的如泣如诉的喊声沉重地压上了我的心头。我丧失了所有的勇气，感到了非常的苦闷。我觉得很疲倦，腿很酸痛，并且饥渴得无法忍受了。

已经过了中午时分。干吗我要在这个死城里徘徊呢？当全伦敦都仿佛穿上黑色尸衣的一具尸体时，我干吗自个儿竟活着呢？我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我想起了久已忘记了的老友。我想起了药房里的毒药，酒商地窖里的佳酿；我回想起那两个可怜的人，看来，他们俩同我就是这城市里的全权主人了。

我经过大理石拱门走到牛津街。我在这里又看见了尸体和黑灰：几所屋子地下室的格子里透出了不祥的臭气。我在烈日下走了好一会儿以后，觉得非常口渴。我打破一家酒店的门，弄到了饮料和食物。后来我觉得非常疲倦，就走进餐室，在一只用马鬃做衬垫的黑沙发上躺下睡着了。

我一觉醒来，听到耳朵里仍旧响着那阵凄惨的泣声——“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在食物柜里找到一些饼干和一块干酪——那里还有肉，可是已经有了很多蛆虫。我经过了寂静的住宅区（其中我只记得一个叫作“朴茨孟”的区名），走到了贝克街，最后到达了摄政公园。在走下贝克街时，我看见在斜阳的余辉下，远处的树上露出了火星人的头罩，这个号泣声就是从这里传出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

我若无其事地笔直向他走去。我向他注视了一会儿，可是他毫无动静。他站在那里号叫着，我猜不出这个号叫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很想作出一个行动计划，但是那阵不断的“呜啦……呜啦……呜啦……呜啦……”的号叫使我无法集中思想。可能我倦得连恐惧都不觉得了。总之，我听了这阵单调的号泣声，心中好奇的成分比恐惧的成分要来得多。我转过身来，走到公园路上，想绕过公园。我顺着街旁的廊檐走去，想从圣约翰森林那边望一望那个站着不动而号叫的火星人的头罩。

我走到离开贝克街大约两百米的地方，听到了各种的犬吠声，接着先看见一条狗衔着一块腐烂的红肉向我奔来，然后看见一群街上的饿狗跟着它奔。那条狗为了避开我，打了个急转弯。它仿佛害怕我会把它衔着的那块肉抢掉似的。当吠声消失在远处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呜啦……呜啦……呜啦……呜啦……”的号声。

在到圣约翰森林车站的半路上，我遇到了一架毁坏的多手机。起初我以为横在街上的是一座倒下的房屋。只是在爬入瓦砾堆中以后，我惊奇地看出这是个机器的参孙，倒在他自己搞成的废墟中间，他的触角有的是弯曲了，有的是折断了，有的是扭歪了。机器的前部已经粉碎。它笔直地撞在屋子上，把屋子撞塌以后，就倒在废墟里面。显然，由于火星人的不再控制这架机器，因而出了这个事故。我没有能够爬上瓦砾堆去看个清楚。暮色苍茫，那血迹斑斑的座位和被狗啃光了肉的火星人的软骨都给遮得看不出了。

我往樱草山走去，对于所看到的事物觉得很惊讶。我穿过树木看见远处还有一个火星人的头罩，也是跟第一个那样一动不动的：他沉默地站在动物园附

这是指《旧约圣经》上以大力士著称的勇士参孙。据传说，他死在非利士人的神庙的废墟下，这所庙宇就是他所拉倒的。

近的公园里。再远些，在那围绕坏掉的多手机的废墟的后面，我又看见了红草。摄政运河上布满着一大堆海绵似的深红色植物。

当我走过了桥的时候，那阵“呜啦……呜啦……呜啦……呜啦……”的号叫声突然中断了，仿佛有人把它停止了似的。宛如雷响一样，突然来临的寂静使我打了个哆嗦。

我的四围都是阴森森的空屋子。越近公园树木越黑。红草长在废墟中间，在昏暗中它的嫩叶仿佛在向我爬来。黑夜——产生恐怖和疑惧的根源——到来了。在号声响着时，我还不致感到孤独可怕。我觉得伦敦是活的，因此精神还好。接着突然发生这个变化！一定出了事故（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接着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寂静。死一般的静！

伦敦仿佛幽灵一样望着我。空屋子的窗户很像骷髅的眼孔。我似乎觉得有上千的敌人在静悄悄地走动。我感到恐惧——一种对于自己卤莽行动的恐惧。我前面的街上是一片漆黑，仿佛涂上树脂似的。我看见一个痉挛地弯曲着的影子横在路中。我再也不能往前走，因此转弯到圣约翰森林路，向吉尔朋跑去，逃开这个无法忍受的寂静。我躲在哈罗路上一间马车夫休息的棚屋里，避开那黑暗和寂静。我在那里待了几乎整整一夜。黎明前，我精神振作了一些，在闪烁的星光下向摄政公园走去。我走迷了路，突然在朦胧的晨光中，看见了长街的头上露出了樱草山山顶歪斜的轮廓。在山顶上，高高地朝着那逐渐暗淡的众星，第三个火星跟其他火星同样笔直而不动地站着。

我起了个疯狂的决心：只要脱离这个恐怖，哪怕死也不妨！眼前我就可以不必动手自杀而终结自己的生命。我毫不畏惧地笔直向火星走去。我走近前去，在晨光中看见了一大群黑鸟在火星人头罩上打转。我怀着猛跳的心，笔直冲去。我走入遮没圣爱德孟巷的红草丛（我不得不走过那通往亚尔培路的自来水管所喷出的齐胸高的水流），恰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到达对面。山顶的四周堆起了大堆的泥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城堡。这是火星人所建立的最后最大的堡垒，从这个堡垒里向上升起了一缕轻烟。一条狗很快地在山顶奔过，接着就看不见了。我脑海里所掠过的念头渐渐逼真，渐似真的了。在我向着那个看不见的火星奔上山去的时候，我只是激动得浑身发抖，已经不感到什么恐惧了。头罩中垂下了棕色的软绵绵的断肢残骸，饥饿的飞鸟把它们啄了又啄，撕成了碎片。

刹那间我已经爬上泥墙，站在它的顶上。堡垒的内景在我的脚下。这是一片大广场，这里那里分布的都是巨大的机器，还有大堆的材料和古怪的遮幔。在这个广场上，有些火星倒倒在翻倒的三脚武器上，有些倒在已经不动了的多手机上，还有为数在一打左右的火星干脆倒在地上，列成一排，毫无声息，僵了——他们死掉啦！——他们被他们的器官所不能抵抗的致病细菌杀死了，像红草一样被杀死了，在人类用尽一切防御方法都告失败后，他们被地球上最细微的东西杀死了。

要不是恐怖和悲哀蒙住了我们的智慧，我和其他许多的人原来也可以预见要发生这种事情的。自从原始时代，这些致病的细菌就摧残了人类的生命。地球上—有生物以后，它们就摧残了我们历史前祖先的生命。只是由于自然淘汰的原因，我们人类才产生了一种抵抗病菌的本领。对于每一种细菌，我们都要作一番顽强的抵抗；对于许多细菌，譬如说那些使尸体腐烂的细菌，活人的器官是不会感染的。但是在火星上是没有细菌的，所以他们一到地球

上来吃喝以后，我们这些细小的同盟者就在他们身上发作起来，致他们于死命。当我看着火星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注定必死，缓慢地死去，还在活着时就在腐烂了。这是无可避免的。人类花了数十亿生命的代价，在地球上获得了一个生存权。这是一个他可以用来对付一切外来人的权利。尽管火星入甚至比我们要强上十倍，这权利终究还是人类的。原来人的生死都不是白费的呀。

火星入总共五十人光景。他们倒在一个给自己掘好的大坟里，遇到了一个像不可解的谜一样的死亡。他们的死亡当时连我也是不了解的。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些把大灾难带到人间的怪物都死掉了。一会儿我觉得山那赫利姆的覆灭又重演了，一夜间天使把这些人消灭得精光。

我站着，一面望着坑洼，高兴得心里猛跳不停，那时候升起的太阳已经照射到我周围来了。坑洼那里仍旧是乌黑的。那些巨大、复杂、奇特、地球上根本没有见过这种形式的强力机器，仿佛中了魔法一样，迎着阳光在黑暗中竖起。一群狗在我下面的坑底里打架，抢吃死尸。在坑洼的远处一端，一架巨大而扁平的圆盘形飞行机器横倒在坑里。火星入曾经试过要用它们在我们较浓厚的空气中飞起，疾病和死亡阻止了他们的实行。死亡来得正是时候。我听到了饥饿飞禽的噪叫声，望着那架再也不会参加作战的巨大三脚武器，以及在樱草山顶上从翻倒座位上垂下的一块块撕碎了的红肉。

我转过身来，望了望下面的山坡——那里正有一群飞鸟在打转。昨天夜间我不是亲眼看见两个火星入站在那里死掉吗？其中一个恰正是在他叫喊同伴时死掉的；可能他是最后一个死掉，因为他的喊声直到机器停止时方才中断。用发亮的金属制成的巨大三脚武器，现在已经毫不害人，在晨光中发亮……

我的四围展开了伦敦市，靠着一个奇迹，它竟没有被毁掉。只看见过烟雾笼罩的伦敦的人，万难想象出这些寂寞空虚的屋宇，外表是这样的美观。

东面的晴空中，阳光照耀在亚尔培巷的乌黑的废墟和倒塌的教堂的尖塔上面。在一片空旷的屋顶中间，有些地方一些破玻璃射出了反光，发出耀眼的光芒。阳光甚至在恰克农场车站附近的圆酒窖上也射出了美丽的奇景。以前是黑色的铁轨。现在伸展开来却像些红色的带子，因为两个星期没有通车，它们已经生锈了。横在北面的是吉尔朋和海姆斯推特——密密层层的一大片淡蓝色的房屋；伦敦的西面笼罩着一片烟雾；在火星入营地后面的南方，在阳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摄政公园池塘里的绿波、蓝翰旅馆、亚尔培大厦的拱顶、王家学院和勃朗顿路上的大楼，虽然由于距离关系，望上去都是很小；再远一点是韦斯敏斯德的模糊不清、参差不齐的废墟了。再往前去，在天蓝色的远方，可以看到秀兰的山岗和水晶宫上仿佛两根银杆似的尖塔。在晨光中，圣彼得教堂耸起像个黑点；我看出教堂的西面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我站了一会儿，望着一大片寂静而荒凉的房屋、工厂和教堂；我想起了希望和努力，想起了为了建筑这个人类堡垒而牺牲的无数生命和最近所发生的残酷破坏。当我明白黑暗已经过去、人们又能重新住在这些街上，我这亲爱的死寂的巨城又将重新苏醒过来而恢复它以前的雄姿时，我激动得险些儿没哭了出来。

根据《旧约圣经》上的记载，山那赫利姆工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上帝派来的天使在一夜间把他们消灭精光。

病痛过去，从今天起就要开始复原了。没有领袖领导，没有法律保护，没有吃的东西，到处是彷徨的就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的还活着的人，数千乘船出国的人，现在都要开始回来了。在空寂的街上和广场上，生活的脉搏又将重新跳动起来，而且越跳越响了。尽管遭到惨重的破坏，打击的机器终究是停止了。在所有那些令人伤心的废墟，在所有那些阴森森地耸立在阳光照射着的山上，在所有给火烧焦了的屋子的残骸地方，不久就要响起铁锤的敲打声。我想一年工夫，只要一年工夫……

突然，仿佛挨到当头一击，我想起了自己，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以前那段一去不复返的、充满了希望的幸福生活。

9. 残 迹

现在我必须写一段细节，在我的全本小说中，这是最奇怪的一段了。但是，其中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这一天内我所做的一切事情，直到我流着眼泪站在樱草山的顶上为止，我都清楚而生动地记得。但是随后的事情，我全都忘了……

以后三天内的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人家跟我说。我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火星人死亡的人，在我发现的前夜，就有几个像我这样的流浪人发现了。第一个目击者出发到圣马丁—拉—格朗去，在那里设法打了一个电报到巴黎，那时我正待在马车夫休息的木棚里。这个快乐的消息立刻飞传到整个世界：几千个吓得发了呆的城市刹那间灯火辉煌。当我站在坑边的时候。都柏林、爱丁堡、曼彻斯特，伯明翰都已经知道了火星人死亡的消息。高兴得哭了出来的人们，强逼开往北方去的火车掉头开回伦敦去。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响了的教堂钟声，又在英格兰各处响了起来。骑在自行车上的人们面容消瘦，头发蓬松，在各地村道上奔驰，报告这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得救消息。可是食粮呢？装满小麦、面包和肉类的船舶，或者驶过英吉利海峡，或者驶过爱尔兰海，或者大西洋，都赶来帮助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船舶都驶往伦敦来了。但是所有这一切事情我全都记不得了。我支持不住，我的理智模糊了。我醒来时是在几个好心人的家里，原来在第三天上，他们把我收容下来了。当时我在圣约翰森林街道上流浪着，一面哭泣，一面在说胡话。他们告诉我，我拖长声调喊着疯话：“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人，万岁！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人。”

这些好心人（我甚至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所以不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谢意）尽管自己事务繁忙，还是让我住下，没有把我丢开去任命运安排。

在我昏迷不醒说胡话的时候，他们大概听出了一些我的情况。所以我恢复神志以后，他们就委婉地讲给我听他们打听清楚的关于莱善海特的消息。在我被幽禁的两天以后，一个火星入把这个小城和它的居民都消灭精光。跟一个顽皮男孩子破坏蚂蚁窠一样，他无缘无故就把这个小城化为乌有。

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虽然人们待我很亲切，但是我感到孤独，抑郁不欢，所以他们尽力安慰我。我复原以后还在他们那里待了四天。在这些日子里，我感到心里掀起了一种不断成长的模糊愿望，要再一次地回顾一下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光明的宁静生活中所留下的东西。这是个毫无希望的病态愿望，想在自己的过去生活中获得陶醉。他们劝我不要再有这种思想，尽力要我丢开这种念头。但是我无法再抵抗这种不可克服的向往。我答应他们我一定要回来，然后就噙着眼泪跟我的新朋友们分别，走上那些不久前是乌黑而空虚的街上去了。

现在街上到处都是行人，有些地方甚至商店也开门了。我还看见饮水器里喷出了水。

我记得，当我怀着悲哀的心情走访那所胡金小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天仿佛有意跟我为难似的，有一种特别欢乐的气氛。我的周围是一片闹哄哄的万物更生的新气象。到处都有许多人在忙着做上千累万的各式各样的工作，简直令人很难相信，不少人已经死掉了。后来我看出，我遇见的人都是面色枯黄，头发蓬乱。睁大的眼睛惊恐地发出亮光，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他们脸上的表情不是欣喜欲狂，便是满面忧闷。要不是这些脸上的表情，那

未伦敦简直可以当作是个流浪人的城市了。教区里把法国政府赠送的面包散发给居民。几匹劫后余生的马都是肋骨耸了起来的。憔悴的志愿警察，袖子上戴着白色符标，站在每条十字路口。我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火星人所遗的痕迹；直到我走到威灵顿街上，才看见被红草缠绕了的滑铁卢桥的桥墩。

在桥角处，我发现了一张纸，它是用一根枝丫扣在密密一大丛红草上的。这是非常时期一种有趣的小特色。这是告诉大家《每日邮报》复刊了的广告。我在口袋里掏出一个发了黑的先令，买了一份报纸。报上大部分都是空白。那个唯一的排字工人开了个玩笑，把整整一栏幽默性的广告登在报纸的末页。第一页上登载的都是充满情感的报道。通常的消息报道还没有布置就绪。报上唯一的新闻是，把火星留下的机器研究了一星期，就已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结果。报纸上还说：“飞行的秘密”已经发现了——这在当时我是不相信的。滑铁卢车站上有三次列车停着等待开出。乘客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拥挤。车上的乘客并不多。我也没有随便跟人聊天的心情。我躲在一个空车厢内，叉起双手，闷闷地望着窗前展开的一幅幅在阳光照耀中的破坏画景。火车开出终点站以后，就转到临时轨道上，铁路两旁都是房屋的废墟。尽管下了两天的雨，伦敦一带还是撒满了黑灰，直到克拉波海姆联络站都可以看到。在克拉波海姆附近，几百个无事可做的书记员和商人跟专门掘土的工人一起在工作；我们的火车只好开上另一条匆促铺上的新路线。

四周的景色凄凉而奇特。温勃尔顿所受的损害尤其重大。由于松林没有烧掉，魏尔顿的破坏似乎比铁路沿线的其他城镇要稍微好些。温特尔河、莫尔河以及其他的小河都长满了红草。看来仿佛筑上了一条生肉或红色的咸菜的堤岸。秀兰的松林太干燥，因此没有受到红草的围绕。在温勃尔顿后面的菜园里，可以看见一堆堆的泥土围在第六个圆筒的四周。工兵正在中央掘地，一些看热闹的人站在周围。在晨风的吹拂下，一面英国国旗愉快地飘展着。菜园里到处都是红草发出的红光。望着这片中间横断着深红色阴影的紫红色田野，眼睛都给刺痛了。从眼前的灰色焦土和红光中转望那东方青绿色的山岗，心里觉得无限的轻松。

通往胡金的铁路线还没有修复，因此我只得在巴爱弗利特下车，步行到梅勃莱去。我走过了我和炮兵及骠骑兵谈话的地方，再往前去，走到了那个在暴风雨大作时我遇到火星人的地方。由于好奇，我转了个弯，在红草丛中看见了我那辆翻倒的、破碎的马车，旁边抛散着被啃光了肉的马的白骨。我站定了脚，久久望着这些残迹。

随后我穿过松林。有些地方，红草竟长得有我脖子那么高。斑犬酒店老板的尸体大概已经被埋掉了，因为我哪里也找不到它。我路过东方学院，走回家去。当我走过一家农舍打开的门户时，一个男人站在门旁，叫出了我的名字，向我打了个招呼。

我向自己的家里望了一眼，那个模糊的希望立刻就烟消云散了。门儿已经打破，现在随着一阵风的吹动，它迎着我自动慢慢地打了开来。后来它又重新碰上了。

我曾经和炮兵从我书房里打开的窗子向外打量着火星。现在窗帘在窗前飘扬着——那扇窗子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关过。那些踏坏了的灌木，还是四星期前我离家时的样子。我走进屋子，立刻知道这里没有人住过。楼梯上的地毯起伏不平。在那个祸临头的夜间我淋得浑身湿透地坐着的地方，地毯已经褪了色。楼梯上还留着肮脏的皮靴的痕迹。

我顺着这些痕迹走进书房去。在第一个圆筒打开那天我留下的那张写满了字的纸，还是压在写字台上那个透明石膏的镇纸下。我站了一会儿，重读我那篇没有写完的关于文化进步所引起的道德发展的文章。我念道：“两百年以后可能会发生……”这句预言没有写完，突然中断了。我记得那个早晨（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怎样不能安心工作，怎样停下笔来去向卖报孩子买了一份每日记事报。我还记得，我是怎样惊奇地在花园便门旁边听着卖报孩子讲的关于“从火星上来的人”的怪话。

我走到楼下餐室里。我在那里找到了面包和早已发霉的羊肉。一个啤酒瓶翻倒在地板上。一切东西都还保留着我和炮兵离开时的原样。我的屋子空无一人。我曾好久存着一个痴想，现在我明白这完全是愚蠢的想法。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个令人没法相信的事情。

“这是没有用处的，”传来了一个人的说话声，“这所屋子是没有人住的……这里已经好久没有一个人了。别使自己白受痛苦。只有您一个人没有死。”

我惊慌失措：难道这是我自己出声说出了我的思想吗？

我转过身去，走到打开的门那边去。

下面站着的是我的堂兄和我的妻子。他们也和我一样大吃一惊。我的妻子脸色苍白，连眼泪都干掉了。她软弱地喊了一声。

“我来了，”她嘟哝着，“我知道……我知道……”

她举起手来托住喉咙，接着摇晃起来。我往前走上一步，她就倒在我的怀里了。

10 . 结束的话

现在我要结束了。许多到现在还不能解决的争执问题，我不能再提供什么资料来说明了，在我说来，这是不能不表示遗憾的。毫无疑问，至少在一点上我是要受人严厉批评的。我的本行是思辨哲学。我只看过一两本比较生理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但是我觉得卡佛关于火星人暴死的原因所说的话非常接近事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个不容争辩的真理。我在书中所写的就是他这个意见。

总之，战后在火星人身体上所作的研究，只发现了我们所知道的细菌。他们没有把自己人埋掉，而且还疯狂地大杀地球上的人——这都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腐烂作用。但是，目前这一切都只是假定，的确，只是个很可能的假定罢了。

火星人用来毁灭一切的黑烟，到现在也没能确定它的成分。热光机到如今还是个谜。伊林和甫凯新顿实验室内发生的可怕惨剧，逼得学者们只好停止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黑烟的光谱分析，显示出三棱镜的青色部分上有几条明亮的线条，指出这里面有着我们不知道的成分。可能这个成分和氟化合以后，便会对于血液成分发生破坏作用。但是这种没有经过证实的推测，这本书的一般读者是不会有兴趣的。歇盘登毁灭后流入泰晤士河的红棕色浮沫，也没有一块受到及时的研究，现在已经是无法做这种研究了。

我已经说过关于解剖火星人尸体的结果（这种解剖只是在饿狗啃下来的残骸上作出的）。当然，每个人都熟悉保存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酒精内的那个巨大的、差不多是完整的火星人的标本；或者根据这种标本所临摹出的无数的画像。至于火星人身体的组织和他们生理上的机能，那只是专家们感到兴趣而已。

大多数人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火星人会不会再来一次新进攻。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现在火星和地球是背道而行，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大冲期内，他们很可能再来一次进攻。我以为确定射出圆筒的大炮的位置是并不困难的。必须敏锐地监视火星的这部分，用全副武装力量来迎击新的进攻。

在圆筒充分冷却、使火星人得以从筒里爬出以前，我们可以用炸药或者炮火把圆筒炸毁。我们也可以在筒盖拧开时用炮轰死他们。我以为他们第一次的失败使他们丧失了获得胜利的可能。也许他们也明白这点。

蓝辛几乎确凿地证明说，火星人已经顺利地降落在金星上。七个月以前，金星、火星和太阳都位于一条直线上。换句话说，从在金星上观察的人看来，金星和火星是在大冲期内。后来，一个奇怪的光迹出现在金星晦暗的半面。几乎与此同时，在火星视面的照片上显现出一个隐约可见的波形的黑点。一看照片上这两个现象，就可以确定他们间毫无疑问的关联。

总之，不问火星人是不是要再来进攻一次，毫无疑问，受着这些事情的影响，我们对于人类未来的看法要大大地改变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无权再认为我们的星球是人类的安全窝了。我们无法预测，从宇宙空间降落到地球上来的将是怎样一个看不见的吉凶。

也许，对于人类说来，火星人的进攻并不是全无用处的：它除去了会使人类萎靡不振的那种对于未来的太平观念，它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它促进了传播人类应该团结一致的思想。也许，在太空那边，火星人已经看出了

他们先锋队的命运，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教训，因此在出发到金星去的时候，他们的行动来得更是审慎。不管怎样，在未来许多年间，人们将继续注视着火星的视面，而空中那些陨星还将在好多年内使人们吓得魂不附体。

自从火星人进攻以后，人类的眼光大大地扩大了。在圆筒掉落以前，大家都相信在我们小天地以外的大空间里是没有任何生命的。现在我们的目光看得较远了。要是火星人能够搬到金星上去，那末地球上的人为什么也不来试试呢？由于太阳的热力渐渐减退，地球上总有一天要无法生存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地球上开始的一线生机可能飞入邻近一个星球，并在那上面延续下去。我们能不能这么去奋斗而获得胜利呢？

我脑子里有一个奇怪而模糊的幻想：在太阳系内发生生命，慢慢地分散到所有无生物的、广大的星际去。但是，在目前说来，这还是一个幻想。可能我们战胜火星人只是个暂时的胜利。可能将来的天下，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

我必须自认，自从饱经这些恐惧和危险以后，我总感到疑虑重重，没有信心。有时我坐在书房里、在灯光下写作的时候，我会突然感到下面百花盛开的谷地笼罩着一片火焰，我的屋子凄凉而空寂。我走到巴爱弗利特路去，路过我面前的有马车、推小车的卖肉孩子、骑自行车的工人、上学去的小学生——可是突然这全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幻影，我又是蹑手蹑脚地在可怕的死寂中和炮兵一起走着。有一夜，我梦见了静静的街上铺上一层仿佛丧幕一样的黑尘，和裹在这件黑色尸服里的受到残伤的尸体。这些尸体给野狗啃光了肉，形状可怕，站了起来。这些怪形人低声细语，东窜西突，我吓得冷汗一身，在乌黑的夜间醒了过来。

当我上伦敦去，看到弗利特街上和河滨马路那里一片热闹的情景时，我觉得这只是些在我曾经见过的惨淡寂静街上走着的过去的幽灵，只是些死城里的影子，只是些尸体里通上电流的一种虚伪的生命而已。

我站在樱草山上（这是在我开始写最后一章的前夜），看到一大片房屋，它们笼罩在跟地平线混成一片的烟雾中，是模模糊糊的，蓝色的；我又看见在花坛中间散步的游人，看见一群看热闹的人围绕在火星人的三脚武器旁边，听到在游玩的儿童发出的喧闹声，再回想起在过去那个最后的伟大日子里，我在曙光中看见这个地方是一片废墟和破坏的景象，我感到非常奇怪……

我尤其感到奇怪的是：我又握着我妻子的手，想起过去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已经死去的事情。

火星和它上面的生活情况

【俄罗斯】雅·伊·别莱利曼

太阳系内第四个行星火星，是地球的紧邻（如果不把金星算入的话）。自从小说家们在自己的幻想小说中，说起火星上住着有理性的生物以后，这个行星就引起了大家的特别注意。下面一个例子指出了，在半世纪以前，人们是多么深信火星上是有生物居住的。十九世纪末叶，一个醉心天文学的有钱的妇人把十万法郎遗赠给巴黎科学院，作为给与第一个和其他星球取得联系的人的奖金，但是她认为有必要附加一个条件：“火星除外”，因为她觉得跟火星取得联系完全不困难，事情是这样简单，甚至用不着奖励。

威尔斯在小说中所说的火星人可能飞到地球上来的那个想法，就是这个广泛传开的想法的反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过去的见解，现代科学已经作了许多的变更。

火星离开我们远吗？地球和火星都是顺着椭圆形的轨道运动的，所以它们不是到处都保持着同一的距离。地球的轨道和火星的轨道之间最靠近处只有五千六百万公里。这就是说，火星跟地球间最近的距离不能少于五千六百万公里。但是这两个行星比较靠近的这种时候并不多——每隔十五到十七年，在所谓火星的“大冲”期间，才有这么一次。天文学家都是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期间，急忙着要去利用这跟火星短促期间的接近，来仔细研究这个神秘的邻居。但是这个好时光并不久长：仿佛两个偶然相逢的旅人那样，它们一会儿又分道而驰了，因为不停地绕着太阳旋转的地球追出了火星。“大冲”以后过了两年多时间。两颗行星又重新接近，可是这回它们间的距离是已经远些了。地球和火星大约每隔两年重又接近，然而它们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最后竟达到了一亿公里。此后，它们在每次相逢时又开始逐渐接近，直到下一次的“大冲”。

从强大的望远镜里可以望见有两颗卫星——火星的小月亮——在绕着火星旋转。每颗卫星的直径只有几十公里。我们月亮的直径有三千五百公里长，它们跟月亮比，真如小巫之见大巫。就以火星本身来说，它和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比较也不是一颗大星；它的体积只有地球的七分之一，因此火星的表面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即相等于地球的陆地面积。火星的质量也比地球的质量为少，不过不是七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它的密度也比地球的密度小。由于火星的质量是这样的小，以致火星上的引力几乎只有地球表面上的引力的三分之一。一千克重的法码放到火星上的弹簧秤上就只有三百八十克了。毕生专门研究火星的天文学家罗威尔说：“我们最通常的动作，在火星上会觉得很奇怪。在火星上任何东西都是很轻的：铅的引力并不比我们地球上石头的引力来得大，那里的石头跟我们的水一样轻，任何物体都似乎变成和原来物体不同的另一物体。我们会顿然觉得处身在一个很轻飘的世界中间。我们不用花费大劲就可以做成最吃力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力气增大了七倍。流水将是缓流而不是急流，物体在掉落时也将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了。”

火星比地球离太阳远一倍半，它顺着自己轨道绕行太阳一周要地球上的六百八十七个昼夜；因此火星上的“一年”几乎等于地球上的两年，而一年

中的每一季——春、夏、秋、冬——都要持续约六个月之久。但是火星上的“一昼夜”和地球上的一昼夜几乎是相等的：火星绕轴自转一周需时二十四小时三十七分。

值得注意的是：跟地轴一样，火星的自转轴对自己的轨道也几乎是同样倾斜的。这就是说，这个小小的星球也一定有着和地球同样的气候带——寒带、温带、热带；而且这些气候带的分布情况也跟地球上的一样。但是，对火星上的气候说来，“热”字、甚至“温”字是不大适合的，因为它离开太阳比地球更远，是个寒冷的星球。火星从太阳所得到的热和光要比地球所得到的少二又四分之一。如果火星上的大气密度跟地球上的相仿佛，那末火星上比地球上更冷的程度，就同阿尔汉格尔斯克比斯里兰卡更冷的程度一样。

但事实上火星上的大气并不跟我们地球上的大气相似。火星周围的大气非常稀薄，紧靠球面的大气密度大致只有地球最高山顶上的大气密度的二分之一。火星上大气里所含的水蒸气只有地球上大气里的二十分之一，氧气大约只有六分之一。稀薄的大气无力使火星表面保持由太阳得来的热力，因此火星上的平均温度远较地球上的平均温度为低。甚至在赤道上的中午温度也只是稍微高于十度，而在日出和日没的时候温度就会大大地下降到零度以下。火星上根本没有像我们地球上的夏天那样的炎热的日子。这是个全部表面被寒气冻结、流水变成类似石块的冷星球。

现在我们转移话题来谈一下火星表层的构造问题。当你用肉眼望着火星的时候，它似乎是微红色的，因此这颗行星在古代被称为血腥的战神。但是在强大的望远镜里可以分辨出色彩不同的各个区域。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观察以后，天文学家把它们画了出来，这样就画成了火星“图”。

但是行星的图跟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地图”完全不同。当我们观看地球上某一国家的地图时，我们清楚知道这个或那个的图例、这个或那个的颜色在事实上指的是什么。原来地理学者首先得熟悉这个国家，然后把它绘上地图。天文学家却正好相反：在绘行星“图”时，他仔细地画出他在望远镜里所能望见的一切东西，然后才开始猜测他所记上的每一细节在事实上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虽然我们也有火星“图”，可是我们还是很不明白它表层的真实结构情况。

火星地理上的四个特点引起了天文学家的注意，需要作个说明：

1. 两极的白色斑点。
2. 微红色的空间。
3. 蓝绿色的区域。
4. 称为“运河”的细而黑的线条。

1. 争论最少的是在火星两极附近看到的白色斑点。当行星的北半球是冬季时（即当北半球背着太阳时），那时白点就扩大起来，有时竟几乎遮蔽了火星全面五分之一的部分。随着一年内火星上的气候逐渐转暖，这个极点也逐渐缩小，边缘上开始融化，到了盛夏时节缩到最小范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在对面南极的同样一个白点却在扩大起来。这个景象不由自主地使人想起我们地球上两极冰雪的积聚和融化情形。毫无疑问，火星上的白点是些类似我们两极冰雪荒原的地方。但是火星上的冰雪层一定是非常脆薄，否则微弱的阳光是不能使它融化的。

2. 关于那些布满在火星大部分表面、给这个星球发出它独特的紫红色彩的红点，几乎现在所有的天文学家也是意见一致的。这是些辽阔的陆上荒原。

美国天文学家罗威尔这样地描述它们：

“除了海底以外，火星表层都变成了荒原。它整个表层的八分之五部分都是干旱的贫瘠荒原，既没有滋润地面的水气，又没有云层，也没有任何的荫蔽……火星名称的由来，是为了上面有一团火光，在望远镜中看来，这团火光是带着红点的赭红颜色。如果从山顶上望去，地球的荒原也正是这个颜色。……只是有时火星上的荒原变成了红色：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的变化……视面上赭红色的大斑点是像撒哈拉 那样的大荒漠……火星上已经出现了幅员广大的荒漠，对于这颗行星未来的命运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我们在远方从远镜里望着的时候，这些很美丽的蛋白石似的色彩就表示出一个可怕的真相。它们显示着有一个大荒漠环绕着它的周围，在有些地方几乎伸展到南北两极……”

为了充分说明这个景象，必须补充说，火星上的荒漠不是炎热的。像我们的撒哈拉那样；它是寒冷的——寒冷得每晚都覆上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在早晨阳光中才消散了。

3. 除了“极冠”和微红色的大陆外，在火星表面上还可看见一些微绿色的、叫做“海”、“洋”、“湖”的黑色的不规则的点子。对于这些“海”，瑞典学者阿莱尼乌斯 作了一个推测，说它们“已经在数百万年间结上了冰层，这个冰层有一公里厚，紧紧冻结在岸边”。但是仔细观察火星的美国天文学家罗威尔却作了个不同的断定，他说：“这些区域的外貌是随着一年中的季节而变更的：在冬季的可份里它们消失不见，而在夏季的月份里则呈现着黑色；这些变更似乎表示那里是有植物的；所有的事实都是支持这个推测的。”

看来，罗威尔的意见比较合于实际。在一本美国大学用的天文学的最新课本上有这么一个论断，说这种见解“是最合理的假定”。

4. 著名的“运河”是火星“图”上最费猜测的部分。这是些笔直穿过火星表面的勉强可以看出的细而黑的线条。随着一年中四季的更易，这些线条中有些时而出现，有些时而隐没。意大利天文学家沙柏雷利在 1877 年发现了这些线条。他看出这些小线条横贯火星上的大陆，仿佛把黑色的“海”连接了起来，所以他把它们称作“运河”。意大利文 canali 是海峡和运河的意思，由于这个词的不正确的翻译，遂产生了一种广泛流传在一般人间的观念，仿佛天文学家发现了火星上有人工挖掘的运河。但是这些形成物的真正性质还远不能加以确定。而且，许多熟练的观察家都根本否认火星上有正确的几何形的“运河”网。有些现代的天文学家，用了比意大利天文学家所用的更强大的远镜，在几乎所有沙柏雷利看见是密集的“运河”线的地方，辨认出只是许多小点子。

特地建筑了一所天文台来研究火星表面的美国天文学家罗威尔，发现了火星上有许多新“运河”，在他的图上这些运河的总数有四百条之多。它们的密集网不但横贯火星上的大陆，并且甚至横贯火星上的“海洋”（按照罗威尔的说法，火星上的“海洋”是潮湿的低地）。他说：“火星越是看得清楚，这个引人注目的网就越是鲜明……整个人星表面仿佛披上一块面纱……看来，火星上没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个网的。线条一直顶到极冠上才终止。它

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在非洲北部，面积 360 万平方英里。

阿莱尼乌斯（1859—1927）是瑞典物理学家。

们的外形很像整齐的几何形，以致使人联想起它们是人为的产物……但是决不能以为我们所看见的网就是运河网的本身。正相反，线条的变更表示着我们所看见的是植物的地带。但是植物必须有水的灌溉。我们所看见的景象很像尼罗河的每年泛滥情况：地球上的观察者不大能够分辨出很窄的河道，却不难看清楚河岸上绿色的田野。”

罗威尔确信火星上是有理性的生物的。他以为火星上的生活集中在所谓“海洋”地方，由于星球的逐渐干枯，这些“海洋”变成了潮湿的、植物茂盛的洼地。火星上的大陆正在干枯中，火星上受着干渴的驱迫，只好都迁移到这里居住。火星上的卓越的工程师和居民，在自己星球的巨大荒原上挖掘运河，以便有计划地来运用那在春天时融化的极地雪水。土壤受到灌溉的青绿地带，像细网一样密密地横布在大陆上面，向地球上的天文学家暗示着在这个遥远的星球上是有着有理智的居民的……

这就是这位美国学者的想法。但是根据现代对于火星上气候的了解，很难认为火星上有着正确运用的灌溉系统的。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情况下，运河水道是个完全无用的设备。那末这些可以望见的线条究竟是些什么呢？许多天文学家认为这是视力的错觉。我们记得，在最强大的望远镜里所见到的火星并不比在只放大五倍的双眼望远镜里所望见的月亮来得更清楚一些。在照片上我们看到一个小视面，最小的部分都混成一片，遂产生一种错觉，当作是整齐地排列着的运河网。英国天文学家说得对：“地球和火星间五千六百万公里的距离就是对于火星上运河的解释。”

但是关于火星上的生命，现代天文学家有个什么说法呢？可能那里有着能够适应严酷的气候条件的植物和动物。但是天文学上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明，可以证实火星上有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正相反，很可能火星上是没有高度组织的生物、因为火星上的大气里很少氧气和水分。

就《大战火星人》小说中的情况说来，必须指出，从火星向地球射出投射物，在技术方面是有很大困难的。威尔斯也没有说出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

但是，即使这些幻想出来的火星人克服了一切困难、果真来到地球上，他们就会处身在一个大气要比火星上大气更浓密十至十五倍、氧气要更多六倍的星球上面。在这种陌生的、不习惯的情况中，他们未必能活得下去，更不能像威尔斯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不但活得下去，而且还能跟地球上的居民大战一场。

尼罗河是非洲第一大河，每年有定期的泛滥。

